

名氏農服先疇之賦商修族世之所驚工用高  
曾之規矩繫乎隱隱各得其所○主人嘆曰痛乎  
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夫  
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錄教莽而創萬  
世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  
豈秦而安之哉許不得以已也今將語子以(建武)  
之理(永平)之事往者王莽作逆漢祿中缺原野服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聖皇迺握乾符闡坤珠披  
皇圖摺帝文赫爾發憤感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  
雷震其音遂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  
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  
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無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迺虞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  
車造冠屨斯迺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  
罰應天順民斯迺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  
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  
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  
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  
既該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  
威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鑠迺  
動大路省方巡狩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魏魏顯顯翼翼光漢京





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以講武鳳蓋馳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棨威  
威容曰百官小吏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  
騎紛紜羽旄掃電旌旗拂天然後舉燧伐鼓以命  
三驅輕車霆發駘駘駘駘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極殺殺不盡物於是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  
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  
參象乎聖躬四奇四美西盡河源東澹海濟北動幽崖南建朱  
垠殊方別區莫不陸壘漢書之水隈奔走而來寶春  
王三朝漢書之會同漢京是日也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琛迴陳百僚而

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  
舞八佾萬樂備百禮豐降煙燭調元氣於是聖上  
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  
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  
昭節儉示大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  
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桑末而反  
本背偽而歸真女惰織紉男務耕耘恥織靡而不  
厭賤奇麗而不珍損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  
滌取蕩穢而鏡至清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駢詞交錯  
俎豆莘莘所中下舞上歌蹈德誅仁登降飲宴之  
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





者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頌識  
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且夫辟界西戎匹敵也險  
阻四塞備其防禦孰與虞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  
歸委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  
洛圖書之湖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  
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  
德之富游俠踰後北菽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  
濟濟如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  
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  
之辭未終西都寶巖又詩祇失容捧手欲辭主人  
曰今將喻子五篇之詩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

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  
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辟雍詩 迺  
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茲止造舟為梁歸歸國老  
迺父迺元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  
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  
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  
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  
於皇樂胥寶鼎詩 茲脩貢方川效珍吐金景方  
歆浮雲寶鼎見方色紛緼煖其炳方被龍文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方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靈篇謂河獲白雉兮

效素鳥發皓羽兮奮翅英容絮朗兮於淳精章皇





德方倂周成永延長方膺天慶日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章數入讀書禁中恩寵甚渥固自  
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  
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  
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  
親議者或以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  
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難叛不可  
固議曰漢興已來接御之方其塗不一或備文以  
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  
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故不與  
交接者也臣以為宜復遣使者上可綽五鳳甘露

致迷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固又  
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揚  
雄羨新興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蹇者莫崇  
乎陶唐陶唐禪虞虞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乃授漢劉禪其承三季之能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暗而桓文乘彘倫致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  
綴學立制贊揚迎誓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翁  
禍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  
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然後欽  
若上下恭揖羣后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摠所不及已鋪觀二





代洪纖之度武稱未盡護有慈德然猶於穆猗那  
翁統噉繹以崇徽祖考者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  
慶而對越於天地者躬奕于千載謂不絕翔夫  
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其源迺先稟虞育夏甄  
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  
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故  
夫顯定三才胎登之績匪充不興鋪聞遺策在下  
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  
運混元內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於是三事徽救之儉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俯臨宗祀躬奉天經博啟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書也躬奉天經博啟辯章之化洽

黎蒸揀保蠲寡之患決燔瘞縣沈肅祇厚神之禮

備禮也於觀魏向角馴毛宗於外國擾編文皓質

集羽族於觀魏向角馴毛宗於外國擾編文皓質

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觀魏門也內有謂朝也

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洞牧日月邦畿若然受之宜亦勤懇旅力以充厥

道啓恭館之金膝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謂受之

書亮章天哲也言天子所知也體行德本正性也

本德之頌命以創制定性以祀神登三靈之繁祉

展故唐之明文社及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

東漢書 班固傳 三十二





心瞻前顧後宜幾清廟憚初天乎是時聖上因已  
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論咨故老與之辯  
酌道德之淵源有嚴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  
焉將場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具壽能豆之  
哉○竇憲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死獄中  
固所著凡四十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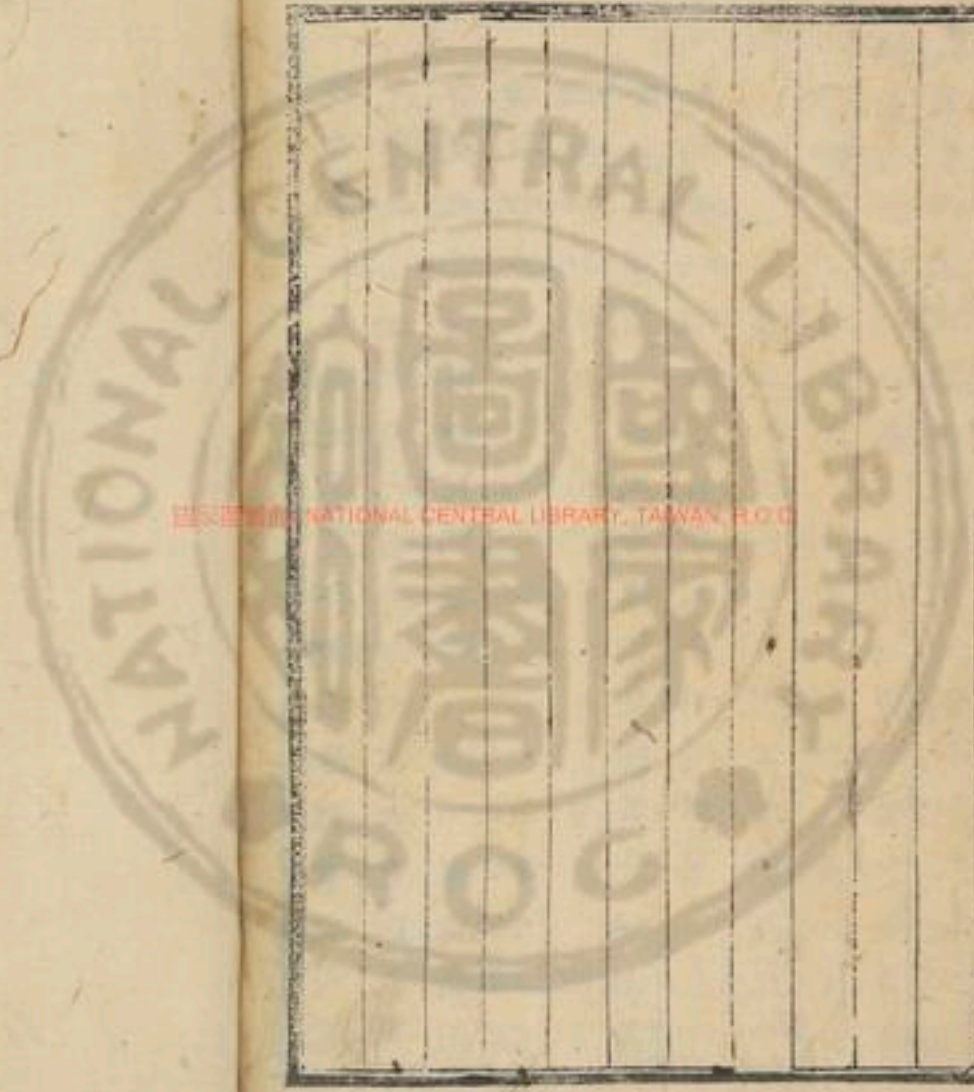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  
義繁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  
直而事嚴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說  
不抑抗瞻而不纖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聲聲而  
不欺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識遷以為是非頗  
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

殺身成仁之為義則雖仁義賊守節愈矣固傷  
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  
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  
睫也史記曰見亮也而不知人之過是目論也古周  
知身自遷列而不  
贊曰二班據文載成帝墳比良遷董司馬彪兼  
麗卿雲司馬長卿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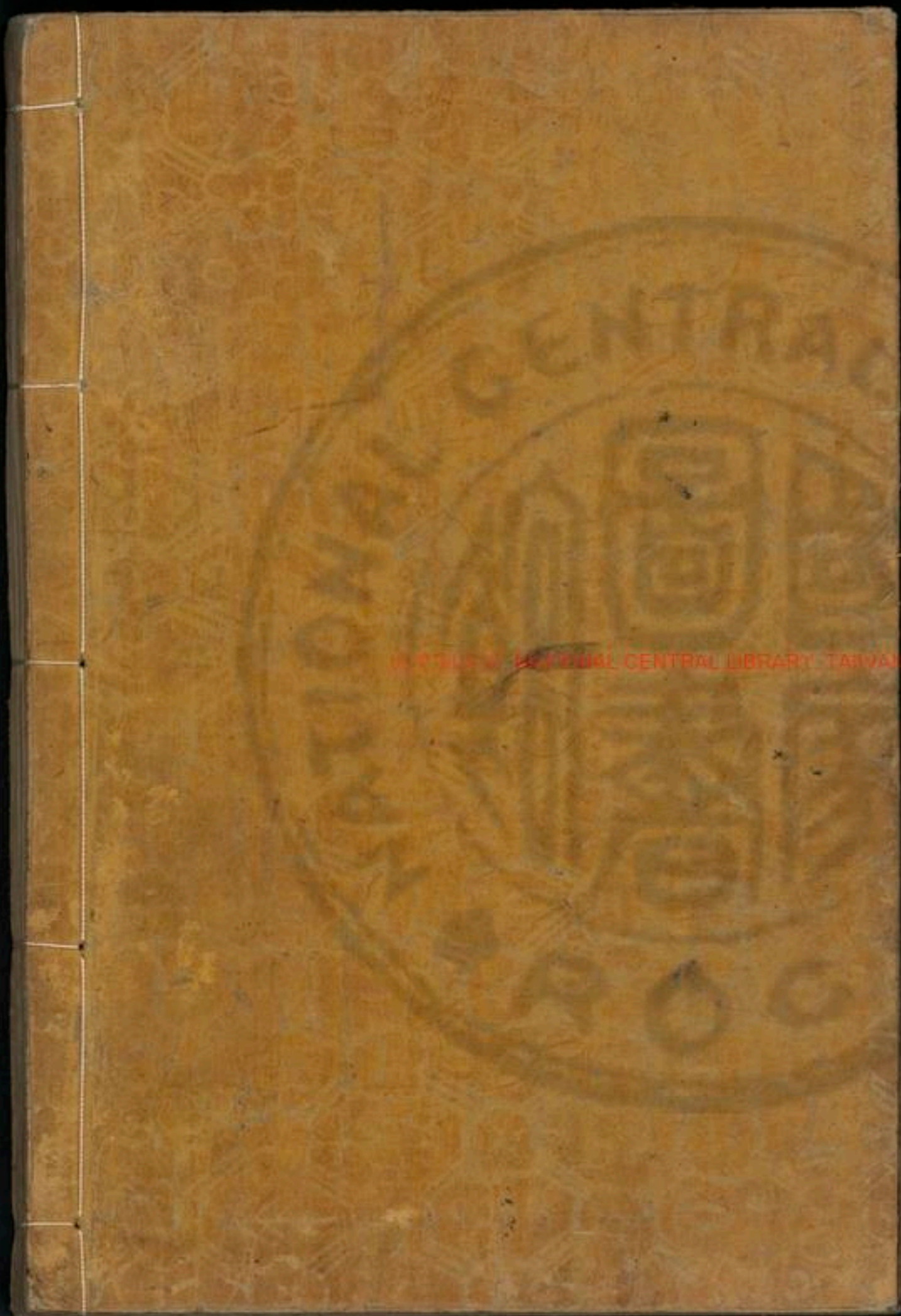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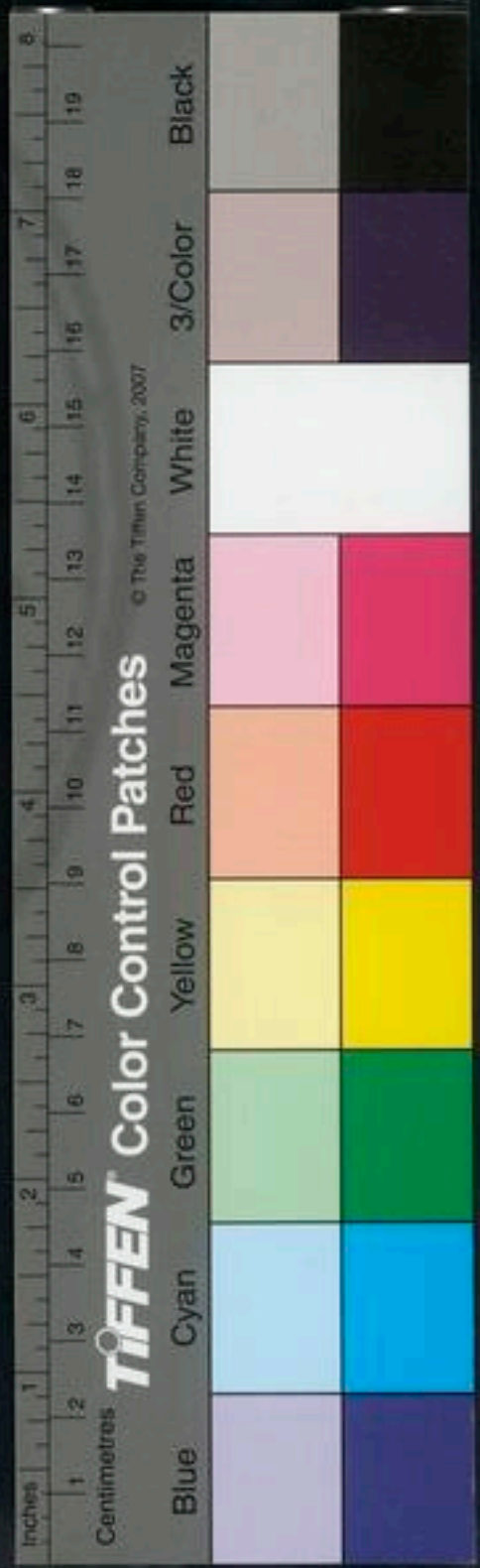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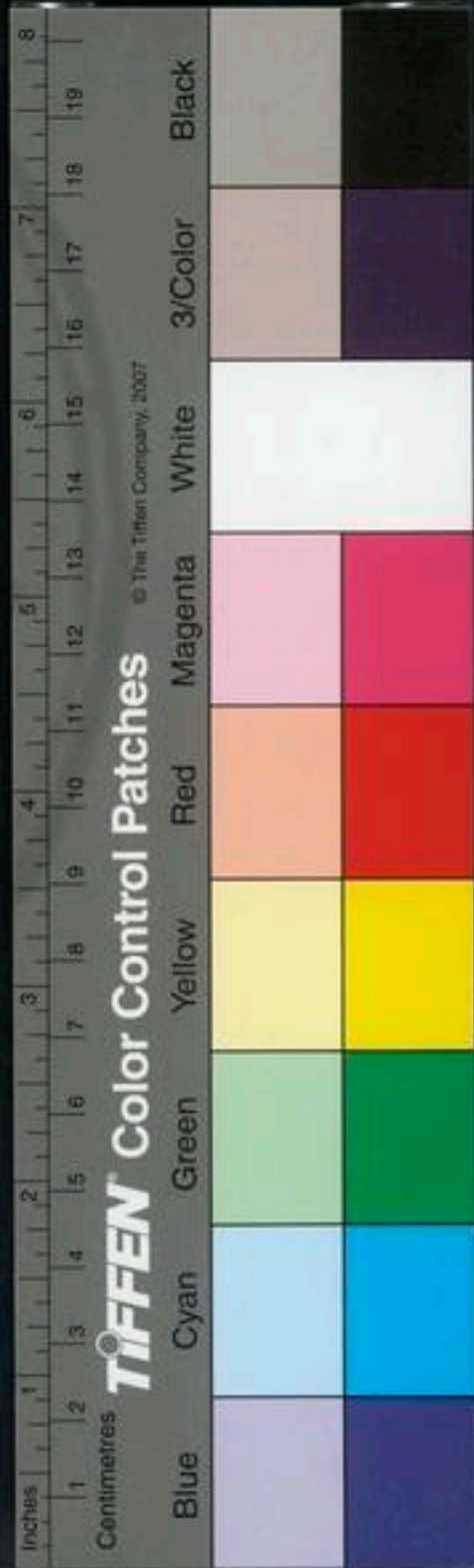


# 十七史

十九

樂恢	朱穆	朱暉	廣陵思王	東平靈王	沛獻王	東海恭王	光武太子	寒朗	宋意	宋均	鍾離意	第五倫	東漢列傳
班超	陳忠	陳寵	郭躬	周榮	韓稜	張輔	袁安	胡廣	張敏	徐防	張禹	鄧彪	何敞
明帝太子	仲長統	王符	王充	徐璆	爰延	霍諝	應劭	應奉	翟圃	李法	楊終	梁慳	班勇
楊震	申屠蟠	姜肱	徐穉	黃憲	周燮	崔寔	崔瑗	崔駰	橋玄	陳龜	龐參	陳禪	李恂
蔡邕	杜根	种拂	种嵩	王暢	王龔	張綱	張皓	河間孝王	清河孝王	章帝弟	楊彪	揚賜	楊秉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十七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第五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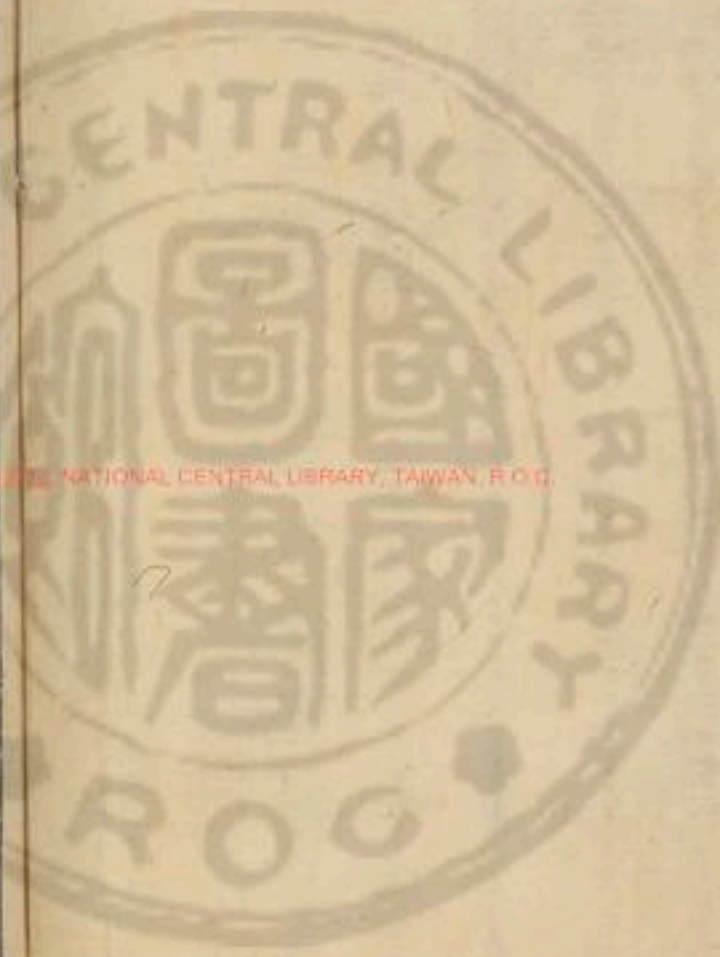
九武 蜀 京南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少介然有行義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非倫書曰善廷為馬期多

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光武召見問以政事倫酬對政道帝悅○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斲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

東漢書

第五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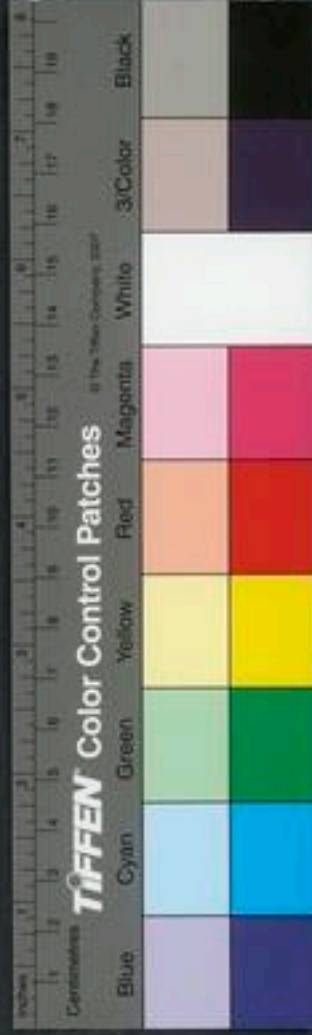


220285 4.19



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  
祀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  
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  
日裁行數里不得前還蜀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委曹任於  
是爭賅抑絕職異又及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肅宗初立擢自遠郡為司  
空馬廖兄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  
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明帝警諸

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  
為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  
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  
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  
則違憲不省○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  
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  
勸成風德○及諸馬得罪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  
曰三輔議者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  
猶解醒當以酒也臣願陛下防其未萌慮於無形  
此臣之至所願也





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使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貢父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月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論曰第五倫峭傲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音敦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

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取草以自綴蓋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徧下豈

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  
以中和言也

鍾離意光武顯宗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舉孝廉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是日程在手日格恣所欲過與克期俱至無或違者顯宗即位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誡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誠穢





之實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  
庫錢三十萬賜意○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  
意詣闕上疏帝策詔報曰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  
朕戚然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  
堂南設零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庶消災譴詔  
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澍音○時詔賜降  
胡子繼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  
怒召即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  
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  
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也帝意解使復  
冠而賞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故公  
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

事怒即葉松以杖撞之崧走入林下帝怒甚疾言  
曰卽出卽出崧曰天子禮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  
自起撞卽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  
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  
解之以此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帝  
謂公卿曰鍾離意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  
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

宋均

事類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為卽好經書通  
詩禮善論難補展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  
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遷九江太守郡  
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陷穿而猶多傷害均曰





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  
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  
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撥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  
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適  
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  
為公媪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媪歲歲改易不敢嫁娶  
守令莫敢禁均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皆娶巫家  
勿擾良民於是遂絕○顯宗拜尚書令每有駁議  
多合上旨均嘗刑剪疑事帝以為有奸大怒收即  
縛格之諸尚書叩頭謝罪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  
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帝善其不撓

即令貫卽○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  
百姓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均性  
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更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  
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廡法而巧黠刻削毒  
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建初元年卒於家族  
子意

宋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  
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廡建初中徵為尚書○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  
伐因欲還歸舊庭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  
幽處北極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





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  
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  
十餘年矣至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必為邊患矣誠不可許  
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還司隸校尉永元二年卒

寒朗

字顯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舉孝廉守侍御史考按楚  
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耿建誠信鄧鯉劉建達等  
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  
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  
以違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猶  
辨七故及朗知其詐乃上言違等無姦帝怒曰吏

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  
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臣見考囚在事者咸云言今  
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  
百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  
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  
理出千餘人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  
言諸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  
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  
則不詭本於諫爭則絞切也絞切也彼二子之所本  
得手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贊曰伯魚子阿矯意去奇臨官以潔廷帝以奢





宋均達政禁此妖榮榮也禽蟲畏德子民請  
病謂人為意明尊尊割恩蕃屏屏音根喋喋楚  
黎寒君為命

光武十一子

東海恭王彊

郭后生

沛獻王輔

郭后生

濟南安王康

郭后生

阜陵質王迺

郭后生

中山簡王

郭后生

楚王英

許后生

潁宗

光烈后生

東平憲王蒼

光烈后生

廣陵思王荆

光烈后生

臨淮懷公衡

光烈后生

琅邪孝王京

光烈后生

東海恭王

東海恭王彊光武郭后所生建武二年立為太子

十七年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陳懇誠願備  
蕃國光武不忍違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東  
海王

沛獻王

沛獻王輔彊母弟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貢父

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  
稱為賢王潁宗敬重數加賞賜

東平憲王

東平憲王蒼潁宗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  
美鬚髯腰帶十圍潁宗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時  
中興三十餘年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  
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車駕校獵蒼上  
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  
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辭  
甚懇切乃許還國○帝遣使詔國中傅曰日者問  
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  
副是腰腹矣○行幸東平帝以所作无武本紀示  
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以其文典雅持令  
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諸王莫與為  
比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  
納用蒼上疏求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

互註永平初輔政開東閣延英雄見本傳為驛

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荀恁而應焉見本傳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誦富而無驕未若貪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  
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  
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  
為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宣憲  
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為吳太  
伯不亦可乎

### 廣陵思王

廣陵思王荆蒼母弟性刻意隱害光武崩荆作飛  
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詐稱東海王彊舅郭況書  
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若并二國之衆可聚





百萬鼓行無前功易於泰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  
鴻毛此湯武兵也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商鐵  
於物推羊  
強得書惶怖即上之顯宗秘其事後使巫祝  
詛有司請誅之荆自殺

贊曰光武十子非王分王沛獻尊節楚莫流放  
尊祖本  
天楚也延既怨詛荆亦歆望濟南陰謀琅邪驕

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  
謙恭王實惟三讓

朱暉孫神事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

後魏紀曰其先朱歆子歆  
以國氏姓月夜諸族

朱暉字

世家衣冠暉有氣決年十三天下亂與

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群賊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

弟賓客皆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  
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  
遂捨之○暉繫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顯宗  
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  
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棄其節  
○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常欲市暉婢暉不從及况  
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  
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  
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東平王蒼辟之禮甚敬  
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府  
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  
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





即給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按  
暉暉顧召令史奉之於蒼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  
掾自視孰與簡相如帝聞壯之○遷臨淮太守好  
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  
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暉剛於  
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  
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  
陽大饑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  
鄉族皆歸焉○初張堪見暉接以友道乃把暉臂  
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厚贖  
贖之暉子怪問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  
心也○又與陳揖交善揖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

之及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其義烈

若此肅宗召拜僕射遷太山太守暉因上便宜詔

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

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謬謬之志卻無退思之

念患之甚久惟令所言賈文曰案時暉未為尚書

適我願也○時殺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

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封錢一取

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

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古者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

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暉奏林言不敢施行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

議帝然之暉復奏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





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  
主所當宜行貢久曰案文當與宜不煩並存合去當字帝卒以林等言  
為然得暉議因發怒竊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  
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較義黃髮無愆詔書  
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  
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  
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  
解寢其事詔太醫視疾暉乃起謝後病卒子頡修  
儒術頡子穆

朱穆

穆字公叔五歲有孝稱及壯耽學銳意誦誦或時

思至不自知亡衣冠顛墜阮疔其父常以為專  
愚幾不知數馬足舉孝廉

曰六馬言其用也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年二十為郡  
心考志更甚也  
年次為督郵因族勢為有合德恭日郎中賜聖明  
府謂如仲尼非謂曰不致以迄孔子更問風俗人  
物太守甚奇之謂曰梁冀舉為侍御史○  
况督郵可謂與回逐舉孝廉

時趙康叔隱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  
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康殘喪之如師其尊德重  
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僥薄冀尚敦篤乃作崇  
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  
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  
下為一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  
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





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夫中世之  
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况又薄於此乎夫天不崇  
大則覆疇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  
則道輟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  
章於絕纓聖賢之德敦矣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  
也救人之夫者厚之行也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  
敦而尚相誹謗重入曰按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  
不宜更用而字去之義自全存之  
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務進者趨前而不  
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  
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  
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翬之

操為漢名宰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

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美名於前而莫繼於

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虛華盛而忠信

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

有鳥鳴之悲矣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後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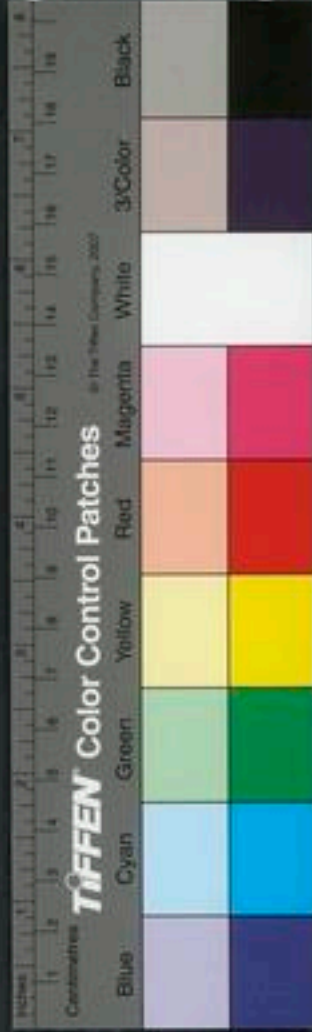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亦矯時之作勢急則辭窮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





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  
上書曰當今中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於李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  
充然不顧身害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  
竭心懷憂為上深計帝通赦之拜尚書穆既深疾  
宦官中官數因事詆毀之憤薙卒○祿仕數十年  
蔬食布衣家無餘財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  
為文忠先生

(互註)南陽朱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奉憲操  
平摧破奸黨民清萬里  
見劉歆替匡時  
見黃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

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

交而廣其志焉

見論語曰今者至其流而塞其

正而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

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

明斷金之義詩載讎朋之譏若夫文會輔仁直

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

夫遂隆其好

李孔以錫帶賜子產子產賦紆紵

而語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客

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

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

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





末可語夫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敬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馮陳重雷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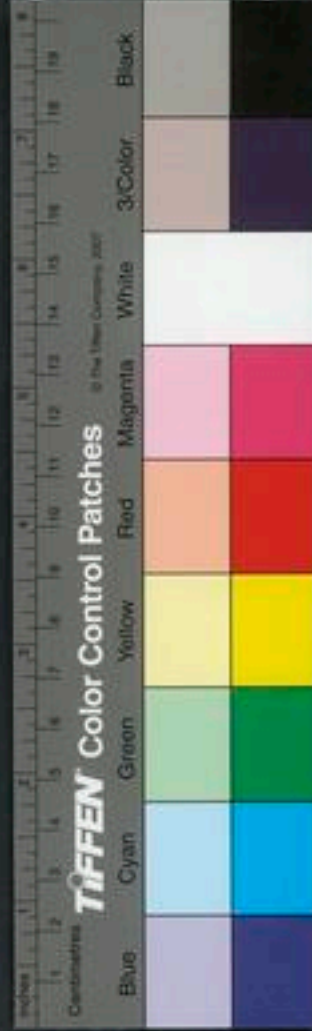
樂恢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開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開被繫恢獨皦然皦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揚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

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入為尚書僕射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茅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書奏不省乃稱疾乞骸骨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眾傷之

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性公正元和中辟大尉宋由府敞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





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  
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滅文祀之君子譏焉  
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  
懼然不敢答懼起具反居無何而肅宗崩○遷汝南太  
守敬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  
和為政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  
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  
怨聲百姓化其恩禮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  
禮官不任文吏修理銅陽渠百姓賴其利墾田三  
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敬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  
敬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威

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

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任隱樂何之徒抗議柱下

侍御史用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奸回之偏貢父曰

一文火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敬可以

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

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

絕交面朋崇厚浮偽恢舉誇已敬非祥瑞永言

國福甘心彊說竇氏兄弟皆名儒上備敬言誅切是甘心於彊故之人

鄧彪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邯以功封鄼侯鄼反  
彪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





高其卽詔許焉後仕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  
和帝卽位為太傅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然當時宗其禮讓

張禹

字季直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性篤厚節儉舉孝廉建  
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  
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  
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  
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元和二年轉  
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  
有蒲陽城與改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

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  
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總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  
室廬相屬其居成市後歲至聖千餘頃民用溫給  
○和帝南巡禹以太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  
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  
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  
蒙賞賜遷為太傅安帝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  
鄉侯

徐防

字季野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舉孝廉防體貌矜嚴占對  
可觀顯宗特補尚書卽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  
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





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  
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  
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  
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立博士  
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前書曰載漢中科目十人  
子舍人百科四十人漢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  
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妄生穿鑿以  
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竅以成俗誠  
非詔書宗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實文曰案  
列錄太宗論述更世為代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  
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問五十難  
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五經

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  
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延平元年遷太尉安  
帝即位以灾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灾異策  
免始自防也

張敏

事章帝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鄭音舉孝廉四遷為尚書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

死刑而降宥之夜反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

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

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

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

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春秋之義子不報讎





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  
故也今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  
顧望彌復增甚臣聞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  
之法為三章之約違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  
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復上疏曰議者或  
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敝願陛下留意和帝從之○遷汝南太  
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拜議郎○再遷  
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六世相剛清高有志節

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

隱於屠肆之間○廣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  
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  
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  
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錄漢書曰故事

上尚書觀優之制勞永其舉行於吳公府下詔

書勞未嫌焉及拜尚書郎

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時尚書令左雄議

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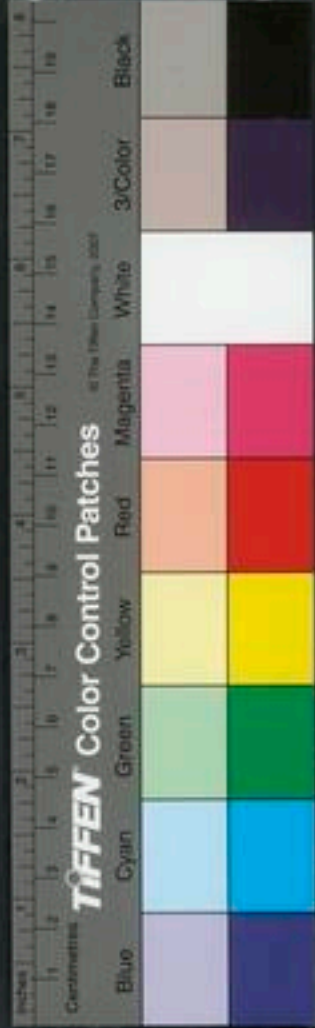
章奏廣上書駁之曰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

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踐奏選舉因才無拘

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陳平說六奇鄭阿之政

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和鄭內無國中之寵非無

東漢書胡廣傳





而數之星子請或通行明年上計星公而不  
之星子對曰且而心化采河也屬說不行實也不  
至君不以罪臣今明又是甘奇顯用年年彊仕  
而史蒙買買公下下而而朝甘奇顯用年年年彊仕  
羅年十二封上卿子奇年十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八年十二封上卿子奇年十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終年十八為卿大大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  
議者剝異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敬等  
薦廣曰竊見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  
探蹟窮理六經典粵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  
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  
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  
參選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靈帝立為太  
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縞母在堂朝夕瞻省

傍無凡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  
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連練事體明解朝章雖  
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  
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  
議不全貢又曰推大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  
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安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  
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  
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薨  
謚文恭侯○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  
箴廣復緜作四篇文甚典美乃名曰百官箴靈帝  
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





蔡邕為其頌云

互註陳蕃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胡

廣見陳稱梁冀勲德宜比周公見黃李固與

廣書曰公等面從以吉為凶公受主祿顛而

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見李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

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

常體夫紆於物則非已紆也直於志則犯俗辭

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

塗難御統者總也上事也方軌謂平路若軌平

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違違於岐路之間如

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

古人以宴安為戒豈數公之謂乎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

胡公中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挽挽也

袁安事明帝章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

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

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

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楚王英謀逆事下郡

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迫痛自

誣死者甚衆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及盧法與同罪不可安曰

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  
明然不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  
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  
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  
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郡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  
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  
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  
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雲以大臣典邊不  
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為司徒和帝即位  
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與宋由任隗及九

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  
師遠涉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  
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  
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  
衆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北單于為耿夔所  
破憲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休休  
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  
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衆  
無緣復更立阿休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  
憲計遂行迺獨上封事曰光武所以立南單于者  
欲安南定北之策也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



者欲置之瀋塞東至遼東宋由耿秉皆以為失南  
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由東宗知奮議而欲背棄  
先息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紀綱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壘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  
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  
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  
相難折竟立匈奴降者左鹿蠡王為單于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  
進見及與公卿言國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又及鴛  
痛惜焉○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  
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

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  
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互註與任隗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

無所回隱

見任隗傳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郅吉有陰德  
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郅昌  
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  
實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  
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滅罪其仁心足以覃  
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此論杜華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張酺 帝明章和帝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永

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十侯制置

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

除為郎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

問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肅宗即位出為

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翟義起兵攻王

莽及義敗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

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

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前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張酺 帝明章和帝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永

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十侯解置

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

除為郎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

問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肅宗即位出為

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翟義起兵攻王

莽及義敗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

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

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前





郡守以青身有金夷夷德竟不能舉。醜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空所辟。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常言張醜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并郡縣掾史，竝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永元五年，為太尉，醜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醜。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醜府奉酒，上壽。衆人皆慶羨之，拜司徒薨。

韓稜字伯師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稜四歲而孤，以孝友稱。初為郡功曹，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劍持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推直。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寵。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竇憲擊匈奴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





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獲得過家上  
家鄉里以為榮獲發適奸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  
九年為司空薨

周榮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  
安父及安舉奏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多一及字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鈞深惡之督榮曰  
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  
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縱  
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救妻子若卒遇飛禍  
無得殞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  
由此顯名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蓋惟德不忘延世

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曠獲榮事君志同鶴雀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郭躬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前書杜周少子延年  
明法律對父故言小為決曹掾用法平年九十

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

吏辟公府永平中竇固出擊匈奴秦彭為副彭在

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引

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

彭得斬之帝曰軍政校尉一統於督謂大彭既無

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





曲也行有五部即有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開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有未之帝從躬議○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邈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獄法科

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侍中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命彭章孫子死為推己亡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事章和帝

陳寵字昭公沛國汶人汶人父曾祖父咸性仁恕常

東漢書 陳寵傳

四





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寵明習家業辟司徒鮑昱府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其後公府奉以為法○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往者紲獄嚴明所以感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弘崇晏晏也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笞即撻也古字通刑聲類曰笞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

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方今宜蕩滌煩苛

之法輕薄蠶楚以濟羣生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鉛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鉛其

去其請誠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

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畫三

冬之月報論也重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

元和二年旱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

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下公

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

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

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

也漢志卷之九





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一月今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五也月者三五也月者三五也周以天元殷

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

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孟冬之月身欲寧以

口律文并註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為殷周斷微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

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

由此言之灾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帝納之遂不

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

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

之○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無吏多奸貪訴

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及以為

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及寶憲征匈奴公卿

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牙奉獻遺者而寵守正

不阿後和帝聞之擢為大司農永元六年為廷尉

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

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甚衆其深文刻敝於

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後溢於甫刑者

除之孔安國註尚書曰呂氏曰臣聞禮經三百威

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漢興以

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

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





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  
刑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  
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抵罪詔特免刑拜尚  
書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十六年為司空寵雖  
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子忠  
互註以才能稱肅宗嘗賜鈔署其名曰陳寵  
濟南推成說者以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  
成見前委任賢良職事自理見後

陳忠

陳忠字伯始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  
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忠自  
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

字及時

溢於用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

條為決事比

必例也

以省請誠之敝又上除蠶室

刑官刑名也

必例也

解誠吏三世禁錮狂

易殺人得減重論

謂狂也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

所代者事皆施行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

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  
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後連有災異

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

諍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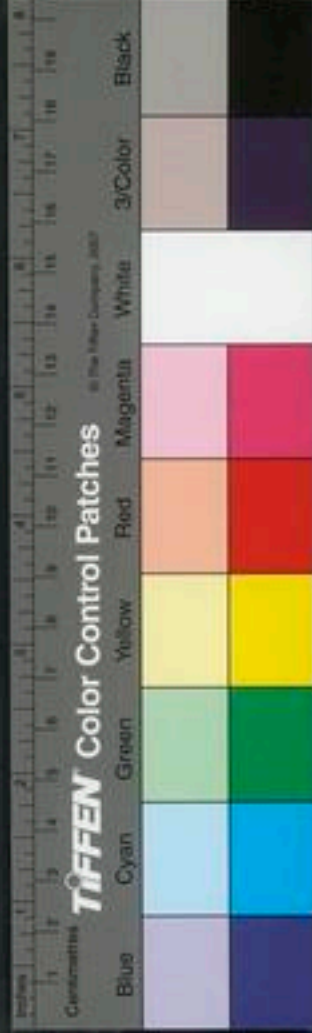
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

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

東漢書

陳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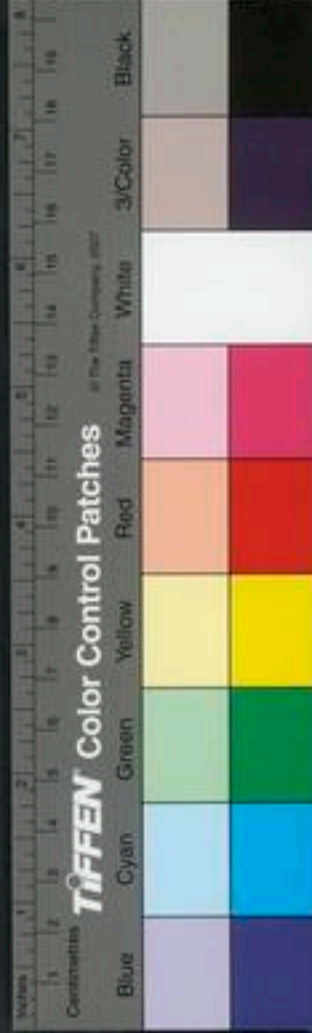
七





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益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  
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  
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  
曰善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如其管穴妄有  
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容寬裕以示聖  
朝無諱之義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  
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  
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  
生論以諷文多不載○自帝即位以後盜賊並起  
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  
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

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夫穿窬不禁則致強  
盜強盜不斲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而頃  
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御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自今強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即吏  
皆正法也上官謂郡府也若及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尉貶秩一等令長三  
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加糾罰冀以猛濟寬  
○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  
因言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  
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  
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宦豎不便之竟竊  
忠奏○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黃門常侍及中使





伯榮負寵驕蹇忠上疏曰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天元猶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今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

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

互註上疏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

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順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誠宜簡練以厭重望見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

僭寵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

論曰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

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施于孫子且公且卿也





反鼓

班超字仲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為人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兄固被召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繩漢書作久弄筆研字音現左右皆笑之起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而飲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怖畏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起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噪虜衆驚亂起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  
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色動起知其意  
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恂乃悅起  
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起曉  
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具上超功效  
并求更送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以超為軍司馬  
令遂前功起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起曰願將本所  
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超既西先  
至于寘廣德恐殺匈奴使以降超起因鎮撫焉○  
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本音音五勿及音音五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王其而  
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

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慮  
既到兜題殊無降意遂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起即  
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  
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  
題起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十八年帝崩  
馬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起孤立無援  
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起守槃橐城與忠為  
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恐起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起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  
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  
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起還至于寘王侯以下  
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





不得行起乃還疏勒疏勒復安起欲因此臣平諸國臣傳乃上疏請兵曰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降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識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新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

計之善者也臣起竊冀未便僂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徐幹素與起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起遂以幹為假司馬從千人就起起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拜起為將兵長史假鼓吹

幢麾

皆大將所  
非為行教言

徐幹為軍司馬別遣李邑護

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邑始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起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起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起忠乃切責邑曰縱起









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欽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安之謝大果遣騎齎金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謝大驚即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

支迎超

古反

超詰之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

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之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

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

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焉耆

國有蒲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

從他道屬度

由上為屬

到焉耆去城二十里

正廣父曰案又

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怒乃欲悉

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密遣使以事告

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於是焉

耆王廣尉犁王汎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懼

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





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  
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曰往者西域寇  
盜河西先帝使超安集于寘以西出入二十二年  
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  
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其封為定遠侯○超  
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  
奕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  
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王門關今  
法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帝乃徵還超在西域  
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其

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贈賜甚厚初超被  
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為都護貞父曰按是時位  
尚校尉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  
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  
任君教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  
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須孫皆以罪過徙補邊  
屯而臺夷懷禽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息水  
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  
大綱而已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  
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以罪被徵如  
超所戒超少子勇

班勇 事安





班勇字宜僚，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出敦煌。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請擊匈奴，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開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棄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奪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時議者數難之，卒從勇議。○延光二年，以勇為西域長史，車師六國悉平。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其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是後車師無復跡，城郭皆安。

梁慄

梁慄字伯威

慄自

北地

弋居人有勇氣，常慷慨好

功名。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大破龜茲、溫、宿姑墨、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河西郡復安，朝廷嘉之，數置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奈彤、耿、東、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勲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埋步葱雪，咫尺龍沙，慄亦抗憤，勇乃負荷。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

字明章帝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習春秋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明帝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靡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此年久旱災疫未息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惡惠不下流大獄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楊終

字明帝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習春秋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明帝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靡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此年久旱災疫未息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惡惠不下流大獄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





匈奴頻年服後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  
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  
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陛下  
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班固等以  
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後  
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  
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  
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  
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  
後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  
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

於石渠閣方今天下火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  
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  
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  
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禮  
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火傳教之書計以開其  
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今君位地尊  
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廖不納  
子後坐誹謗廖以就國○帝東巡狩鳳凰黃龍並  
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著春秋  
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法字和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  
**和帝**永元中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光祿大  
夫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  
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  
計德祕不明信生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  
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  
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  
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拜  
迹後卒於家

翟輔字安帝

翟輔字子超廣漢雒人四歲傳詩輔好老子尤善

圖緯天文歷算仕郎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  
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  
以高第者補之輔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  
政事皇后弟閭顯等並用威權輔上疏諫曰夫致  
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  
均造化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  
帷帳於皂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  
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  
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費用賞賜已不可算卒有  
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  
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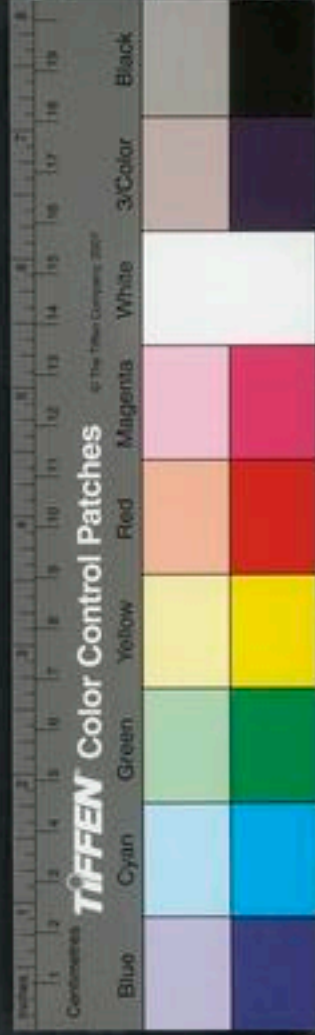
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蒙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忍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求忠貞之臣遠佞諂之黨書奏不省○出為酒泉太守叛羗千餘騎徙敦煌來鈿郡界漢文曰案文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順帝即位遣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初酺之為大匠上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先武初興起太學

博士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頤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

事和帝

應奉字世叔汝南、頓人曾祖順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舉茂才○武陵蠻磨山等





四千餘人反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到  
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與學校舉側陋政稱  
變俗○車騎將軍馮緄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  
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  
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  
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亂  
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  
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黨事起奉迺慨然以疾  
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子劭

應劭事靈帝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舉高第拜太山太守

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  
與賊戰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  
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  
州牧陶謙素怨嵩子孫數擊之迺使輕騎追嵩德  
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奔冀州收袁紹○初安  
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  
尚書陳忠以罪起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  
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  
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  
此化之罪為輕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







安忍僂屍道路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  
 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  
 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殞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  
 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  
 勇頑無慮耳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  
 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  
 有次王當罪之科哉劾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  
 也○又刑定律令為漢儀迺奏之曰臣所創造豈  
 繫自謂必合道衷繫為乃反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  
 緹縈十重夫親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  
 迺類稱伊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

管

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與二說不同事又差仲  
 稱之也謂音鄭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綠麻不棄煠  
 管之也謂音鄭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綠麻不棄煠  
 粹管前蓋所以代匱也蔽帝善之拜為太師軍謀  
 校尉○時遷都於許舊章埋沒書記罕存劾慨然  
 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  
 百官典式多劾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  
 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  
 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  
 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鄆○子房瑒並以文章顯  
 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  
 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

通顯



霍諝

霍諝字叔智魏郡鄆人少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許悼公之子名止事見公羊傳趙盾以緘賊而見書光無瑕穢織介之累無故刑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瘵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商高諝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薦厚能以息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入為尚書僕射

爰延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性質慤少言辭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遣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常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持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與之對博上下媒躐有虧尊嚴昔光武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





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  
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納謬謬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則乾災  
可除帝省其奏

徐璆帝傳

徐璆字孟玉璆音廣陵海西人少博學辟公府舉  
高第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  
太守因勢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以忠  
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到州舉奏忠臧  
餘一億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污者悉徵案  
罪威風大行○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  
獻帝徵詣京師道為表樹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

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  
逼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趙  
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  
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  
誦數取通而終之以謬諫豈性智自有周徧先  
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劬采章為  
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  
者焉迺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  
辭之不可以已也左傳孔子曰辭之

贊曰揚終李法華陽有聞二應克聰亦表汝濱  
翟酺詐懿霍請請舅迺能訐帝璆亦悟后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以諫諍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迺開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充著書曰論衡中土有博者蔡邕入吳始得之世充亦作論衡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評以下時人終其才進或曰不見其人書異於世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其書并子曰時人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其書并子曰時人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其書

**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順神自守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馮融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評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貴忠篇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





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  
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書稱天工  
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  
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  
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  
乎夫五世之臣是貢父曰案北世字當以道事君澤  
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祿流行本支百世季世  
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  
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貢父曰柔  
位本不稱不稱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  
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

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  
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  
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誇譟於道誠可傷也歷  
觀前政貴人之心與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  
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夫人君有常過嬰兒常  
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  
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  
非一也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  
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  
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  
非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若崇財貨而行驕借  
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





威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  
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  
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高買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  
百孰能供之如此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  
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  
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  
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

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由此觀之人固

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

或以謀姦合任為業謂相合或以持博持掩為事

尾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又婦

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舞事神以

欺誑細民熒惑百姓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曠易

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

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

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

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

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

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





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緡用功千倍破牢  
為偽以易訖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作換夫山林  
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  
文躬衣弋緇革舄韋帶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  
輿廬第奢過王制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練牒即  
布今登錦綉綺紈葛子升越莆中女布南越志曰蕉  
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蜀郡出間其女畫織  
猶呼至數布升今女子布俗犀象珠玉琥珀璠瑀石山隱  
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詫通與其家娶者  
車駟數里又朝薄丁反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  
引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  
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

用孝文之制○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  
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也夫十步之間必有  
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亂教有三仁小衛多  
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  
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  
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  
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  
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  
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侷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  
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  
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  
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秦况太平





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小大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計曰石之可以攻玉者皆鹽水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謂以成其過反出處語默各依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

和安行郭璞曰義和蓋天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

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闕下亂力不足也

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故禮義生於

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

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者徭後

使之愛日是以克勅羲和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

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反支日支月朔為正或支朔

民廢農耒遠來詣闕而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實父曰案文

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耒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





更相瞻視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且鄉  
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  
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  
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  
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  
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  
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  
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  
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  
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  
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

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續曰猶吏  
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  
以多困窮也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  
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  
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  
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  
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  
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教篇曰凡療病者必先  
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  
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  
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





甚者莫大於教。教贖，教贖，教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夫謹初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教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者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簿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異其棄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說，老盜眼賊而過門孝子，見歸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狼莠者，傷禾稼，忠姦軌者，賊良民。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赦宥之

澤終無改悔之心，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毒以解故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空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羹，手有項，又白玉符在門，規素開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衣冠之注：縫，大也。大，大也。大，大也。大，大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曉於文辭。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





州刺史高幹表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  
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  
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  
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  
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  
統性傲僕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  
之狂生尚書令荀彧問統名奇之舉為尚書即後  
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東海繆襲常稱統  
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  
略載之云○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

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  
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  
智逞勇力與我競雄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佞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  
銜絕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  
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對對皆向  
譽朕詛幸我之不成與爵而以奮其前志詎肯  
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思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  
霆不足以及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  
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





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信任親愛者  
畫佞諂容悅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  
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然天下之脂膏  
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  
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  
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  
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  
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  
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  
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

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  
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城都琦賂寶貨巨  
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  
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  
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  
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  
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  
也夫乱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  
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踣厚地猶恐有鎮厭  
之禍也詩注云跼曲也逮至清世則後入於矯枉過  
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  
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









無限使之然也令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  
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  
也此爰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  
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也死者不可  
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  
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  
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  
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  
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  
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  
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  
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

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

言善人有罪亦當殺

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

文責父曰案

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

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皆勿殺嗣周氏之祕

典禮大司寇職掌邦之法三續呂侯之祥刑此又

宜復之善者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

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

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

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

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銜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

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

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甄





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戩以杜姦  
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愒有事不迫遽聖人後  
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  
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  
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  
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  
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  
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  
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  
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歲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或曰善為政者  
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  
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  
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  
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  
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惡復論損益之  
間哉鳥音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逆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也蓄積非橫賊斂  
以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剝削貿易之罪逆可絕  
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  
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  
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





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  
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  
饗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  
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  
失才能非立功之寶也白物東而聚其身也以廉舉  
而以貪去取也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以取善  
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  
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  
君子也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叔三斛  
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今  
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  
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

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猶

况三十稅一乎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

也給祿班未定重文口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

稅十一更賦如舊○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

王而理天下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

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

隆或是在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

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

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

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負而已然而政

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

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顛倒賢愚貨易選舉貪殘





牧民怨氣並作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綁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劔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禿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

者霍禹竇憲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也大略歸乎寧固

根抵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晉庭人乖轍飲化迹萬聲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震山川之奧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沃於曩時訖音究曰沃猶興也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





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恡臣隔  
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  
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故  
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與香踈禁厚下以  
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利  
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  
書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子產鑄  
法以三章之宗法高祖八用太叔致猛政之衰  
國子流遺愛之涕國子產宣孟改冬日之和宣  
晉大夫趙盾也平陽循畫一之法  
晉參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

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讓求名實者  
以柱下為詭辭席上信也柱下老子也或推前王之風可  
行於當年有引枝敵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  
論將為敵矣如以每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  
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  
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余音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  
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評觀時盡成昭政術

孝明皇帝九子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 濟陰悼王 長

章帝 費

論曰晏子稱夫人主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

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

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

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

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

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流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

下邳嬰病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歲也淮陽濟

黨惟荒忒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李恂 事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韓教授諸生

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

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洛百餘

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

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

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

胡主蕃國之使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

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

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





淮陽頃王 濟陰悼王 長

章帝 費生

論曰晏子稱夫人主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流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病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歲也黨惟荒忒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李恂 事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韓教授諸生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洛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主蕃國之使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





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閣下拾橡實以自資

陳禪 順帝 安帝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

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大言曰昔齊

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

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

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

日南可以和雅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

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都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

龐參 順帝 安帝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初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

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

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會樊淮上䟽薦參曰臣

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鷄昔孝文悟馮唐之言而赦

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河南龐參勇





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  
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宜赦參刑以  
為軍鋒必有成效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  
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隴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  
日廣參奏記於鄧騭曰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  
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  
禍矣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  
貪廣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  
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  
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隴及公卿以國  
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  
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使之

棠不與言但以籩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  
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  
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籩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  
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還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時先零羌豪僭號北  
地詔參將降羌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埽地  
擊之參既已失期迺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  
獄馬融上書請之曰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  
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今皆幽囚  
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  
曰荀林父及楚戰於邲晉敗績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





復其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

伯曰孫之罪不替孟明之秦故晉景并赤狄之土左傳

曰荀林父敗赤狄逐滅之晉侯賞于室亦賞士貞

子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

西戎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

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故參

等為大鴻臚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

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

右所陷毀因災異策免復為太尉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法氏人濟公反家世邊將便習弓

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拜京兆尹時三輔疆豪

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

為度遼將軍龜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

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

任詩曰惟鷹揚雖殲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

土地墾墾唯音覺也音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

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郡謂

兵者也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且牧守不良或出中

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宜改

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

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





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  
下多所革易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  
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  
也經歲以億計○梁冀與龜素有隙潛其沮毀國  
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  
田里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舉孝廉補洛陽左尉  
部左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  
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徵為漢陽太守郡人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

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  
益固爭不能得適曉譬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  
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轉司徒素與  
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  
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就醫里舍○  
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  
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子操常感其知  
已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臚而辭三命莊  
曰原憲處魯在桓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屬邦君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





不得以舍姜岐也道如今其道可忘則強梁勝矣  
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  
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之命  
泄柳開門不納程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  
伸矣

贊曰李寔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  
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玄識運先覺時雄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篆王莽時為郡文學

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我遂投劾歸投辭自  
不舉後以為建新大尹莽改千象乃歎曰吾生

無妄之世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

所生我遂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志

至之縣獄犴填满犴音崖篆垂涕曰嗟乎刑罰

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

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貞父曰案吏當作也

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

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邾文公卜遷於

稱疾去建武初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慙愧漢朝遂

辭歸不仕○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盡通古今





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毅齊名常以典  
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  
後名失實綢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其辭曰  
或說己曰子韞積六經韞積也服膺道術歷世而  
游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有九天  
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抱景持立與士不羣蓋高  
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  
帝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法三王臨雍泮  
以恢儒躡軒冕以榮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  
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鑠錙於明智不以此  
時攀台階闕紫閣據高軒望朱闕象竊惑焉胡為

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  
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道無常稽與時張  
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先子曰失道後德失君子  
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  
友清吟之淵於身不深乃自或盥耳而山棲也  
由字武仲淵於身不深乃自或盥耳而山棲也  
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歸池洗耳或草耕而  
僅飽呂氏春秋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或木茹  
而長飢就死而耕焉佳見之則耕在野或木茹  
而食楚王交食木實或重聘而不來楚狂也  
日順頌先王生理江南或重聘而不來楚狂也  
所莫之知或雫黜而不去論士師三點下患或冒詢以干  
進詢大或望色而斯舉和勇音或冒詢以干  
舉色斯或以侵夫發夢於王公論或以漁父見兆  
東漢書崔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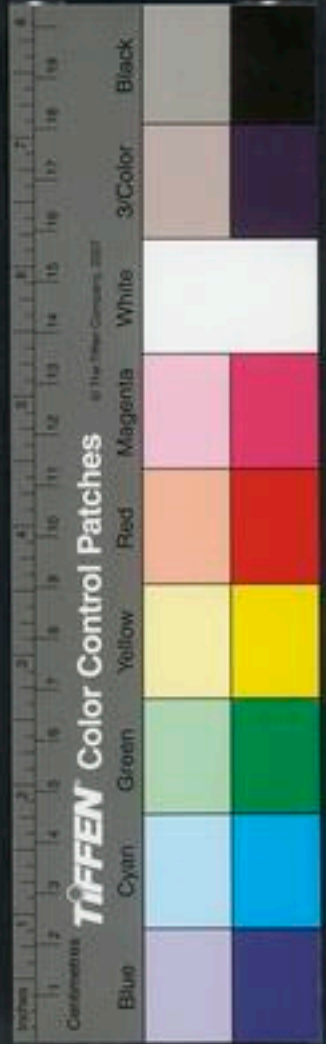




於元龜史記西伯將出復卜之日而獲非熊非若  
 夫紛纒塞路重纒凶虐播流條垂萬蔓  
 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  
 斯時也昔充含感而臯陶謨克遭洪水是謀高祖歎  
 而子房慮高祖問策良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破  
 也禍不散而曹絳奮從高祖定天下結不解而陳  
 平權故高祖擊陳平許得白登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  
 衝乃將鏤亥圭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墨子曰夏商  
 呂尚作鑄鼎於昆吾鑄是吾之鼎勒景襄之鍾  
 親觀鐘此秦師于輔氏勳與其有事命作當上文與  
 邑有故字楊雄蔡則察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  
 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反持也規矩其

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  
 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有文章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  
 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器未燒者反土羣生得理庶  
 續其凝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求  
 謂逸方球異之物在止也言陰事終而水宿藏求  
 求孟冬昏危中至五陰事終而水宿藏  
 春孟冬昏危中至五陰事終而水宿藏  
 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  
 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麓伐尋抱不為  
 之稀巍拱把不為之數數猶植也兩手曰拱悠悠罔  
 秘亦各有得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  
 前書音義曰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

東漢書  
 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恭非不欲室

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和之

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囑書

作也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

昔孔子起威於夾谷禪傳晏嬰發勇於雀杼解

馮衍曹劌舉節於柯盟史記齊滅三敗魯懼公為

疆禦與干莊子戰於柯盟戰而三北乃還魯地卞嚴克捷於

於會稽踐清為臣吳王教略也踐反國後乃伐其

敗大魯連辯言以退燕將攻下齊神連齊人也

乞所敗奔乃敗申邑復楚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

華顛九子餘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不至是王亡一至

齊楚之親而強二戰之甘羅童子而報趙十二事

秦相呂不韋趙使張唐往相小也羅請原哀見廉於

壺飧以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觀見趙趙

宣孟收德於東脯有饒人正車下食而之辭見與下

受而不食問其故曰吳札結信於丘木札史記曰季

徐君好札與肅其二束曰吳札結信於丘木札史記曰季

門女展季柳下息也韓詩外傳曰魯子獨處夜

日子何不學柳下息也韓詩外傳曰魯子獨處夜

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未詳行僕誠不能編德於

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

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俗本口誤以稱漢德辭甚

東漢書崔駟濟



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徒復迎  
門駰山翁反揖為上客及憲為車騎將軍辟掾屬  
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  
其間後以數諫憲稍疎之出為長岑長縣駰自以  
遠去不得意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等合  
二十一篇中子瑗

崔瑗

瑗字子玉傳父業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  
分解見即與馬融張衡相友好家貧兄弟同居數  
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史以事繫東郡  
發于獄縣之獄掾善為禮瑗聞考訊時輒問以禮

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舉茂才遷汲令

名縣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遷濟

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

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八使

傳以賊罪奏瑗瑗自訟得理出○瑗善為書記箴

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南陽文

學官志之類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

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不及瑗愛士好賓客盛

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子寔華書曰瑗好賓客

破開初妻從勿過菜具終不從奉綠盡於賓饗

崔寔

東漢書崔寔傳





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舉至孝獨行除  
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口角反當世稱之  
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厲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  
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政令垢翫垢翫也  
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  
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  
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拔柱邪傾禮記曰衣裳  
後製則設請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補綻直冕反  
柱陸圭反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  
定法則不隨於舊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

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章古不達權制故言

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持居蟻反實達注則  
語曰從後帝曰倚何

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

始今既不能純法八世三皇五帝也實父曰故  
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故

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

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

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靜薦勲祖廟享

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多行寬政威

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鑑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  
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故之理也左傳齊桓  
公伐楚責  
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射桓公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若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  
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  
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納故納新氣經鳥伸  
此導引之士也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  
為熱度紀吸猶不能續斷音也蓋為國之法有似  
療傷寒也吸直不能續斷音也蓋為國之法有似  
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王之敝值尼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

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

德法為善御人者一德法正百官馬駘連束反銜既

天也方將柑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

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柑巨炎反

設鞅則應行節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

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

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趾者答五

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答撻者往

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

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定律減答輕插自

是之後答者得全並見前書以此言之文帝乃重

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致堂胡氏曰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太上以德服民其次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敬之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目前之效爾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跡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橋枉然特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

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之弊又從而濟之者乎易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暴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比之臨喪不衰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故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武三王  
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  
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無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  
文林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  
則其歸旨異夫進趨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  
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也冬用雉夏用鶩音渠乾雉也  
由此知杜喬之效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  
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

劉向別錄曰言鄒爽之文若雕龍文也禪

謂也建新恥潔推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祿亦雖寬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也然用舍

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

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投河在嘉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蕘寶以迷國太原閔仲

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不及也黨

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菴受而不食

皇甫謚高士傳曰黨

見仲叔今更休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

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劉勞反力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厚曰劾自投劾扶而去

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





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  
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  
荀恠恠而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  
卒散與九族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恠名節相  
約不入荀氏閔光武徵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  
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  
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  
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  
於家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  
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摧

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迺慨然歎曰使桓  
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作時強諫死而後歸  
結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樂候  
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說時審已  
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 周夔

周夔字彥祖汝南安城人人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

人欽頤曲頰也說文曰頤鼻也折亦曲也欽立凡反其母欲棄之其父不

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義牛首鼻間孔子牛唇興我宗

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髻徒反而知廉讓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  
書不修賀問之好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





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契聘變禮為及南陽  
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  
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  
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  
之跡糾李東園公角里先生謂四皓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  
固以滑泥揚波潘古沒反混也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  
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  
遣生送敬賈父門字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  
近縣送禮而還送其禮良字君即少作縣吏年三  
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  
也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  
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  
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各時年十四淑竦然異  
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  
而前至表闕一作所未及勞問遂曰子國有顏子  
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  
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  
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晤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  
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





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  
汝南先過袁閔賈父曰宗來閔字奉高閔字夏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  
奉高之器譬諸汎濫汎音肥濫音監雖清而易挹叔度汪  
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  
者靡不服深遠去此此音比者此音比將以  
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范字安北  
侯以為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  
其分清濁未識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徐穉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今洪州也家貧常自耕稼非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陳蕃為太守以  
禮請署功曹穉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  
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守皆不  
就尚書令陳蕃等薦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  
南袁閔閔見來安傳謝承京兆韋著見韋處傳謝承  
韋著穎川李曇德行純備可登三事桓帝乃以安  
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  
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  
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踈自雕至  
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





先○釋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釋  
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  
不告姓名時四方名士會葬郭林宗等疑其釋也  
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  
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  
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柶柶不遑寧處及林宗  
有母憂釋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小雅曰或賢行所舍主人之能也吾無德  
以堪之靈帝欲滿輪聘釋會卒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

以孝行著聞其友爰天至

謝承書曰肱為孝事繼母凡弟同被獲以慰母

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更

相爭死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行過野

日弟知父母所憐季江言桓帝嘗微不至乃下彭

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閑以被韜面言惑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專執

朝事徵肱為太守肱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寶

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闒

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賣卜給食及

卒弟子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  
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  
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女殺王為從父報讐配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告吏配  
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  
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  
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玉得減死論  
蟠家貧傭為漆工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  
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安貧樂潛味  
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  
以蓋則長以德則賢後郡石為主簿不行遂隱居  
精學博貫五經○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  
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太學生爭慕議是非

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蘭  
謂王排簪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  
等果羅黨錮大將軍何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謂巢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楚詞曰余被髮狂歌  
箕子被髮伴狂語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  
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  
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而終全其志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  
與其遐棲豈若蒙穢任亂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堙沉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揚震

字伯起

東漢

涿州人

官至太尉

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

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

子揚伯起常客居於湖城今湖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

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

魚飛集講堂前音善鱣子云禮以蛇鱣都講取魚進

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

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

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在宛州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





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堙沉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揚震

字伯起

東漢

涿州人

少好學

揚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

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

子揚伯起常客居於湖城今湖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

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

魚飛集講堂前音善鱣子云禮以蛇鱣都講取魚進

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

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

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在宛州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





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致堂胡氏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推不可以二言蓋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暮夜之金有不欺闇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燭理幾於未明矣鄧孺推進賢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訖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

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為隱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後轉丞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劉護從兄璜交通璜遂得襲護爵位震復上疏不省○延光二年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為中常侍李閔兄於震





震不從竇大恨而去皇后兄閭顯亦爲所親厚於  
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  
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遣使者大爲阿母  
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  
頗搖朝廷震復上疏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  
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  
木各起家舍震復上疏轉切至帝不平之而樊豐  
等皆側目憤恚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  
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枚考  
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  
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遂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今趙騰所坐敎訐謗語爲罪乞爲赦除以誘

芻蕘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

東巡岱宗樊豐等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

令史考校之文謂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遂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凌逆行遂共譖

震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酖而

卒○順帝即位樊豐等誅死震門生詣闕追訟震

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潼亭

北碑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

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

富波牧孫竒靈帝時爲侍中帝常從容問竒曰朕





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  
堯帝不悅曰卿強項也也也真揚震子孫死後必  
復致大鳥矣中子秉

楊秉 事桓帝

秉字叔節明京氏易博通書傳拜侍御史頻出為  
潁荆徐兗四州刺史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  
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也遷尚  
書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  
○徵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係  
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上言內外吏職  
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

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

賓容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恚

四方愁毒可邊用舊章退貪殘帝從之於是秉條

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

百餘人三署郎見安帝此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為池洗濯彙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

端無莫望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

年南巡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

復上疏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孔安國注云

北有日月太微積星名為郎位

太微積星名為郎位東漢書 楊秉傳





於官人頃者爵以貨成化由此敗宜割不忍之恩  
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  
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  
微詣廷尉參惶恐自殺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  
案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聞司昏守夜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肆其凶忿宜急屏斥書奏尚書  
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  
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  
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  
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上請急慢相中  
當此文帝召通詰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

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  
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孫賜

楊賜

賜字伯獻少傅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不答  
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拜遷侍中靈帝當受學  
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洛陽宮遷光祿勳熹  
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  
不建則有蛇龍之孽皇大也蛇極中也建詩云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聞於鄭門昭公殆以





女敗

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屬公劫相茶仲而顯內

女謁

行則說夫昌說夫昌則苞直通惟陛下思乾

剛之道

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黜妻之愛

年為司徒

是時朝廷將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

賜復上

詔曰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

不轉又聞

數微行出幸範圍而欲以望太平是由

曲表而欲

直景邵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

戲念官人之

重割用板之恩慎贖魚之次也

之比無德

以色親注曰規邪氣也除無德以好色

惟陛下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

威衆

凌可弭書奏甚忤曹節等○復為司徒帝欲

造畢圭靈

琨苑賜復上疏諫以為範圍壞沃衍

廢田園

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奏帝欲止以

問樂松松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

帝悅遂令

築苑○五年復為司空薨策曰故司空

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乃書對曰今殿前之氣

應為虹蜺

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於中乎經曰蜺

之

比無德以色親注曰規邪氣也除無德以好色

得觀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縉紳之徒棄捐

溝壑

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短履兮難處詩

惟陛下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

威衆

凌可弭書奏甚忤曹節等○復為司徒帝欲

造畢圭靈

琨苑賜復上疏諫以為範圍壞沃衍

廢田園

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奏帝欲止以

問樂松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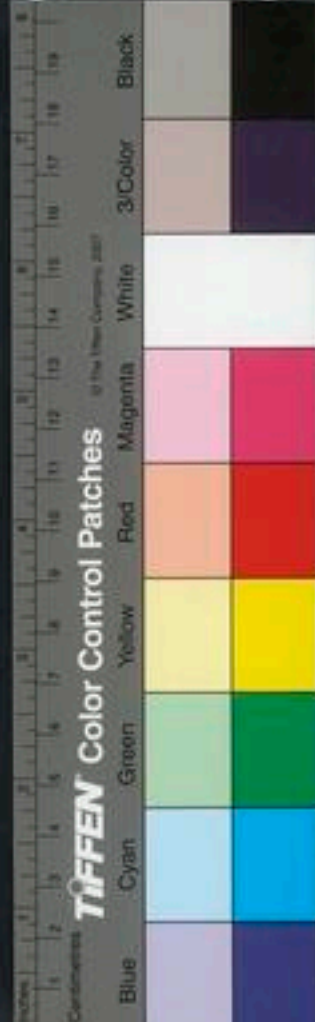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

帝悅遂令

築苑○五年復為司空薨策曰故司空

東漢書

楊賜傳





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  
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  
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  
五登衮職弭難入寧雖受茅土未谷厥勳員文曰  
業文曰  
雖上少兩字不成文理若曰新術引難則可矣麻  
延年云書本弭作備下又有寧字云彌難入寧

其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文烈侯子彪

楊彪

字雲帝

彪字文先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  
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推官  
財物七十餘萬詳見書彪發其姦因此奏誅甫天  
下莫不愜心中平六年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  
董卓懼欲遷都百官無敢言者彪堅爭不止卓使

司隸校尉以災異奏免彪興平元年為太尉及李

傴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

於害卓傳在董○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

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

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磔二子武帝所愛以為弄  
兒後注大殺下與宮人戲口磔見之遂

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

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

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

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操忌

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漢書

曰人有







白衛與臨淄侯曹植飲解○魏文帝受禪欲以彪

為太尉彪固辭乃授光祿大夫待以賓客之禮黃

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素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場氏素氏

氏中馬衣服極為者皆能守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周

榮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

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

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緒踵宰相信

哉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先生韋平方之茂矣韋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

孝章皇帝八子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宋費 孝和帝 梁費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皆中費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四王不 平原懷王勝 和帝

清河孝王

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  
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長子祐是為安  
帝

河間孝王

宋 漢書 清河孝王傳



河間孝王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開薨子政嗣政  
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稱故  
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  
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  
景曰王不眼常人何別貞又曰景文今相謁王豈  
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拜後政遂為改節  
悔過自脩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  
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吳君夷昧之子曰  
人度不失事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  
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賢惟伉孫安亦慶子

河間多福桓靈丞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

抱廬三王薨朝振振子孫或秀或苗報之人反

張皓事安帝

張皓字叔明捷為武陽人六世祖良皓永寧元年  
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  
疑獄多以詳當見從詳審而順帝即位拜皓司空  
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趙騰上言災  
變讖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  
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充舜立教  
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  
罪芻蕘騰等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  
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





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司寇二歲刊也子綱

張綱字元節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司  
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  
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  
家之難雖生吾不顧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  
德化充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  
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  
金惜費重人改家給人足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  
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  
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昏儒

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相違八使行風俗同

石有軍者驛馬上之天下號曰八使俊判史二十

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專

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中巴晉曰吳為謹條

無君之心十五事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乃諷

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綱獨請單

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

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

誠信乃出拜謁綱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

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

東漢書 張綱傳 十





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乘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孳戮網約之以天地擔之以日月嬰深感悟與妻子面縛歸降網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也或呼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吳然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衆者不可勝數網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

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眼行喪送到健為負土成墳

王龔

順帝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十石數人安帝嘉之○遷汝南太守政榮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闓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祭於君貢又曰祭文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





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  
上書極言請加放斥諸黃門誣奏龔罪順帝命丞  
自實力及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  
乃奏記於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  
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  
所構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周勃免此  
蓋明物之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郎著長上與論  
刑其商以為法大明弱去重帝視復官將軍  
宜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  
時也商即言之於帝帝乃得擇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  
升為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罷賢用則

人獻其能獻既已厚其功罷收亦理無天下  
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  
為為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忠之件知下  
下位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淳于長以  
曰柳之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淳于長以  
與長文稱為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  
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晨主守門  
也抱關者守柱下無朱文之軫也子周宣王時  
後柱下文朱文書車為文也軫車  
後橫木也言實處之人多被論棄

王暢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太尉陳蕃薦  
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為尚書○尋拜  
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







暢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繫穢者莫不糾發豪

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

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去其三面視曰不用命

乃八音德王帝於星畢賦武王八段先去炮烙之刑

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縷紫蠲

除肉刑文帝時大倉命淳于公當刑無罪有五女

刻務崇溫厚皇帝時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

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孝求姦未若禮賢

奔舉卑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益奔秦命適會

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八境讓心自主王為白怡

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敵諫更崇寬政俱刑簡罰教

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及

禪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

曰夫會不借上儉不逼下脩道行禮貴處可否之

間遂伯玉耻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

慕夷齊之末操几子曰會則不選儉則固言仲尼

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

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婦怒

又乘關夫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

也子負薪子曰我死汝食性見緩五言叔教之子

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互註齊七政訓五典

見陳善傳

太學中語曰天下

俊茂王叔茂

魏續繡緙家闕

種嵩

事顯帝

桓帝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歆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遂舉孝廉○順帝末為侍御史時八使

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嵩自以職主刺舉志素姦逆乃復劾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按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不知所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多頁又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後嵩為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故微當遣吏人詣闕請留之  
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復留一年  
邊漢陽太守戎英男女送至漢陽界高相與拑謝  
千里不得來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邊中  
郎持心時遠來為相及反復時遠來太守烏桓堂  
風率朕迎拜於界上心復向奴寇并涼二州極赤  
摧黃為度遠將軍先宜恩信誘降者胡其有不順  
然後加討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盡滅莎  
車烏孫等皆來朝服邊方晏然無警延壽四年遠  
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子琳

神佛

佛字類伯初拜充今時南陽郡夏村因係亦符感

市里為百姓所患佛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悅其  
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復為太常寺宦郭祀  
之寵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佛揮劍而出曰為  
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政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  
何之遂戰而死

贊曰安儲遣措張卿有請張卿為延禁糾便位  
以五為普二子過正理車埋井張卿埋井神公  
自微臨官以威

杜根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  
中時和帝崩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  
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放執根撲殺之執





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保為人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公詣車拜侍御史

樂巴宣帝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四遷桂陽太守以郡慶南睡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當作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半末幹吏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舊理姦巫

堂房謂為房於是秋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坐禁錮還家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當是無功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

劉陶帝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文反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時大將軍梁冀專朝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





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  
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  
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之中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  
聞擅車之聲伊尹相湯伐桀與桀戰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  
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  
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孝之  
軌而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威權委授國柄  
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  
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甕

場豺狼乳於春園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

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貢父曰案

文今當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

窮究之

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復東觀之幸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於東觀

寔宓主者戚於朝野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

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

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奉憲操平推破姦黨掃清

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

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扶輔

王室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

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議曰聖王承制物與





人行止建切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  
 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張龜澤水  
 詔平輕重之議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手  
 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凡官作貨又是以先  
 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迺計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  
 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未良苗盡於  
 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說  
 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和玉大路  
 玉和玉大路也和玉大路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

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首播之內也蓋民可  
 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  
 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費  
 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  
 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  
 萬人奪之手難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足無  
 厭之求也陛下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  
 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舉函牛  
 之鼎鼎大絺織枯之末詩人所以春然顧之潛焉出  
 涕者也帝竟不鑄錢○後陶除順陽長縣多姦猾  
 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  
 拘亡命姦賊於是剝輕劍客之徒皆來應募陶責





其先過要以後敗於是覆案姦執所發若神以病  
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  
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  
尚書夏後建夏後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  
曰中文尚書○時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  
樂松袁貢連名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  
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宜下明詔  
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不悟明年張角反亂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嫌  
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請拜職名  
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徵拜諫  
議大夫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

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譏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  
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遂閉氣而死

互註未穆收宦者趙忠入廷尉帝怒陶上書  
曰當今中官手握天爵口含天憲而穆獨為  
上深計帝乃赦之見傳

李雲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初舉孝廉遷白馬令是時地  
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謂三公府也曰孔子

曰帝者諦也春秋經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

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謂策也是帝欲不諦

東漢書李雲傳

十九





手帝得奏震怒下廷尉死獄中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說諫規諫若夫

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

摩上以銜沽成名哉校且也訐正李雲草茅之

生儀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不識失身之

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

斯豈古之犯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故說

者識其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帝事桓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八年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曰今中官裂土皆競傳爵女嬖令

色充積閨帷言有切於前帝不能用及帝崩大將

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尹勲共同謀畫及武

敗瑜勲並被誅帝事桓

尹勲帝事桓

尹勲字伯元河南人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

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為尚書令

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

略封宜陽鄉侯

謝弼帝事靈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

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對策除郎中時青

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

東漢書謝弼傳

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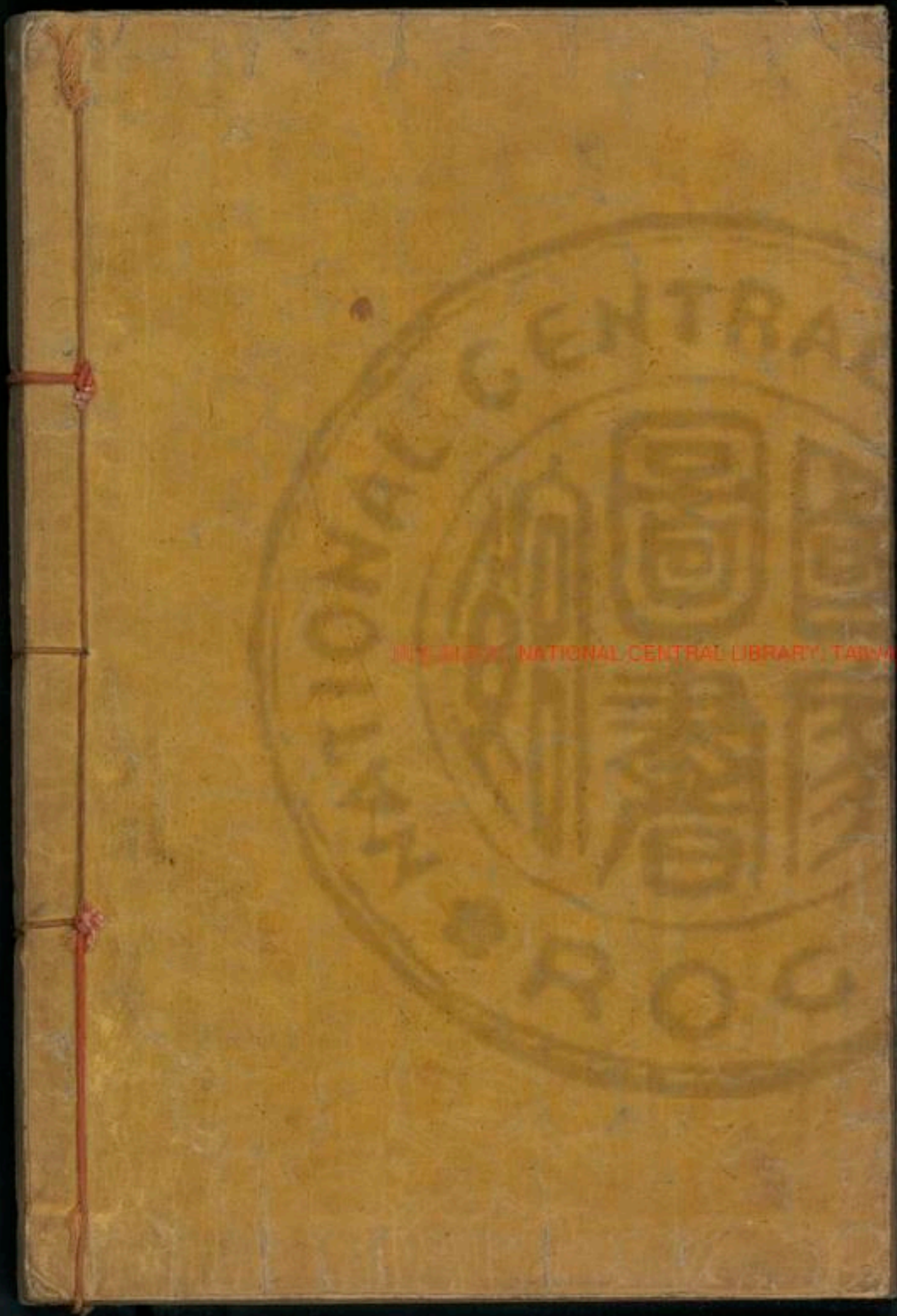


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夫政焚感守  
元裝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  
與從容帷帳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  
戒左右惡其言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忿疾於節  
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朕護子明辟注云復還明  
也梁不損陵懽懽藥杜諷辭以興黃寇方噉子  
奇有識傳編式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  
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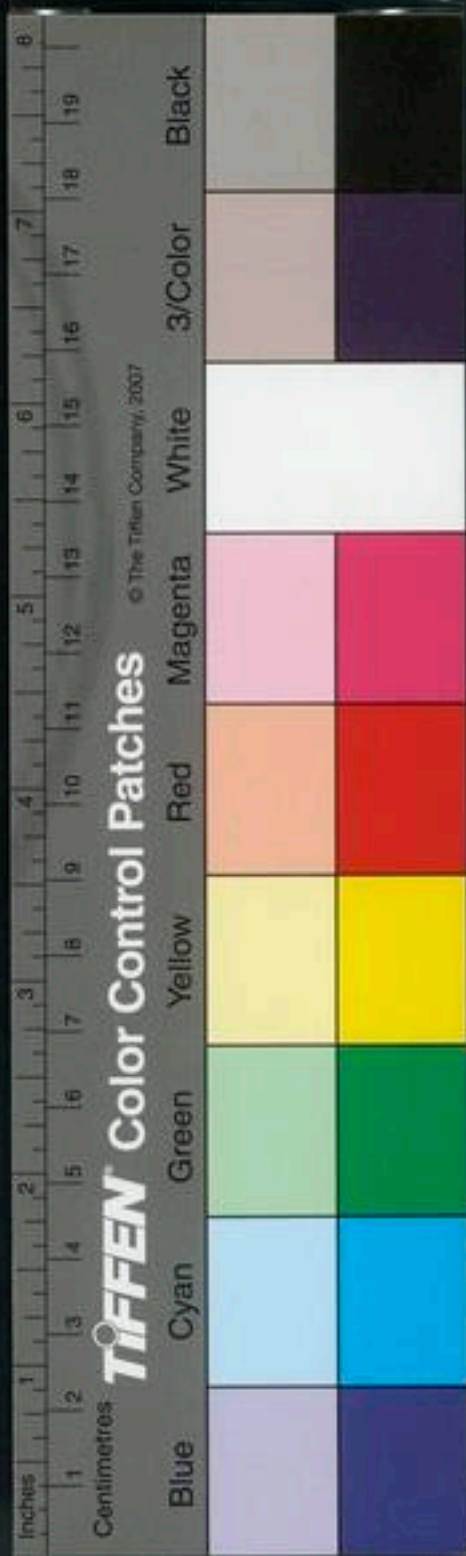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 十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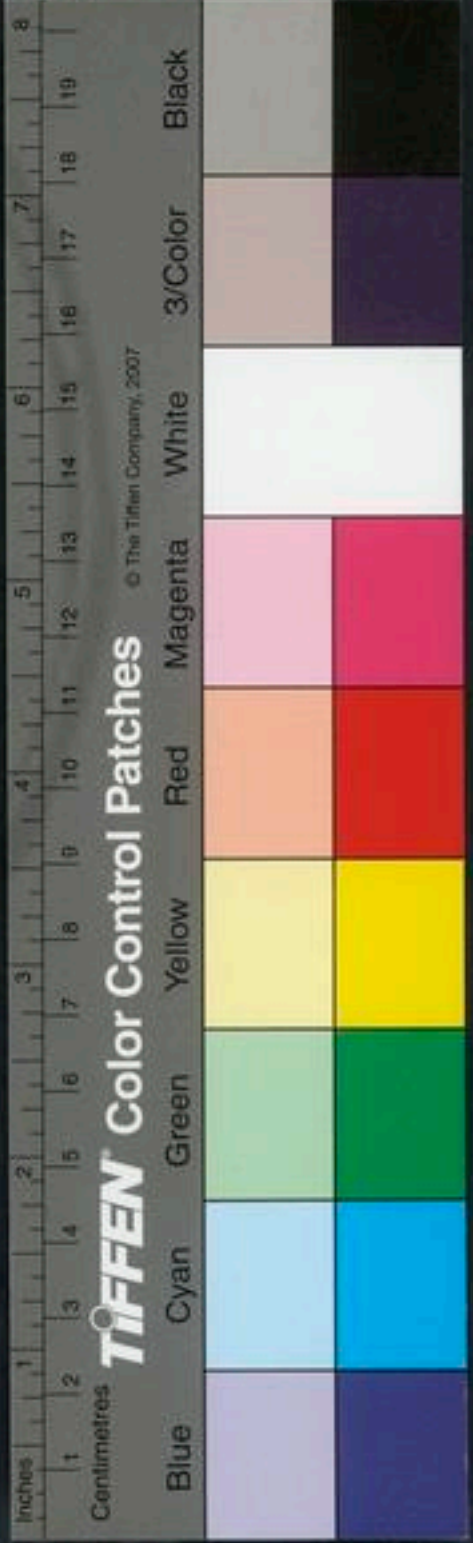
二十

東漢列傳  
 虞詡 荀爽 荀爽 荀爽  
 傅燮 荀爽 荀爽 荀爽  
 蓋勳 韓詔 荀爽 荀爽  
 臧洪 鐘皓 韓詔 荀爽  
 張衡 鐘皓 韓詔 荀爽  
 馬融 陳寔 陳寔 陳寔  
 左雄 陳寔 陳寔 陳寔  
 周勰 李固 李固 李固  
 黃瓊 杜喬 李固 李固  
 黃琬 吳祐 李固 李固  
 刀翬 延篤 李固 李固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 王允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七史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詡

事安帝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  
 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  
 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  
 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胡年十二能通尚  
 書辟太尉李脩府永初四年羌胡殘破并涼大將  
 軍鄧騭欲棄涼并力北邊詡聞之乃說李脩曰涼  
 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  
 不可之甚者也詡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東漢書

虞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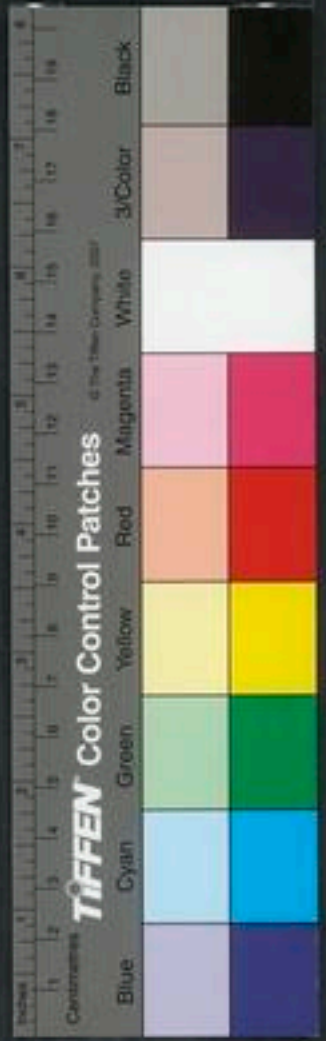
一





日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白起頗  
借王爵漢興與我秦傳介子亭虞越充明皆名將也  
曾認西也蕭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  
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廢安土重遷必生異  
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  
將猶恐不足當禦胡恐棄之非計脩曰微子之言  
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  
不安竊憂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使司空府也  
九卿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太司農太府也各辟彼州數入  
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職外以勸勵答其  
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從胡議鄧騭

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胡○後朝歌賊寧季等  
攻殺長吏以胡為朝歌長故舊皆吊胡曰得朝歌  
何哀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攀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援  
援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及在朝歌邪胡曰  
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吊勉以胡請之知其無能  
為也請魯朝歌者韓魏之郊韓魏上黨魏界河內也  
去教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  
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  
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籌策勿令  
有所拘閔而已關與及到官說令三科以募求壯  
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





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  
胡悉贖其罪

致堂胡氏曰虞胡三科吮募以當理論之皆王  
法所當治者取一用之用乎朝歌之賊譬猶以  
蠻夷攻蠻夷也入使此三科人因立功得以自  
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援知其賢寬其轡策  
使無拘閔則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  
知而用之為難鄧騭薦李邵揚震矣乃以異  
同之不失之於胡僧而知其善果不易耶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縫其裾  
為幟幟記也有出市里者吏執禽之賊由是

駭散咸稱神明○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胡有將  
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迺率眾遮胡於陳倉嶠谷  
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  
之迺分欽傍縣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  
里令吏士各作兩竄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  
孫贖減竄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  
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胡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竄日  
增必謂郡兵未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弱  
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羣兵不滿三千而  
羌眾萬餘攻圍赤亭今渭州胡令軍中使彊弩勿  
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





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  
退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  
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詗詐賊  
當退迺潛遣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  
因掩擊大破之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  
通胡迺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沮七縣  
各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  
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  
十賤倍於前○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  
太傅馮石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胡盛  
夏多拘繫無辜胡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

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以苟容為賢

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

貢文曰案上文三公初遂加誣罪臣持從史魚死

奏問則此當為三府也

以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死

不能進死不當理廢於室是賢不能進子以史言順帝省

其章迺為免司空陶穀○時中常侍張防搆用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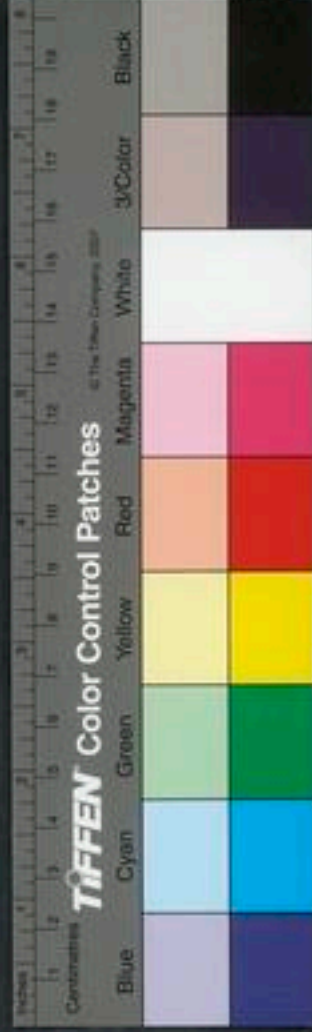
勢每請託受取詡奏防弄威柄防流浮詐帝宦者

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迺奏防搆忠良又詡

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

流血訴言狂狀梵迺入言之防坐徙邊即日赦出

○詡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  
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





胡上疏曰獨除胡蜀贖自此而止○又上言臺  
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  
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胡好刺舉無所回容包廣  
數以此忤權戚遂凡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  
性終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  
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互註順帝朝蠻夷率服欲增其租賦胡奏言  
聖王不臣異俗必增怨叛帝不從果反見南傳  
將帥之宏規見續  
傳變靈帝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慕南容三復白珪通

易字焉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

角此頁又曰案嵩傳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

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

由進也陛下仁德寬裕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

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眼臣之所憂甫益  
深耳也始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讜佞放殛  
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  
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書奏宦  
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  
之靈帝猶識燮言音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後





拜議郎會西羌反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  
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爰厲言曰斬司徒天下迺  
安尚書郎楊瓚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爰對曰  
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  
定隴右前高涼王賜鄜商為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并大宛置五營用東伐匈奴  
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迺欲割  
棄一方萬里之士此社稷之深憂帝從爰議由是  
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  
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

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  
副衆心忠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爰曰南  
容少吞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爰正色拒之曰  
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爰豈求私賞哉  
忠愈懷恨○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貢文曰按明當作名聲之舉爰孝廉及津為  
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漢陽守與爰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爰善郵  
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  
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  
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  
等爰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  
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





大隴之阻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鄙不從  
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  
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  
貢又曰按文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域外叩  
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知變性剛有高義忍不能  
屈志以免進諫之變慨然歎呼幹曰汝知吾必死  
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曰前志有且  
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  
避其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遂臨陣戰歿節  
俠

蓋勳

明帝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

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  
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  
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隙或勸勳  
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  
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喻鷹鴞致其驚也  
鷙而身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  
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  
和也怨之如初轉漢書中平元年黃鵠使大期梁鵠欲奏謀  
也勳言○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  
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固諫昌怒乃  
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乃章等  
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



俱屯阿陽

古秦

及昌檄到

曾等起

不肯赴

勲怒曰昔

莊賈後期穰苴奮

莊賈與穰苴期且日會賈少時至

穰苴為將并之乃令龍臣莊賈

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

今之

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

兵救昌章等解圍而去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勲救育至孤繫為羌所破勲收餘衆百餘人為勇

麗之陳麗音陳正傳曰鄭梁高梁備奉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聖不動乃指木

表曰必尸我於此句純種羌謹吾句純羌別種素

為勲所厚廼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殺之者為

負天勲仰罵曰死及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

而驚漢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

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領漢陽太守

時人飢相復食勲調救廩之也先出家糧以率

衆存活者千餘人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

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

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

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

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贖武耳石傳

劉虞袁紹同典禁兵共誅嬖倖未及發而為京兆

尹及董卓廢少帝時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

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

東漢書

蓋勲傳

八





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  
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勳雖強直不屈而內  
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

臧洪

魏帝  
初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  
末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  
說超誅之超廼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持盟  
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廼攝衣升  
壇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  
諸軍各逞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單衆散超廼遣洪  
與劉虞共謀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  
紹紹奇之與結友好以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  
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  
不能敗好遠來遠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  
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聞超圍廼  
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以柔弱從紹請兵而紹竟  
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  
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洪答曰昔  
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宜打殺齊莊公欲劫晏子與  
火共處行釋之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  
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  
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何圖築室反耕哉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





救城陷生執洪紹盛唯慢大會諸將見洪謂曰今日  
日眼未洪瞋目曰惜洪力方不能推刃為天下報  
仇父受孫子道何謂眼乎紹迺命殺馮洪邑人陳  
容火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  
使歸紹時容在生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夫仁義豈  
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  
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  
生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論曰雍止之圍賊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  
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  
守義之心異乎若迺締謀連衡懷詐美以相尚  
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

洪徒指外敵之衝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

家所忌前書起起起謂之起怒兵怒不不得

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其香香如如秦

贊曰先零擾疆鄧雀棄涼胡燮令圖再全金方

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張衡安帝順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  
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談靜不好交  
接俗人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  
踰侈衡迺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  
傳會十年迺成○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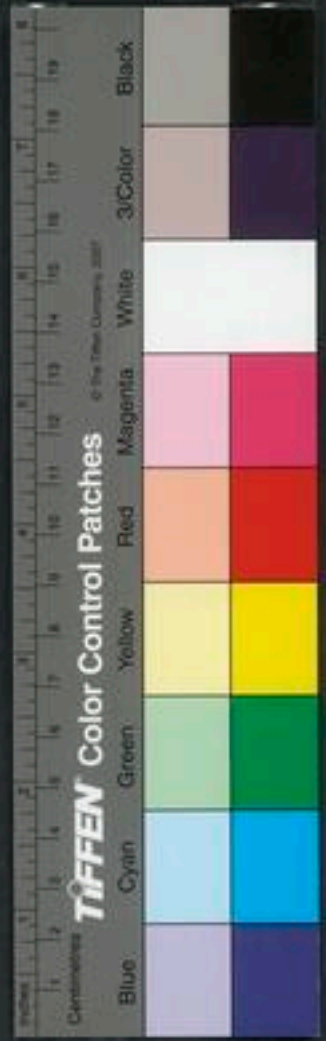
算常耽好玄經杜韓新論曰楊雄作玄經也謂崔瑗曰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迺與五經相擬非  
 徒傳記之僞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  
 百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也復二百歲  
 殆將終乎自百中興至獻帝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  
 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術  
 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傷太常  
 也遂迺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  
 憲笑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渾天儀著靈  
 考驗三日月天宮之學無不備也  
 其情狀多所定失堂訓則其法也渾天者近時  
 昔在元王所出天宮堂訓則其法也渾天者近時  
 于渾蓋細錄天地萬物之因名焉  
 順帝初

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迺設客問作應問以見  
 其志云問非也衡集云觀者唯衡內論利純操心  
 不改或有遇否性名難求因以露余誠焉名之應  
 云問有問余者曰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  
 行令富以施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  
 羨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與服為榮吾子  
 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  
 路斯何遠矣量滯日官今又原之也原再應之曰是  
 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  
 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凡物成而多  
 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

東漢書

張衡傳

十一







在命謂天子高壽求之無益枉尺直尋議者譏

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

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八時也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

不從有人不理尹正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

辟辟君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

麗麗也從往則合橫來則離成以得人為象失士

為尤尤病也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樊噲會沛人也

祖祖也踞洗以對對卿生卿大夫故能同心勳力勤恤人

隱隱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

臣之由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縉紳如

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

趨偶為幸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履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

以歛肩歛也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

無所教也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斷輪之法徐則甘子

而而不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意

無受之於口不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意

年復造伏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尺合蓋

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

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

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



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  
 之振聲激揚同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  
 不動尋其方面迺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  
 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恠其無  
 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  
 爭學圖緯燕復附以妖言衛以圖緯虛妄非聖之  
 法迺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  
 以卜筮雜之以九宮行九宮每宮四運於中央以  
者神名也下行八卦之九宮每宮四運於中央以  
辰入用也子居於北午居於南卯居於東酉居於西  
宮起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  
又自此而從於巽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

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經天驗  
 星而及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艮宮也  
 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  
 之占巫覡之言男曰覡女曰巫及其所因者非一術也  
 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  
 始出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  
 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  
 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  
 秘書閱定九流諸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亦  
 無識錄成衰之後迺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讖以為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  
 東漢書 卷之六 張衡傳





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劉向始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餘事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微數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胡警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閹豎懼其毀已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微拜尚書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

繼孔子易說象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應問七辯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

互註言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見表

機術特妙瑗見黃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

化瑗撰平子碑大也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圖範兩儀

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謂作賦也有生不

能參其智故智思引詞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

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

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

不有玄慮孰能昭晰明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

字叔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  
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  
聞融名召為舍人不應命容於涼州既飢困迺悔  
而歎息謂其友人曰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貴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  
校書郎中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  
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迺感激以為文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馬融

字叔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  
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  
聞融名召為舍人不應命客於涼州既飢困迺悔  
而歎息謂其友人曰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貴  
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  
校書郎中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  
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迺感激以為文





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金木水火土元  
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伏見元年已  
來遭值厄運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陛下戒懼災異荒棄禁  
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重以皇太后體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復有虞舜之孝又  
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今  
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  
間隙宜幸廣成覽泉隰觀宿麥收歲因講武校獵  
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羨聞鍾鼓之音以迎犯  
氣招致休慶謹述蒐狩義作頌一篇臣聞昔命師  
於鞞縶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縶以鞞縶音  
紀吉反縶音高此部注建時為縶其聲彼固未識  
反縶休也伯謂師部也室安室氣之室

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鄭郊廓七十

里之囿盛春秋之苗鄭周文王郊廓七十詩詠圃草樂奏騶虞

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文陰陽之和揆

厥靈囿營于南郊古作廬或坳場曠蕩聘望千里

土毛植物含津吐榮至于陽月十月陰慝害作百

草畢落林衡戒田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擘斂九數

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孽無水口數緩胡大反

斥川谷孛置羅罽彌綸沆澤孛音浮維綱也置免

校隊荼部前後有屯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

踞鏤之金路六驢馱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十月

東漢書

均錄傳

二







謂也長庚之飛翳即長庚也載日月之

太常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清氛埃掃野

場誓六師搜雋良善者風行雲轉句磧隱句

角逐鷹鷂競驚駭騎輕車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

然後飛鋌電激流矢兩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爾

迺觀高蹈改乘回轅汧坂方撫馮夷策句芒超

荒忽橫天潢潢也導鬼區徑神塲然後緩節舒容裝回安步

降集波藻矢魚陳畧陳也於是流覽徧照殫

春獻王鮪夏薦鼈鼉鮪也

變極態車弊田罷旋入禁囿車也棲蓬乎昭明

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瑩純

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葢天地虹洞固無端涯

方餘皇連舳舟張雲帆施蜺幃騰靡颶風陵迅流發

擢歌縱水謳方揚也相隨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

攻擺牲班禽於賜擣功飲也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若乃鎧、鎗、與百姓樂之則也是以明德

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

東漢書

馬融傳

三



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  
忽蒐狩之禮闕樂虞之佃樂也虞闇昧不覩日  
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  
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周禮官  
官理天府掌祖廟之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  
良舉淹滯拔幽荒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  
或有好政陽之蒐楚平察滄後之華譽顧介特之實  
功聘狀畝之榮雅宗重潤之潛龍許雅謂大雅小  
賢人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  
鹽聽窳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  
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魏過也三遂接鳳凰  
於高梧宿狝隣於西園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

無疆戴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  
儔煥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未延  
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也音告頌奏許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出

為河間王歲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  
帝奇其文召拜郎中○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  
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風有司奏融在郎貧  
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  
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  
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  
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信不拘儒者之節居宇  
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談訓左  
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迺曰賈君精而不博鄭  
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  
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  
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  
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  
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  
此頗為正直所羞卒

互註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共祐謂融  
曰李公之罪成於卿乎李公即誅卿何面目  
見人乎見其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  
餘生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見其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謂客於將  
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  
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諫者鮮  
矣夫事若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相隨受刑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  
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字季野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性篤孝母常帶病三年邕  
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  
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  
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





分財鄉黨高其義○火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  
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官  
等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  
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闕居詭古不  
交當世感東方容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故疑  
以自通揚雄作解嘲也迺對酌羣言趨其是  
而矯其非作釋梅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  
華顛胡老曰胡老曰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  
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  
有負昂之街由也高有羊膝臣負昂組以說焉街  
也仲尼故執鞭之言之士吾亦為之寧子有清

商之家百里有養牛之事淮南子曰其成無以自

史見齊地公擊牛而南衣食牛之命後中

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

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藉韞積六經安貞

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

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

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

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

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

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

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榮家宗於

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守彼而









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泚、庶類含甘吮滋。沈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手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  
主垂拱手兩楹君臣穆、守之以平濟、多士端  
委錯純純白也委委也禮衣也說文曰鴻漸盈階振鷺充  
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玉璧不為之盈採  
浮磬不為之索當其有事則袞笠並載撰甲揚鋒  
不給於務當其無則事舒紳綬佩鳴玉以步綽有  
餘裕夫世臣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進取也  
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遐巡放履不足以况其  
易圖謙盈之劫速損益之數騁鴛駘於脩路慕騏  
驥而增驅怨豈在明患生不思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非

曰抗抗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今子責匡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

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之

且夫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虛取諸天

紀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取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宗塗休息

乎仁義之圃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若乃丁千載

之運應神靈之符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詐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幸其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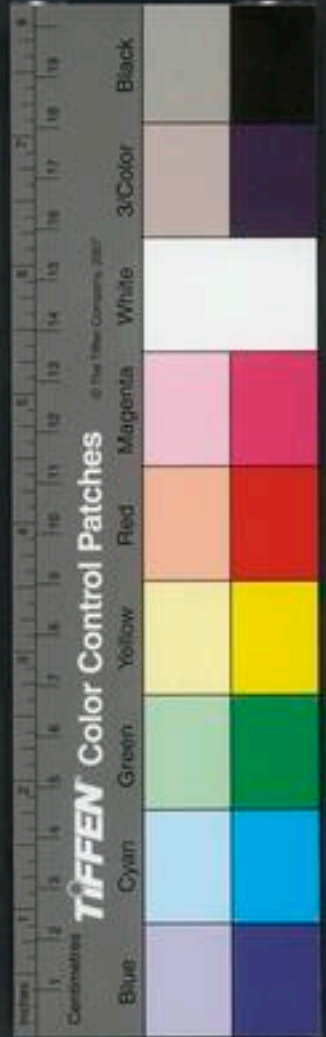
稱天所誘也宰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

鳥語秦先伯益也葛盧辨音於鳴牛宋考問君

東漢書蔡邕傳八







剛牛鳴

之問之如言見左傳

董父受氏於秦龍

善董父

龍口董氏

以飲食之事

僅氏興政於巧工

巧

也

造父登御於驕騶

非子享上於善園

狼暉取右

於禽囚

造父秦之先

為周穆王御

之來非子

晉襄公時

秦穆公使五馬

以賜之

秦至史記

工為

九為車右

暉行

及

工為

九為車右

暉行

及

要幸於

談優

上

官故力於執蓋

為仲

僕不能參跡於

若人故抱璞而優遊

於是援

琴而歌曰

練余心方沒

太清

滌穢濁方存

液陽

芳神氣寧

情志泊

方心亭

嗜欲息

芳無由生

宇宙而遺俗

方眇翮

翮而獨征

建寧三年

辟司徒

擢玄府

經籍去

聖久遠

文字多

謬俗

平四年

迺與五官

中郎將

堂

文字

靈帝許之

邕迺自書冊

於碑

太學門外

石經

碑

於是後

儒晚學

咸取正焉

及碑始立

其觀視

乘日千餘

兩填塞

街陌

初帝好學

後諸為尺

牘及工書

鳥篆者

皆加引

人

也

侍中祭酒

樂松

引無行

趣勢之徒

並待制

鴻都門下

東漢書

蔡邕傳

九

九



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  
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  
頗有雷霆疾風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邕條宜  
所施行七事○一葺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  
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  
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  
大業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竊見南郊齊戒未  
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  
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  
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  
敬之太任禁忌之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二事  
臣聞國之將舉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今

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當述修舊事使  
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  
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  
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  
文右職以勸忠謇宣拜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制  
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今始聞善政旋  
復變易宜追遣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  
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五事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郎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邕前在東觀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  
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謂盡也帝嘉其才高  
會明年大赦逕宥還郡五原太守王智儉之酒酣  
智起舞屬邕屬音巧也邕不為報智銜之密告邕怨  
於因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迺亡命  
江海遠跡吳會吳會指高遠亭見陸機行東閩  
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梓樹長節也  
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  
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魚故時人名  
曰焦尾琴焉司馬相如琴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  
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  
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憐音憐也以樂召我而有

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  
而去邕素為邦鄉而宗主人追問其故邕具以告  
莫不憮然憮音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  
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  
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祥者乎邕  
莞然而笑曰莞音此足以當之矣○靈帝崩董卓  
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又切勅  
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補侍御史又  
轉持書御史遣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從獻帝  
遷都長安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  
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魏、然比之尚父愚意以





為未可卓從其言○及地震卓以問邕對曰地  
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  
乘金華青蓋五朱兩幅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  
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  
恨用文父曰業多自恨用不成邕恨其言少從謂  
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逃山  
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  
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迺止○及卓被誅邕在司  
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  
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  
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邕乞黥首則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  
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  
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  
坐無名誅之無延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  
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至以身而後世方今  
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  
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  
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  
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  
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  
之袁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所著詩賦碑誄銘  
讚連珠指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之類凡四百篇





傳於世

互註光和六年遂與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  
著文清濁鍾律見律歷志追至和熹之攝見律歷志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杜紀  
有生所深悲也當伯喈把鉗扭徒幽齋仰日月  
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迫促之令不  
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  
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若不密但願  
北首舊丘歸骸先寵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  
辟書先下分明在結信宿三遷三日之間位正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疏得北叟之後

福北叟何知非福也其馬入朝中人皆謂之史

大入丁此野死相保見九其子獨屬其慶者恩

也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鄭伯見

不舉注行君成為之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

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元誇書

流後放此為戮未或間之典刑注反甫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會徒謂琴女樂之類邕實慕靜心精辭綺介言

金商也門南徂北徒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胡

謂是懷董卓之思也流律也

左雄事安帝

東漢書

十四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安帝時遷為冀州刺史州郡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徵拜議郎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多後福和曰也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危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又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柔遠紀通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熟是以臯陶對禹曰在知人安人分伯建侯代位親

民之用和穆禮讓以興及幽厲昏亂褒黜用擢賢愚錯緒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降采儀之瑞建中興之功五五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





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  
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  
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  
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  
虎開并廷見楚令尸子寧故捕監司項背相望音  
羊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地毀或因罪而引高或邑斯以求名朱  
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  
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職祿簿車馬衣服  
一出於民特選橫調也紛也不絕送迎頓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劾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  
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也王命銅之終

身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反人林從政者

吏職滿歲宰府州郡過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原息循理之吏

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

軌軌文帝宣帝也文帝前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

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

新送舊勞擾無已○永建三年雄上言宜崇經術

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

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負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

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





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  
宣協風教若其面聽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  
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  
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  
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  
郎毅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  
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  
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迺譴却  
郡

致堂胡氏曰雄塞、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也

其論守相長吏久留及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  
一時可行其言取士之制貴得實才固亦善也  
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者孔子曰四十而不惑  
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  
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之準也徐淑  
以顏子况已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十詰之  
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通達之稱聖人切意  
其矜而足也故設兩端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  
洋向善况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有事  
可指哉亦以况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  
及爾雄舉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薦者曾是  
以為可乎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  
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  
平多得其人○雄又奏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  
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未學  
雲集京師○帝乳母宋娥共議立帝帝以娥前有  
謀遂封為山陽君雄上封事案尚書故事無乳母  
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  
讒賊廢立之禍會地震雄復諫曰先帝封野王君  
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  
災尤大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  
封以塞災異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違失爵○

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又加以捶撲雄上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  
典帝從而改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  
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  
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  
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  
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  
善今宣光以此奏吾迺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  
服焉

馬

韓厥之子也趙宣子舉穀于於宣公為司  
馬河曲之使宣子使人乘車穀于於宣公為司

互註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

經學文史試章奏見胡政事貞固傳論

周舉事順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  
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  
順帝時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  
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  
直欲帝置章所上書御坐以為規誡○遷并州刺史  
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骨有龍忌之禁新序  
曰晉文公返國介子推無爵去之介山文公求不  
得焚山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  
熒火之威故為之禁火俗傳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云子推以此日焚焚而禁火傳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  
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軼一月寒食莫敢烟  
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迺作序書以置  
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頓革○

陽嘉三年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

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後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

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

自洗濯祓除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

及酒闌倡罷繼以醴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

崔豹注醴露散曰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

所也狹將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問以遺言

對曰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諫議大夫

○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迺拜

舉為侍郎與杜喬周栩馮羨蔡巴張綱郭遵劉班

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

東漢書 周舉傳 十九





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  
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  
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徵拜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  
廟次宜在順帝下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  
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魯閔公無子庶兄僖  
公代立其子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讓之今殤帝  
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  
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後拜  
光祿大夫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  
深痛惜之迺詔光祿大夫周舉性佻夷魚伯夷忠  
踰隨管隨會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子

鯁叶音

互註李固上疏言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

傳多所糾奏而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見

周鯁

鯁字巨勝少尚玄虛父故吏召獲為郡將卑身降

禮致敬於鯁鯁耻交報之因杜門自絕時梁冀貴

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鯁前後三辟竟不能

屈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

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

秋而梁冀誅年終而鯁卒蔡邕以為知命自鯁曾

祖父揚至鯁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 事順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  
公車徵瓊至綸氏即夏之綸國稱疾不進詔下縣  
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  
固素慕於瓊迺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  
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子謂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  
居身之所矜也嘗聞語曰峿峿者易缺皦皦者易  
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宋玉對楚襄王曰為陽盛  
春白雪曲調高和猶寡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樊君見樊傳被徵初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兩守  
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  
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  
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知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  
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即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  
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  
堂莫能抗奪順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瓊上疏奏  
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故必躬郊廟之  
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  
籍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議國語宣王即位不籍千  
畝敗績于姜氏之戎而先王刑典籍田有日司徒  
威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  
饗醴載未誠重之也是知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





迎和氣以致時風帝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  
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  
有所遺迺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又雄  
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  
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迺止元嘉元年遷司空  
桓帝欲廢崇大將軍梁冀持進胡廣等咸稱冀之  
勲德其制度資賞以宜此周公成文曰余以宜不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宜比鄧禹合食四  
縣賞賜同於霍光冀意以為恨○轉太尉梁冀前  
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  
者亦不如命梁冀被誅瓊以不阿梁氏迺封為祁

鄉侯

祁音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迺許○

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

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

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迺稱疾不起五侯謂

等○四年以寇賊免復為司空以疾篤上疏諫曰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

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

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

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榮動而愈據此先聖

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

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祿至於





哀平而帝道不綱，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威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漢祚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喻危立足枳棘之林。喻難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故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墮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

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敵。弘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陳理乞同日而死，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越拜令職，見冀將衰，迺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微審別，真偽復與，忠臣竝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紙碎珪璧於泥塗，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前母子伯奇後母欲立其子伯持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伯奇入園後母陰取絳置衣中過伯奇邊口絳繫我伯奇純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本取絳段之玉見逐伯奇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





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

其年卒孫琬

**互註**郎顛薦瓊曰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

懷珠含味經籍

見郎顛傳

與周舉同心輔政名重

朝廷左右憚之

見周舉傳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

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

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

以其言應詔而深竒愛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

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蕃劾光祿舉

三署即以高功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乃來光祿茂才於

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

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

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韃韃素重蕃琬不

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而免蕃官

琬韃俱禁錮○韃字子榮彭城人遷尚書在朝有

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

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陋容焉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

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東漢書 黃琬傳 二十四





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  
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  
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  
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  
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  
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  
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  
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  
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  
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  
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  
喁仰其風采遂迺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

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夫得意登

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

也拂中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迺英能承

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揚厚以儒學進崔瑗馮融

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藥巴牧民之良幹龐

參虞翊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

綱杜喬直道以糾違卽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

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

疆場宣其智力惟慳容其譽辭舉厝稟其成式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顛德繼興陳蕃楊秉





東漢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  
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鑿人倫陳  
仲弓知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  
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  
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  
而來軫方道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  
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并以業越自下蕃  
登朝理政竝紓災昏紓式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楚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荀淑 子爽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少有高  
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宗師之補朗陵侯相益事明理稱為神君  
○頃之棄官歸闕居養志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  
尚書自表師喪事師無祀三年也有子八人儉緄  
靖齋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  
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范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詳見荀悅傳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  
陽里靖有至行不仕號曰玄行先生



東漢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八

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  
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鑿人倫陳  
仲弓知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  
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  
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  
而來軫方道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  
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并以業越自下蕃  
登朝理政竝紓災昏紓或瓊名夙知累章國疵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楚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荀淑 子爽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少有高  
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宗師之補朗陵侯相益事明理稱為神君  
○頃之棄官歸闕居養志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  
尚書自表師喪事師無祀三年也有子八人儉緄  
靖齋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  
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范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詳見荀悅傳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  
陽里靖有至行不仕號曰玄行先生



互註遇黃憲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黃見

傳李膺歎曰荀君清識難尚叔見

荀爽

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夫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如此則各得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

止禍亂之源也人能狂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烈女傳夏桀為荒室瑤臺以臨宮商紂為傾宮鮮見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帝紀

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





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厲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適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禁解五府并辟不應空司○及董卓執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至拜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見卓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子悅或並知名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馬末十旬而

取卿相意者疑其非趣舍余竊尚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知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遠貞吉而履虎尾焉也元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也又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遠也也

荀悅

悅字仲豫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迺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  
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彙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闈無游人野無荒業財不費用也自足力不妄加以

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  
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  
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  
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  
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  
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  
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明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  
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





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  
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  
內政而寄若傭甲兵也國亦將小國故備可作  
軍令焉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  
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  
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  
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  
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  
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  
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  
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古者天子諸  
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  
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  
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  
事每於歲盡舉之高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  
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迺  
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  
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義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  
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迺作書契以通宇宙夫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  
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





及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先啓乎萬嗣  
聖上穆然惟文之恆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  
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

### 韓韶

韓韶字仲黃潁川人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  
偽彌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  
者迺以韶為羸縣名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  
縣多被寇盜廢耕棄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  
衆韶問其饑困過開倉賑之所粟贖萬餘戶主者  
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  
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 鍾皓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以寫行稱公府連辟為  
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山以詩律教授同郡陳寔  
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  
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  
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  
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  
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  
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皓兄子瑾

### 鍾瑾

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  
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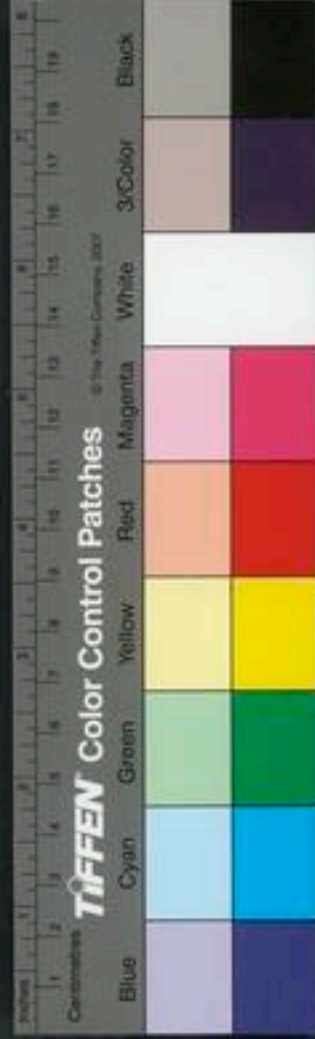


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姝妻之瑾辟州府  
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豈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  
曰昔國武子好胎人過貞父曰以致怨本國武  
大夫慶克通齊君之慶克夫人對武子逸之見左傳卒保身全家爾道  
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及終諸儒頌之曰林  
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龔州招  
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孫為司隸校  
尉

陳寔字元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  
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後為都

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邯試與  
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  
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  
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通託許令禮召揚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  
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其非  
人懷檄請見叔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  
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  
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  
大夫送至輪氏縣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  
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此聞議者  
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





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遷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後坐黨人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持迺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吊焉致堂胡氏曰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也凡與黨人同籍

者皆為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為善不近名與貴人交而無欲由前論之所以不蹈刑禍由後言之所以凶豎懷感而信其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或者以為譏之正指吊讓之事是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唯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焉也故君子慎之

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迺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





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及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綸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敷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欲議者歸之累見微命遂不起聞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議為文範先生子紀謚

互註 太丘道廣廣則難周見許

陳紀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扣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喆象百城以厲風俗建安初拜大鴻臚卒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

陳謚

謚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者靡





不榮之

續父曰深文

謚早終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閭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  
矯絮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  
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惰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  
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  
故不離羣行成子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  
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  
風俗清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部執史贏寇懷進  
太丘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慶基  
既啓有蔚頽演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

李固

歷事順冲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固頽狀有

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也區犀代犀也謂骨當

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父為陽嘉二年詔問當世之敵為政所宜固對曰

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

化非則崩震為灾斯皆闡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令之

進德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

東漢書

李固傳

十





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孝安皇帝凌亂舊典封爵阿母王阿母因造妖孽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永舊典先帝寵遇閻氏位極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為椒房椒房以皇后所居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雖不干州郡而詭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

中臣昔館陶公主

光武女也

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

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

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

法度所宜堅守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

也斗為天喉古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斗也

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

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則

史二十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





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本朝彌令  
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落則仁  
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  
紀綱當今之急務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  
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  
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歷塞昇平可致  
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  
疾固言直曰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  
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  
事久迺得拜議郎黃瓊曰梁商前已云為議郎此  
若此蓋當云云久迺得已出為雒令尋梁商請為從  
復拜議郎云云

事中心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  
裁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論迺奏記於商商  
不能用○永和中外荆州盜賊起以固為荆州刺史  
固到遣吏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  
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  
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  
平遷將作大匠上疏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  
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  
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  
懼然遂寢兵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寶器  
之壇稱曰此理百餘里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  
侯子方在此理百餘里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  
孫正兵戎司馬在子及在此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  
之遺風昭矣他在與此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





日雙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曰楚王  
射乎其寶也與何行射曰未嘗為寶也楚  
序百物也何寶也夫古不白也射先魏文侯  
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軼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  
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與陛下  
又秦欲伐魏魏或曰魏君賢人是澁未可闕也陛下  
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  
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  
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  
歸服聖德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  
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  
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

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光祿大夫周舉才  
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  
久托疾病可勅令起是日有詔徵用厚等而遷瓊  
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  
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  
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  
拜不復選試固迺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  
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迺更  
下詔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復上言自頃選舉  
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  
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  
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





叔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  
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  
之謂梁冀曰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初立文宣帝戒鄧  
閻之利幼弱鄧太尉立文宣帝冀不  
從迺立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太后以  
化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直正每輒從用其黃門  
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  
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  
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遂共作飛章  
虛誣固罪曰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  
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  
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

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

呈試大行在殯路人掩淨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

姿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九陵張嬰等殺江都地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

陵遲而詆疵先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

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冀大惡

之因議立嗣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

曰將軍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

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

迺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

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

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姝時在京師





冀欲立之象論既異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  
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  
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迺說太  
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畏固名德  
終為己害迺更拔奏前事遂誅之臨終與胡廣趙  
戒書曰固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皇帝臣立與漢臣何  
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  
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  
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  
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州郡收  
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爽

五註即嶺薦固曰固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皎日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若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見忠

以直言德以輔政見黃淵樸宏深見黃

門証奏王龔固奏記於梁商言絳侯得罪素

盜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梁商言於

帝迺得釋見王

李爽

爽字德公初固既策罷迺遣三子歸鄉里時爽婦  
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密與  
謀豫藏匿爽有頃難作二兄受害文姬迺告父門  
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  
尺之孤年十五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迺





將瘞乘江東入徐州界內令瘞姓名為酒家傭  
依  
氏海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瘞瘞專精  
家以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赦大臣寃死者子孫瘞  
還鄉里追服婦戒瘞曰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  
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  
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瘞謹從其誨後  
王成卒瘞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  
之位而祠焉○後拜議郎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  
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  
不相能瘞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  
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  
續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瘞奏續在國無政不宜

復國瘞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不道被  
誅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  
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  
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  
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  
然後發喪貞文曰案甄邵連為邵守不得言父封  
紹也邵還洛陽瘞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  
答撫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理毋  
迺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  
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

事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

東漢書杜喬傳





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  
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  
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  
冀所善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  
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梁氏一門宦者微孽  
並帶無功之絃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  
書奏不省冀始為恨遷太鴻臚時冀小女女死喬  
不往會喪冀又銜之遷太尉桓帝納梁冀妹冀欲  
令以厚禮遷之喬據執舊典不聽衆帝納后故  
登納米馬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臧罪明  
著遂不肯用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  
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

內歎息朝野瞻望及清河王蒜事起為冀所誣死  
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  
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踊泣星行到洛陽迺著故  
赤幘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  
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

互註多所糾奏而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

見謝忠以直言德以輔政現學深行直當

為世良臣固諒遣八使巡行風俗喬與周詡

分行天下其刺史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者皆以

狀上榮傳周直道以糾遠現傳黃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





名安已而已。我將以定去就之樂。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奪。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夫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恣恣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冀土也。賈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道亡時晦。終推固極。夙同趙孤。

五年  
後  
公  
立  
孤  
成  
世  
載  
弦  
直  
也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

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大教者以

五領取亦謂河簡見劉向列錄祐諫曰今大人踰越

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兩中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恢迺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

子矣禮也及年二十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

書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

東漢書吳祐傳

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

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大教書者以

五領取亦謂河簡見劉向列錄祐諫曰今大人踰越

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兩中

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恢迺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

子矣禮也及年二十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

書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

東漢書吳祐傳

一

一





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祖道之陵封上為  
為道也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  
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某後亦舉孝廉除新蔡  
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  
裘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梓  
白之間○祐以光祿四行此學真後遷膠東侯相  
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  
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  
錢賦錢五百為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問  
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  
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中道遇醉客辱其  
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  
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  
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  
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右械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  
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解其桎梏  
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  
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  
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  
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以繩為縶投之而○遷





齊相大將軍梁冀誣奏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  
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章草祐謂融曰李公之  
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冀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兌歸家不復仕

廷篤

事相

廷篤字叔堅南陽穰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

受左氏傳

先賢

行狀曰吳大

無工

存楚

封

旬日能

諷之博通經傳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

陽侯相桓帝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說辭密對動依典義徙京

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

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

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趙廣漢

為京兆尹也

後有邊迥二君

○時梁冀遣客齋

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

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辨紛然異

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仁孝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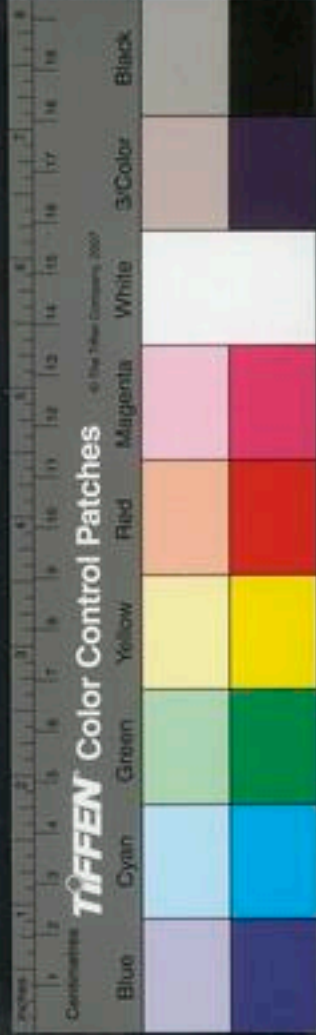
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

而如欲分其大較也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

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

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

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





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無訟可也○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五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震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咏詩南軒百家象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

爛芳其溢目也紛紛欣欣考其獨樂也當此之時

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

軀也雖漸離擊斃王維之錄傍若無人高鳳

讀書不知暴雨人地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

束脩已來宋詩謂宋帝為臣不陷

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文如此而

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文記

百發百中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

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篤論解經

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





書應訊表教令也訊問凡二十篇

史弼字公謙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

尚書郡守弼辟公府遷北軍中侯○弼出為平原

相時詔書下舉鉤黨也知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

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

掾史從事坐傳責傳知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南

海安齊四京平原也近國甘陵亦考南並部小

為六郡有州兩管也平原何理而得獨

無弼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

胡可相比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強豪

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

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

欲屬之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

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貢父口素文

也說請而曰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

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付安邑獄即日考殺

之侯覽大怨遂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

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澠之間大言於道

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惧弼曰雖謂荼苦其甘如薺昔

人刎頭九死不恨楚詞曰堆九及下廷尉詔獄又

前孝廉魏劭毀髮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





受誣事當棄市劾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  
得減死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  
乃虫乎陶丘洪曰平原也昔文王踰里閔散懷金里  
殷紂名或作美帝王也昔文王踰里閔散懷金里  
及紂曰文王以黃金千鎰與宜生闕天學乎呂尚  
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迴息刑竟  
歸田里閉門不出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  
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恣恣似夫懦者而懷  
憤激揚折讓推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  
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王翁  
史弼頡頑也下嚴吏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  
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

靈帝朝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  
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致堂胡氏曰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  
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絳帳名重然嘗為梁冀  
之客其智不足稱也且訓明道藝諸生受業之  
時豈嘗陳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不  
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  
見之融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  
猶師之其賢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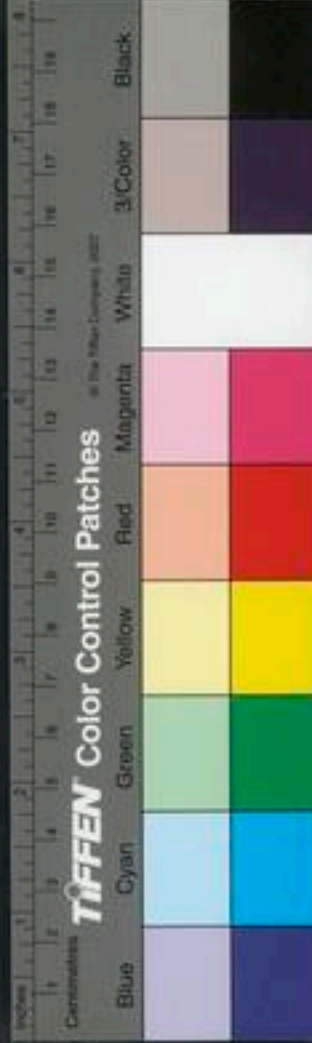




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三曰禦癘防疫癘四  
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  
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  
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  
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  
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救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  
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  
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微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  
陳明洪範禳服定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  
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  
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  
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

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發

兵征之賊走保廣宗植等圍鑿澄造作雲梯垂當  
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  
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  
及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其年復為  
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迺召并州牧董卓  
以俱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  
進不從及卓至果陵震朝廷延大會百官於朝堂  
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  
將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  
也今先害貢父曰案文少天下震怖卓地止但免





官而已初平三年卒建安中曹操過涿郡告守令  
曰故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  
幹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螽蟄起懷雷霆駭耳雖  
責育荆諸之倫孟貢多力者夏有勇者並未有  
不穴豫奪常者也法六者當植抽白刃巖閣之下  
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我折觀潮豈先計哉  
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趙歧事堂之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  
字臺卿祖為御史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

士也○歧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馮融兄女融

外戚豪家歧常鄙之不與融相見年三十餘有重

疾卧蓐也其後疾瘳為皮氏長今絳州會河東太

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歧耻疾宦

官即日西歸京兆延篤以為功曹中常侍唐衡兄

珣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珣進不由德皆輕侮

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珣深毒恨及珣為京

兆尹歧懼禍及廼與從子戩逃避之珣果扳歧家

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

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

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

密問歧岐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巖復壁中數年





歧作危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救廼出公  
卿舉歧拜并州刺史會生黨事免甲平元年徵拜  
議郎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所執賊  
欲脅以為帥歧詭辭得免展轉遂長安○及獻帝  
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  
日磾撫慰天下以歧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  
歧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廼復見  
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  
聞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  
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會洛  
陽奉迎車駕歧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詔  
書徵歧○會帝嘗還洛陽先遣董承修理宮室歧

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年穀獨  
登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承即表遣歧詣洛  
陽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  
禮歧廼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歧以  
老病遂留荆州卒先自為壽藏也塚塋園李札子產  
嬰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  
讚頌歧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世

賈文曰素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說合有之而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以義干梁冀延史字

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

東漢書

趙岐傳

十





皇甫規

事明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初六年西羌大寇  
三輔圍安定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  
布衣見賢不卸軍事審其必敗迎上書言狀賢果  
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地命為功曹○其後  
羌衆攻隴西朝廷患之規上疏求名自効曰願假  
兩營二郡西營馬賢屯列生食之兵五千出  
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  
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帝不能用冲賢之間  
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  
帝初勤王政後遭姦偽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  
下攝政之初其餘維網多所改正今大將軍梁冀

為社稷之鎮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  
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  
淪波濤可不慎乎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  
郎中託疾免歸州郡冰冀皆樂陷死者再三遂以  
詩易教授門徒延熹四年秋先零諸種陸梁覆沒  
營塢塢也又庫也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迺上  
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願乞冗官備單車  
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  
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烏鼠山名  
東漢書皇甫規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無忌反  
東漢書皇甫規



明吳孫未若奉法法下也前變未遠臣誠感  
之至冬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之  
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  
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  
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  
遣使乞降先是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  
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  
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規出身  
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忠  
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降也天子  
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微拜議即論功當封而中

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  
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論輸左校  
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徵拜度遼將軍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奐  
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臣願乞冗官以為  
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  
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規為  
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  
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  
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  
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  
故激發我耳官之也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





申此子計邪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滌逮規  
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施  
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  
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貢父曰柔文以  
為賢所著賦銘碑讚禱文之類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也難察皇  
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  
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  
起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  
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 芝 祖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  
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  
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餘言後舉賢良對  
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時  
南匈奴左莫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應之而  
奐辭唯有二百許人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  
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名立慈使南匈奴不得交  
通共擊莫鞬等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  
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音渠奐並受之而  
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音力曰使馬如羊不  
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  
貪而貴吏清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



中郎將時休屠各於屠反及朔方烏桓同反引屯赤  
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怒臯安坐帷中與弟子誦  
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  
各○明年梁冀被誅臯以故吏免官禁錮臯與皇  
甫規友善臯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  
舉前後七上○復拜武威太守遠度遠將軍數載  
間幽并清靜徵拜大司農鮮卑聞臯去遂招結南  
匈奴烏桓數道入塞復拜臯為護匈奴中郎將向  
匈奴桓聞臯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建寧元  
年振旅而還○時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  
侍曹節以臯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臯與少府周  
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臯以功封侯

臯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節等疾之  
陷以黨罪禁錮○臯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  
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遠境及為將帥果有勲  
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繡百匹臯惡卓為人絕而  
不受及卒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艾即錄  
故草艾也不能和光同塵為譏邪所忌通塞命也  
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幸有前窺朝殞  
夕下奢非晉文傳水翻鄒中記於嘉末發齊桓公墓  
不許曰王請繼也儉非王孫子為布囊或死入地其  
夫愛土以推情從意庶無咎吝所著銘頌書教誡述  
志之類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文王情  
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  
表太守辟公車有造假皆不至張有造屯武好草





書學崔杜之流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世書  
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魏志：不暇草書為世  
仲時寶子誠不道草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昶稱傳之○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昶帶奐  
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  
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  
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迺登樓自燒  
而死卒如占云

巨註皇甫規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奐才  
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見望咸稱戎  
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傷和致妖何言之迂

論曰自鄆鄉之封中官世盛宜者鄆鄉暴恣數

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  
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微會天下名士有識所  
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英破  
等場劉使率五營士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  
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啜反

段穎 桓帝 穎

段穎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  
財賄長迺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  
陵令所在能政貢又曰葉大單言能政○遷遼東  
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穎：於道偽退  
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迺入追穎：因太縱  
東漢書 段穎傳 十五



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遣護羌校尉會燒當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頽將兵及湟中義從羌出湟谷擊破之明年春餘羌復與頽大戰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首虜五十餘人燒當詣降○八年頽復進軍擊當煎種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凡斬首二萬降者萬餘落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數寇擾三輔帝詔問頽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之欲頽參思術略頽因上言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准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當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肺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之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伏許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初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頽將兵與先零諸種戰於達義山虜兵盛頽衆恐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拜騰赴頽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拜頽破羌將軍賊走





向落川復相屯結類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統其西羌棄兵而走餘寇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復上言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擁敵不獲誕辭空說借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於金城郡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天水隴西扶風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

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臣每奉詔書軍不內

御也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遂破之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仁愛士卒疾

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

蓐寢也與將士同若故皆樂為死戰遷司隸校

尉也類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

甫枉誅中常侍鄭珣等為太尉後陽球奏誅王甫

并及類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初類與皇甫威

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明儼儼以乘山東出相山西

武將若白起王翦李廣戎驂糾結塵尔河潼規

奐審策亟過囂凶文會志比更相為容段追兩





狄來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陳蕃

桓帝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閉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後行中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傳也太尉李固表薦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璆高絮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民有趙宣與親而不開埏隧因

居其中

桓帝

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肖企及且祭不設數以其易蹟也故也况迺寢宿

冢藏而孕有其中誰時感衆誣行鬼神手遂致其

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

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稍遷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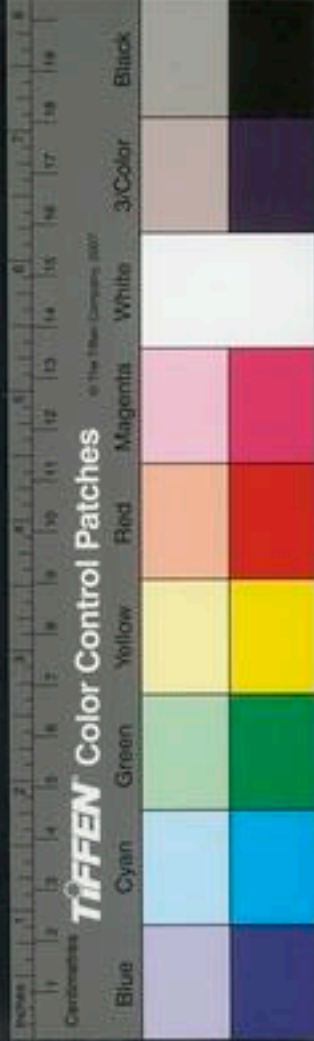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

郡一切皆得舉孝廉後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

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

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

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覆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





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  
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  
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  
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  
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  
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令送者不  
出郭門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很盛蕃  
乃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二有十岳耀在天下應  
分上藩屏上國今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  
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而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帝納其言  
○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

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  
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觀乎書奏  
不納○自蕃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  
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為太尉蕃  
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  
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  
貢文曰案安是安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  
魏此當作資也中常侍蘇康管霸等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劉祐馮  
繩李膺皆之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  
請加原宥并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



門趙津南陽大猾張記等奉中官乘勢犯法二郡  
太守劉瓚成璿雖經赦令而竟並考殺之貞文曰  
鞠疑守云官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璿罪當棄  
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  
誅殺下邳令徐宣超將並坐髡鉗蕃與劉垺劉茂  
共諫請瓚璿超等帝不悅矩茂不敢復言蕃乃  
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  
患今陛下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  
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  
吏已下貞文曰按史當作史本詳多至抵罪猶以  
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

疏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  
辭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  
也伏見李膺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  
旨橫加考察杜塞天下之口輒譬一世之人與秦  
焚書坑儒何以為異夫謄人巧言如簧使聽之者  
惑視之者昏夫吉肉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  
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  
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何況髡無罪殺  
無辜乎昔禹巡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  
左右口為心為痛之病口為痛之病口為痛之病  
之於漢恨之無已猶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





妖去尊寶在修德帝諱其言遂策免之通鑑考異  
齊小雅在九月元嘉七年七月著傳上書極錄  
曰齊等或禁四月元嘉七年七月著傳上書極錄  
出在明年八月元嘉七年七月著傳上書極錄  
既以此年十月元嘉七年七月著傳上書極錄  
太傅陳蕃免事元嘉七年七月著傳上書極錄  
寶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時國嗣未立諸尚書畏  
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政  
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  
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  
太后優詔蕃曰蕃忠孝之美德冠本朝零愕操華  
首彌固齊宣王封國上今封高陽鄉侯蕃  
讓曰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臣前後歷職無它  
異能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

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竟不受封○時寶后委用  
於蕃蕃與后父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  
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  
妤乃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  
構誦事太后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  
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通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  
路誼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趙並亂天下一  
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眈祿畏害今不急  
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  
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  
節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  
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通鑑考異曰東  
東漢書以蕃傳





史者不肉曰公未破詔呂何得勅兵入宮蕃曰趙  
史門著到尚書門正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  
色云今從范書  
黃門反送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讓蕃曰公為棟  
梁枉抗阿黨復馬求賊遂執蕃送獄黃門從官駟  
士也 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  
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蕃友人朱震  
時為銓令經縣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  
送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父  
當按文授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赦黨人迺追還  
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木  
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  
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互註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見許任事則化見

延性高初到王龔不即召見之迺留記謝病

去袁門曰蕃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厚

待之觀傳王得拜即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

舉見左處爾賢宰傳見太學中語曰不畏

彊禦陳仲舉傳同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穉來

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見徐時月不見黃憲則

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及為三公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見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昏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

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





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  
避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  
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  
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  
足以勢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  
之力也

王允魏帝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任州郡為寇蓋同郡郭  
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  
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討擊破之與皇甫嵩

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  
通允以姦狀聞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中傷明年

遂傳也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

捕楊賜等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何進欲誅宦

官召允與謀獻帝拜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

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徙既至長安

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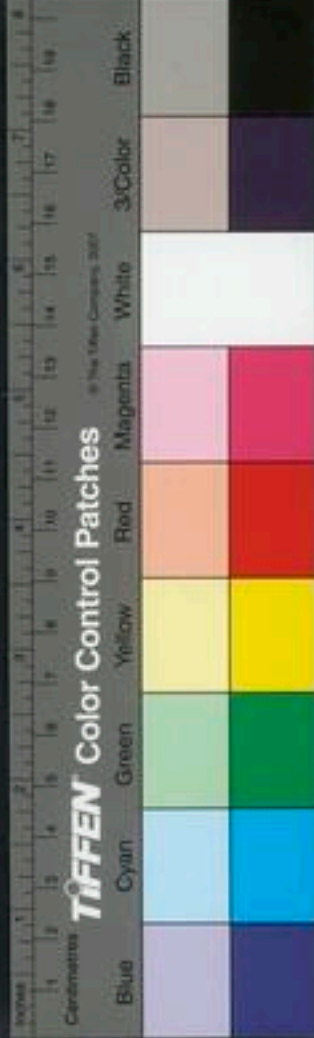
之經籍俱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

小悉委於允允矯性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

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

不倚恃焉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黃琬鄭公業楊

瓚士孫瑞等謀逆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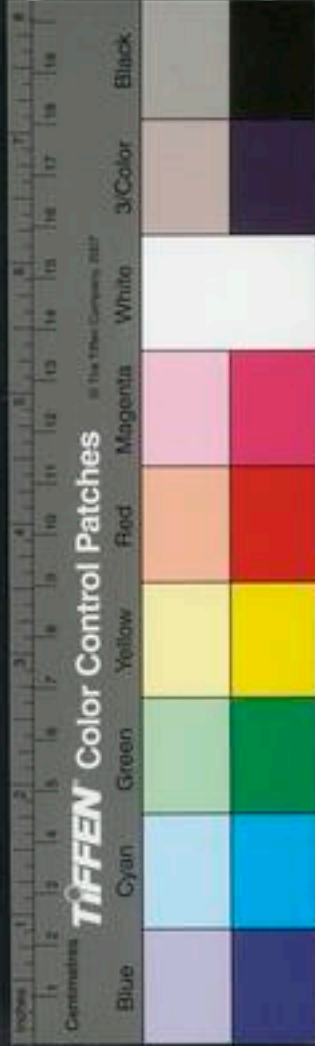


入賀呂布殺之在卓允性剛毅登殺疾惡初懼董  
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  
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  
是以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卓部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  
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招允曰  
公可以去乎允曰朝廷子以幼少持我而已臨難  
苟免吾不忍也○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  
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李傕等欲即殺  
允懼二郡為患逆先徵翼宏宏謂宋曰郭汜李傕  
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  
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

宏曰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  
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傕逆  
收允及翼宏並殺之

互註蔡邕歎董卓之誅允收付廷尉馬日磾  
以邕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允曰今不可使  
倭臣執筆故吾黨蒙其訕議日磾曰王公其  
不長世子善人國之紀制作國之典滅紀廢  
典其能久乎見蔡邕傳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  
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  
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  
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





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當

言觀殄瘁曷非云亡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董卓

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

拙  
也  
為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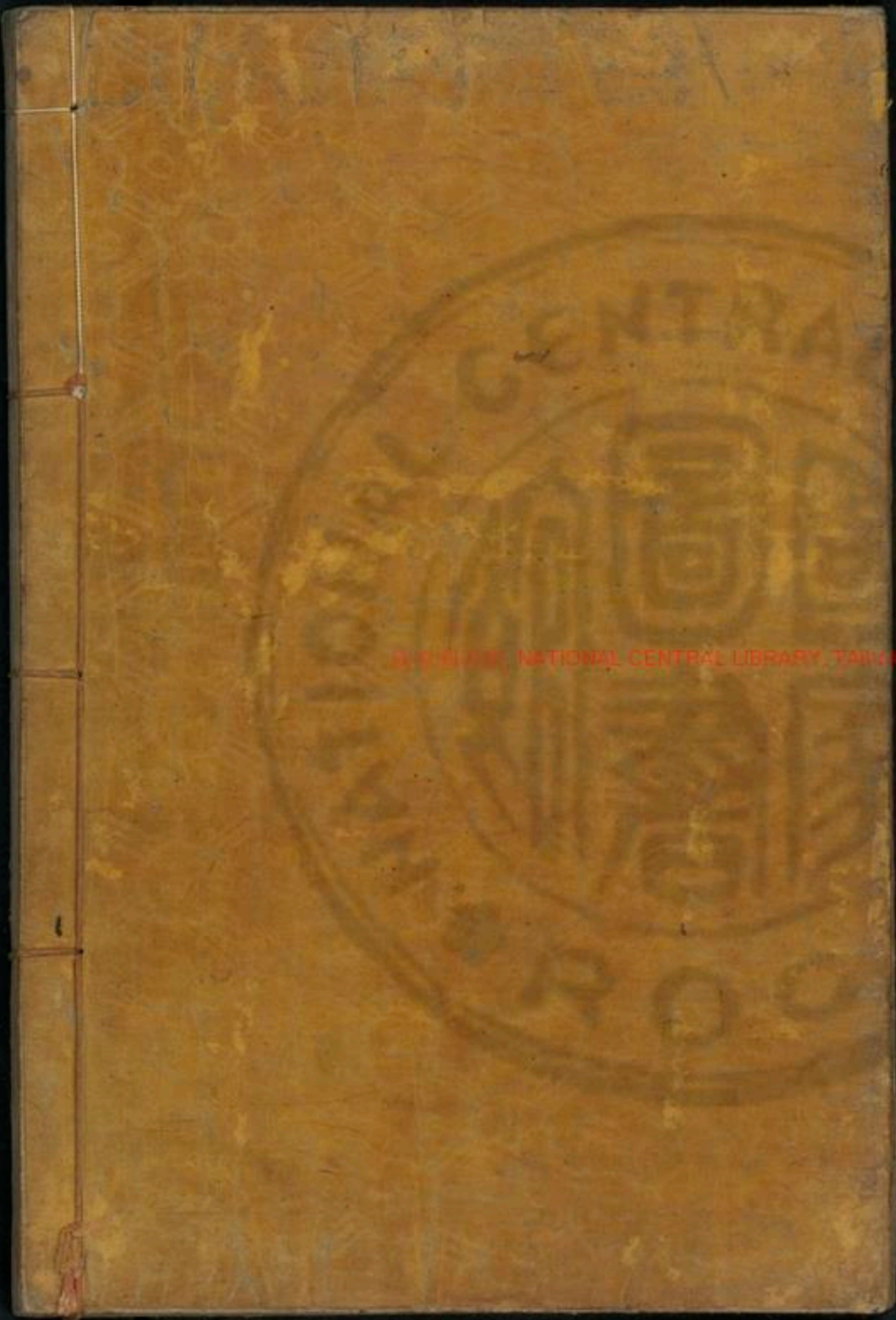
非年三月報吹則姜某陳告中  
許給莊二元者未紅其故信與  
考次以卷也上月十九日寺奴信  
閱內漏落寺奴受賞與免賤虛  
可以查報里送內考見該院昨  
其給賞也此二名並以賞格許給  
重延是看收長寸姜元處賞  
答為白如于七年五月介掌律  
夾如賞給為有等以矣徒等段  
佛音是實有亦上項奴信望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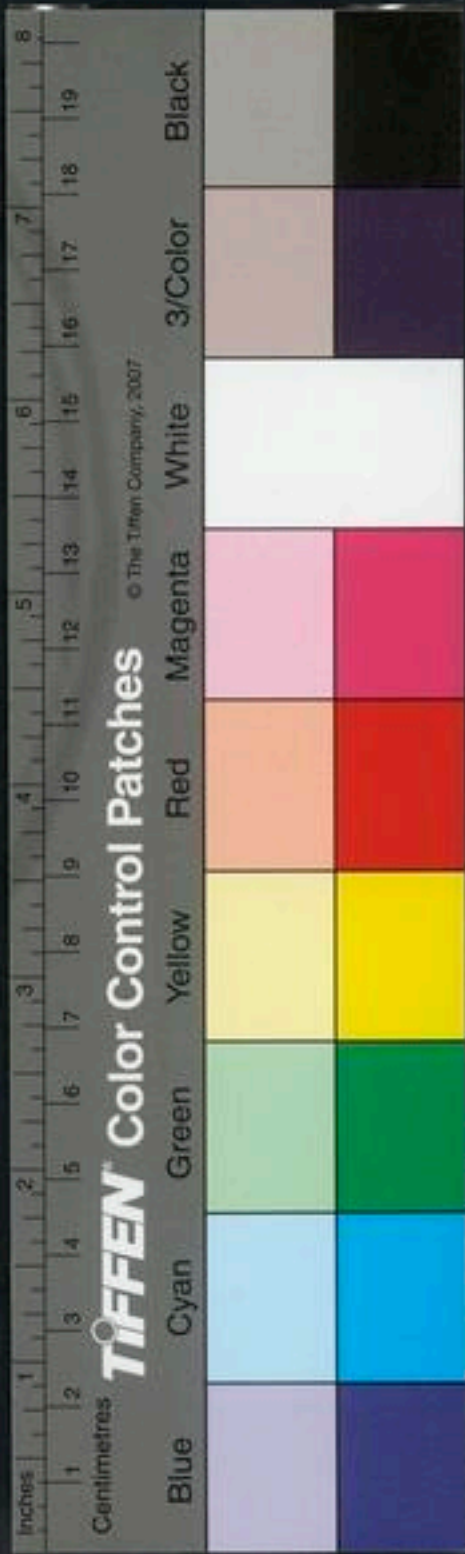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8.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13.3





# 十七史

二十一

東漢列傳  
 黨錮傳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己肅  
 范滂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陞

劉儻  
 賈彪  
 何顥  
 郭太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賈淑  
 史叔寔  
 黃允  
 王柔  
 符融  
 許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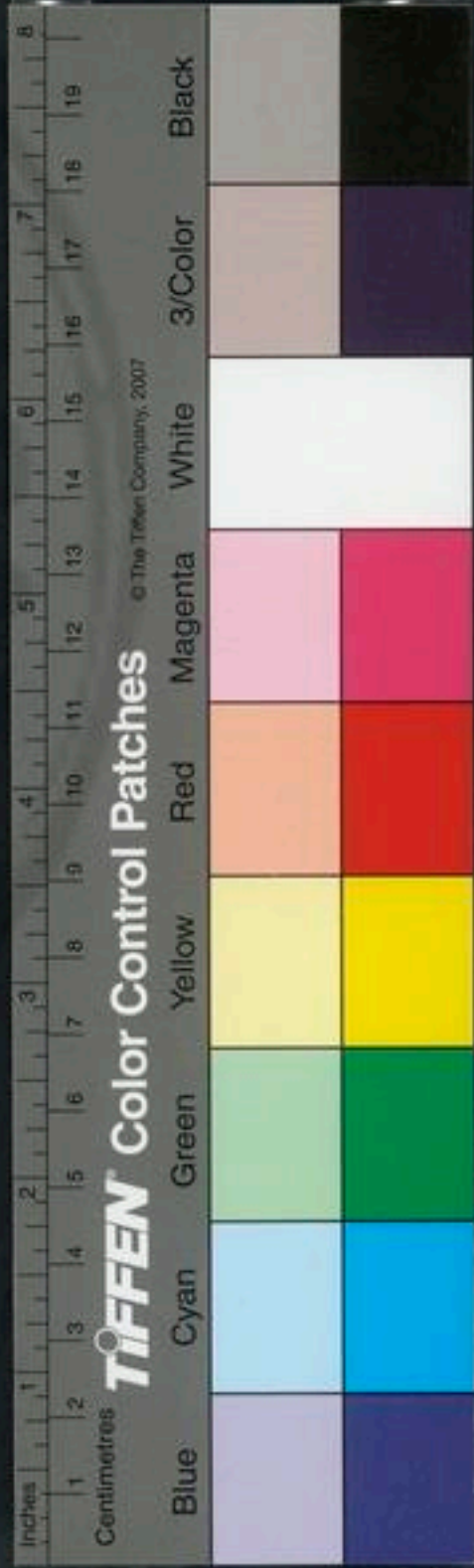
列傳  
 竇武  
 何進  
 鄭太  
 孔融  
 荀彧  
 皇甫嵩  
 朱雋  
 董卓  
 劉虞  
 公孫瓚  
 袁紹  
 袁術  
 劉焉  
 袁術

呂布  
 循吏傳  
 衛颯  
 任延  
 王景  
 秦越  
 王渙  
 許荆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醜吏傳  
 童宣  
 樊曄  
 周綉  
 黃昌  
 陽球  
 王吉  
 管者傳  
 鄭眾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彊  
 張讓

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黨錮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

總為

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

疇疇牽物則

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

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

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

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褻氣

褻直也

違正則斷臺解情

臺也

蓋前捨之遺塵有足求

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

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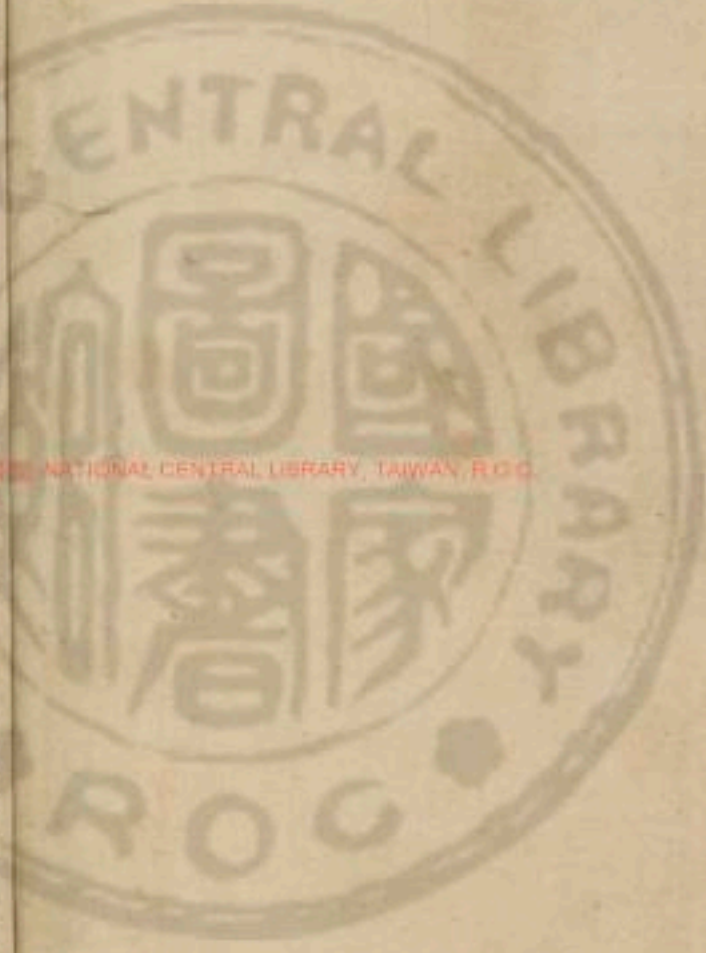
彊者以決勝為

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羊策而縮萬金問一

東漢志

黨錮傳

一







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時白璧百雙黃金萬鎰

史記及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說

莊錫趙之謂趙人也仕趙莊士之飾巧馳辯以要

能釣利者不期而影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

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拔劍武夫勃

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魏無忌趙

文人懷陵工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庇

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相與信為快自武

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

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

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緋遂迴榮

華丘壑甘足枯槁龔勝薛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

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達朋

駭速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

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迺激揚名聲互

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婞直於

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

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

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

家賓客互相譏揣初委遂各樹朋徒漸成允隙田

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

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



賈南陽宗資  
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人家代為漢持州郡太守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委政事推功於太守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多委政事太守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子多委政事太守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死子多委政事太守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生嘯宗資南陽人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  
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又渤海公瑛進階公瑛姓也扶風魏齊  
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  
貶議獲獲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  
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  
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

官帝亦頗評其占成豸子牢備因上書誣告膺等  
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起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  
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  
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  
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迺赦故田里禁錮  
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  
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  
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  
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  
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林宗慈已甫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孔  
昱范康攸數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退宗  
者也導引也宗謂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  
周蕃音皮也宗謂嚮王章為八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  
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  
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甫薛蘭馮禧魏玄徐乾  
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砥宣靖公緒  
也恭為八顧朱楷田繁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  
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壇音禪除地共為部黨而儉

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  
有司奏捕前黨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甫荀昱魏  
朗翟超劉儒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自此諸為  
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睚五睚反睚也濫  
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  
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又詔門生故吏父子兄  
弟其征位者免官禁錮人情多怨輕與張角合謀  
為變迺大赦黨人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  
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行皆天下善士三  
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于篇或別  
有傳





劉淑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明五經講授諸生數百人淑赴洛陽對策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又納忠建議多所補益

李膺

事担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為司徒胡廣所辟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膺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石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者所羞荀爽嘗託謁膺因為共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

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

桓帝聞膺能迺徵為度遼將軍到邊皆望風懼服

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狼

籍郡舍潤軒有奇巧迺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

罪元群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佐左校初與馮緄

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佐

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

昭奚恤後以群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

方對曰容觀楚使無器而空者賢反子西理即旅炎桓

齊威王答以四臣史記瑋美也魏惠王瑋其照乘之珠









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迺詣詔獄考死

**互註**

風情高簡

見詩

以簡自居不妄接士

見

傳得拜郎中

自是

牧守畏慄莫敢輕舉

見左

彌縫袞闕

見

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歷典牧

守

守正身率下

及掌戎馬

威揚朔北

見

為青

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

聰明亮達文武兼資正身無垢死心社稷

上太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武上疏言膺建忠抗節志經王空誠稷契伊

呂之佐為姦臣賊子之所誣

見

傳

杜密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為人沉質必有厲俗志為司徒胡廣所辟遷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訖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故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拜太僕黨事既起免故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



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

前有李固杜喬

**互註**竇武上疏言密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誠

稷契伊呂之佐為姦臣賊子之所誣

見竇武傳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初補尚書侍郎開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敬○遷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牙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河東河南○拜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回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

也

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八之桓帝大怒論祐

也

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乞歸遂杜門絕迹

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諧毀不用延篤貽

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得而稱焉延陵高揖華

夏仰風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除吾子懷遠

氏之可卷體竈子之如愚微歎玄通冲而不盈何

其劭與卒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帝事桓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詣太學受五經初辟司徒府遷彭城令後為九真都尉獎厲吏兵破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羨其功拜議郎頃遷尚書陳便宜有補益後以黨被徵自殺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遂與范滂張儉俱為黨魁亡命卒

夏馥

巴甫

巴甫字恭祖勃海高城人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甫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甫自載詣縣縣令見甫解印綬與俱去甫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敢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立銘以記之

范滂 事坦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 漢官儀曰光祿舉賢也時冀

州飢荒盜賊群起迺以滂為清詔使察之滂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

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

為光祿勳滂執公議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

也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

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荒之名得無自取不優

之譏邪蕃迺謝焉復為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

掾屬舉諺言 漢官儀曰三公掾屬舉諺言也

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

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暴深為民害宜以汙簡孔戕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歲甘受顯戮  
更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  
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在職嚴整疾惡共有  
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  
薦異節拙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  
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  
以非其人竊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  
范滂清裁及才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答死  
而滂不可違資迺止郡中迺指滂之所用以為范  
黨○後牢備誣言鉤黨也滂坐繫黃門北寺獄  
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

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疾

迺請先就格遂與同郡素忠爭受楚毒○桓帝使

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

下三木頭及手足皆也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

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

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

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

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之同其

清惡之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

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

實又曰案文其意如何滂迺慷慨仰天曰古之循





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黃父曰案文身

死之日顛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後事釋南畝南陽士大夫

迎之者數十兩也同因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

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

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

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

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

自伐之色竟無所言晉書曰案○建寧

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聞即自詣獄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

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

令老母流離乎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

所唯大人割不忍之思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揚○既有名復求壽考可

兼得手滂跪受教拜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

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

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互註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觀○傳止心無垢

死心社稷見陳

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





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毋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蔡衍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諱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行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遷冀州刺史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徵拜議郎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

羊陟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少清直遷冀州刺史奏

案貪濁所在肅然三遷尚書令以劉寵龐參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張儉

事靈帝獻帝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由是結仇鄉人朱並素性佞邪遂告儉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適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





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欽  
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  
以十數中平元年黨事解迺還獻帝初百姓飢荒  
而儉資計差溫迺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  
以百數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  
崩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

論曰昔魏齊遠死虞卿解印遺也趙王聞齊趙自趙  
虞卿解印與齊飲也趙王聞齊趙自趙

李布逃亡朱家甘罪李布項王將也而張儉  
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  
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

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埋  
江河前書何此王嘉區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  
不知量也

岑暄帝

岑暄字公孝南陽棘陽人棘音李膺王暢稱其有  
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成  
瑁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賈又曰案文  
又當褒善糾違甫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  
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貽遺中官  
以此並得顯位用勢縱橫暄與牧勸瑁收捕汎等  
既而遇赦暄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  
人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怒徵瑁下





獄死晔與牧迺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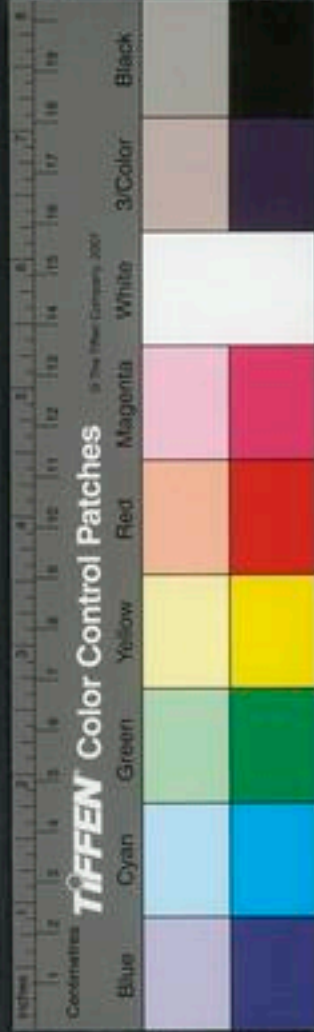
劉儒帝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珥璋之質珥璋王也桓帝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帝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補新息長潁川小民困貧多不養于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曉發而據吏欲引南賈彪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

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曰賈女○黨事起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譚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晔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怨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于於是咸服其裁正○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顥

何顥字伯求南陽襄鄉人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為復讐以頭醢其墓顥竹歲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素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云大難曰有奇死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顥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亢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衆會董卓秉政顥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顥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嘉之嘗稱荀彧有

王佐之器

寶曰渭以涇濁玉以磔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聶音歷小石也蘭猶無並銷長相傾聶音與寔堅不同恨芳膏煎灼燈明聶音與寔堅不同重以看自燒膏以明自銷

郭太

郭太字林宗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太原界休人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

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

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及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

河南尹李膺膺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

故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

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





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  
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支詩遂  
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  
魁偉襖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  
一角墊丁念反中以為林宗中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  
中一角以為林宗中其見慕皆如此名顯士爭效  
之戰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  
不違親之介貞不絕俗之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  
叢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建寧元年陳蕃  
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

年卒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  
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  
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有獎拔士人皆如所鑒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  
故適陳留則友符祥明遊太學則交黃叔度後之  
好事或附益增張令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  
末

〔互註〕徐穉謂茅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々不違寧慶林宗有  
毋憂釋吊之置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  
吾無德以堪之見徐

左原





左原者陳留人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春秋曰顏涿聚梁甫之巨盜也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會也謂合兩家之責買如今之度市也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罷去

茅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

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庾乘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少給事縣廷為門士卿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頁又曰案文遂為諸





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  
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生為貴後徵不起號徵君

賈淑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陰害邑  
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吊既而鉅鹿孫威直  
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恠之不進而  
去林宗連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為德然洗心向  
善仲尼不迂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  
厲終成善士

史叔賓

史叔賓陳留人少有威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  
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

黃允

黃允字子父濟陰人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  
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  
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  
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  
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  
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生據袂數允隱匿  
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王柔

王柔字叔優茅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允  
冢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  
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





至也后果如所言

論曰莊周有言入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微深明也故深厚之性詭譎於情願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持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孟也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為都官吏察百常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容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襮古襮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

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古人名

細介介因也言曰此人以相接見也時漢

中晉文經梁國黃子父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迺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公府連辟皆不應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韻音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迺謝遣賓客曰吾與眼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字貢文曰案大下○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字孟德劭鄙其人而

不肯對操迺伺隙脅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劭邑人李遠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劭避地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賢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賢曰明發周流永言時道明賢也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恥並亦遂巡自退不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竇武事担帝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戴侯融之玄孫少以經  
行著稱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立為皇后  
武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  
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尤子紹為虎賁中郎將  
性踈簡奢侈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  
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  
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承  
康元年上疏諫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  
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為姦臣賊子之所詛枉間





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也善人  
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灾陛下所行不  
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sub>上</sub>大<sub>反</sub>還槐里侯  
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諸獄繫囚罪輕  
者皆出之○後立靈帝拜為大將軍通鑑考異曰  
後漢紀九  
年四月丙寅特進實武為大將軍武後病困諫至  
於數十不許死書在今年正月正午武得為大將  
軍亦在後立靈帝常居禁中更封為開喜侯武既輔  
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陳蕃亦素有謀事敗武  
自殺梟首洛陽都亭徙家屬日南胡騰少師事武  
獨殯歛行喪坐以禁錮○初武母產武而並產一  
蛇送至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  
出木葉生徑至喪所以頸擊樞湧血皆流俯仰結

屈音結反若象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  
祥

何進帝堂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異母女弟遂入掖庭靈帝  
立為皇后拜為大將軍以功封慎侯慎侯名與與素紹  
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鹿從  
禽也其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  
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諫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  
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  
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  
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  
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





言進茅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未俱以貧賤依省  
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  
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孤疑後八為張讓渠穆  
等斬之

論曰竇武何進籍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  
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以事敗  
闔豎身死功頽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  
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  
以敗於泓也  
楚既宋宋公將戰于泓諫曰天之  
敗於泓也非商久矣公將與之不可公不從

賈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上昏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顛道之

屈矣代也離凶困

鄭太帝 鄭太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  
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  
常不足名聞山東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  
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  
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明公以親德之重據  
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  
資援也又陳時務之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  
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  
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





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群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顯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故衮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四歲喪諸兄共食梨解引小者八問年十歲詣京師其故曰我小當取小者

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門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燁曰燁及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判章下州郡捕儉蓋父曰按覽何能下州郡儉與融兄囊有舊亡抵於囊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





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世儉得脫走遂并  
收襄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生融曰保納舍藏者融  
也當坐之襄曰彼未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  
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  
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辟司徒揚賜府時隱覈官  
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  
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乃  
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  
之遣劍容追殺融容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

廣於天下進乃辟融為侍御史後辟司空掾拜中

軍候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融誤也在職三日遷

為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璜

等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黃巾復未

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其志慈字子義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救之賊

乃走時袁曹方盛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  
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

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流矢兩集矛內接融











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紂之妃也

度之想當然耳武王伐紂已廢其禮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

遠征肯爾慎不貢楛矢昔武王伐紂高遠于夷夷謂

語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丁零蘇武使匈奴

爭之多侮慢之辭時年飢操表制酒禁融頻書

著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殺其所論建漸廣益

憚之○歲餘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及退

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生工

容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善邕卒後

有虎賁士頗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

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

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

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

服之○操既積嫌忌而鄙慮令祭酒路粹粹為

誅之後人觀粹所任無不嘉其才狂奏融曰昔在

北海見王室不靜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

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有天下者何必

卯金刀又與白衣稱衡發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

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

譬如寄物餅中出則離矣既而更相贊揚衡謂融

東漢書 孔融傳 七



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迂不道宜極重  
誅書奏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初融被收二子  
方奔碁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  
巢毀而卵不破乎京兆人脂習與融相善每戒融  
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  
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將收殺之後得赦出魏文  
帝以習有藥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辭  
每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  
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  
記凡二十五篇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  
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曰公羊傳

正色立朝則人莫敢過而致平仲立朝有紆盜  
難於君者可謂義形於色矣  
齊之望也一也  
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  
之迹事隔於人存  
之規啓機於身後也  
嚴氣正性覆折而已宣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  
生哉  
及其與琨王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荀彧字文若漢穎川穎陰人何顯名知人

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至冀州素紹待以上賓  
之禮彧明有意數





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  
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建安元年獻  
帝還洛陽操欲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  
定或乃勸操曰自天子蒙塵將軍雖禦難於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今鑿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兆  
人懷感奮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  
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  
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從之操每征伐  
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董昭等欲共進操  
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合文嘉曰一車馬一衣賜三  
九七介錫八弓九錫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  
以匡振漢朝雖勲庸榮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  
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為侍中光祿大夫  
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  
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

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問測猶察其定

舉措言立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

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舒舒民於

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

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

求備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

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





謂齊與吳也賜至吳請夫差伐齊之晉說以兵待吳既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

也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

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遭遭反非雄才無

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謂魏太祖

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

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賈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說時偏辭揮金

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頓挂掛也越俗易驚孤音

少犯直轡安歸直道也高謀誰佐或之有病誠感

國疾功申運改迹一

司馬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

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

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

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

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

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

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拾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

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

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

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

以弱為強而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

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

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迺以為彧

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





則比之楚漢及事訖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  
之教盜穴墻發置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  
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  
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  
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耶用是貶或非其罪矣  
且使魏武為帝則義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  
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規之兄子少有文武  
志介好詩書習弓馬靈帝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  
○初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符水呪詔  
以療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使於

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  
數十萬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  
將軍號也皆著黃巾為標幟反志時人謂之黃巾  
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拜嵩左中郎將與朱  
雋共討潁川嵩保長社賊波才圍城嵩兵少軍中  
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  
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  
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大風嵩乃  
勅軍士皆秉苜蒭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走追破  
之時盧植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詔嵩討之與  
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大破之斬梁角先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以首獲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左車騎將軍封槐里侯請冀州一年田租贖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方市為墟毋不保子方妻夫夫賴得皇甫芳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頓營幔修立然後訖舍帳軍士皆食甬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振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

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推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搗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擢重於淮陰指擣指麾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誅閹宦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





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  
棹宣云易哉嵩懼不從忠因亡去○會邊章等八  
寇三輔使嵩討之為中常侍張讓等所憾奏嵩連  
戰無功徵還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  
左將軍與董卓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  
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  
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  
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  
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三宮戰法曰九地之上  
之發可也子能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  
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  
動衆而取全勝之功遂不聽國圍陳倉自冬迄春  
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  
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  
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  
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破之卓大慙恨由是  
忌嵩○及卓秉政乃徵嵩嵩長史揚衍說曰董卓  
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  
洛陽天子未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  
索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





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嵩于堅壽素與卓善歸授  
於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卓乃免之及卓誅累拜  
太尉卒○嵩為人愛慎盡勤以資又曰慎當是畏字勤  
又當在上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  
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容時人皆  
稱而附之見篤學列傳

朱雋事堂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  
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  
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  
卒督責規家貧無以為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  
對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換當大益初貧

後富必然理也○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  
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  
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  
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  
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及黃巾起雋時為諫議大  
夫拜為石中郎將與皇甫嵩討平之嵩乃上言其  
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又與秦頡等  
合兵圍賊帥趙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  
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  
曠年歷載乃能克敵白起等秦昭王五年攻趙拔  
城七年攻楚後五年攻燕殺事  
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





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後拜河南尹  
時董卓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惡雋異已卓後  
入關留雋守洛陽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荆  
州○及董卓被誅其將李傕郭汜作亂徐州刺史  
陶謙以雋名臣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討傕  
等迎天子會催徵八朝軍吏欲應陶謙雋曰以君  
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語乎遂就徵復汜與傕相  
攻獻帝詔雋等警汜與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  
即日發病卒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

時左傳曰張宜社之內也及其功成師剋威聲  
滿天下值弱主蒙塵擁賊放命斯誠策公投袂

之幾翟義鞠旅之日

新序曰楚白公勝欲立王

強之不可遂殺之羽公于高謀曰公而反惡王

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業蹈匹

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

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然皇甫嵩之不伐汝

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盧植拔名飲

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

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

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歟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





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鷹猛有謀以健俠  
 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  
 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大將軍何進謀誅  
 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勸太后  
 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誡也曰中常侍張讓等  
 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  
 之惡人臣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卓乃引兵急進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  
 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

語遂及禍亂之事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

代之

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陽人

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

奮首而言曰皇帝閹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

下莫敢對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

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

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生明日遂脅太后策

廢少帝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乃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

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于孫尋進卓為相國八朝

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又壞五

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





銅馬之屬以充鑄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關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周玘伍瓊等以韓馥劉岱為刺史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素紹之徒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玘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三輔號為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於是遷天子西都長安○明年王允與吕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以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

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甫

獻帝起日甫呂布同郡人也

與布同心勇士十餘

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遠曙○初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將步騎數萬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甫至陝討輔等甫敗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





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

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剝肝斷趾之性則群

生不足以厭其狀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也謂忍杜強情權用鄭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

寇乘之倒山傾海惟危窟罔之火自茲而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

之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剝成灾董卓滔天干迸三才

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矣延

王輅兵纏魏象區服頌回人神波蕩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初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

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

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拜甘陵相綏撫荒餘以疏

儉率下及張純張舉與烏桓峭王等八攻青冀二

州復拜虞幽州牧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

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皆降散○董卓秉政

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贲侯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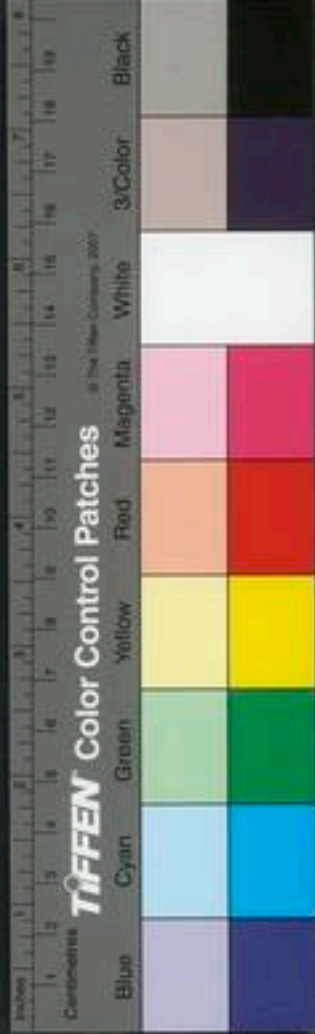
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

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

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雖為上公天性節

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

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





度瓚縱任部曲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由是與瓚不相平虞乃遣驛使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文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虞竟為瓚所斬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

文令力定反初舉上計

吏太守劉君生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

乃改容服詎稱侍卒身執徒養後拜降虜校尉每

聞有驚驚音父曰案文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

奔逐或縶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

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

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

遠竄塞外然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

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

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後袁紹攻瓚瓚敗引

火自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

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

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

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穡黃文曰案

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





之有

素紹

素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非內知相不得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故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衣車柴穀填接街陌

論曰素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志士傾心感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佞剛而不和復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

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劉焉

三國魏志亦有傳此略之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鄭有疾故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庶乎見幾而代費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庶乎見幾而作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邊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素術

三國魏志亦有傳此略之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故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





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故將安所容哉

呂布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弓馬駿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讀父曰按文下原以

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董卓誘布殺原而并

其兵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嘗小失

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奉捷得免時王允謀誅卓

使布為內應布遂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還攻長安

布戰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布常御

良馬曰赤菟曹瞞傳曰時人語曰馬與其健將數

十騎馳突燕陣遂破燕軍興平二年劉備與袁術

相拒於淮上術引布擊備備敗走請降於布布以

備為豫州刺史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

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

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做手於術布

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

得不救也便率步騎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

兵而止布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

令軍候植戰於營門外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戰

小支今之戰中者各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

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然後各

罷後布怨術乃絕婚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牧不

得登還布怒曰今吾但為卿所賣耳登徐對之曰





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  
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  
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建安三年操自將擊布  
至下邳城布欲降而陳宮等深沮其計布乃止曹  
操圍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明公之  
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  
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  
不急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  
如頁文曰案文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  
此若見從未可量也布及宮皆縊殺之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云負荷地墮身逐

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循吏

光武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  
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  
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  
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  
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  
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  
廢聘望戈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  
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  
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循吏

光武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  
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  
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  
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  
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滌  
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  
廢聘望戈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  
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  
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





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  
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最章  
章者也又筭五倫宋均之徒亦有可稱談然建武  
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丞以謔言單辭轉易守長故  
未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  
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  
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  
祐劉寬及潁川四長陳變韓並以仁信篤誠使  
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  
王堂任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趙廣漢又王渙  
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

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  
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事光

衛颯

音

字子產河內脩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傭以自給建武中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

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

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含涇涇陽曲江三縣

內屬桂陽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

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若之颯

迴鑿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

勞息姦吏杜絕○又耒陽縣山鐵石鐵官侘郡民

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





颯迺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八五百餘萬颯  
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  
事十年郡內清理○後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亦  
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蚕織屨  
民得利益焉

任延事光武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  
太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拜會稽都尉時年  
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  
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  
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每時行  
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符○吳有龍丘萇

者隱居太末

縣志

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

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

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

兼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迺詣府門願得先死

備錄錄於郡名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

武初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

牛耕民常告糶交趾每致困乏延迺令鑄佐田器

教之墾闢田疇歲之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

無嫁娶禮法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迺移書

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

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





殺稼豐行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侷於延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拜延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道據考其曰按馬地小史位忠臣不和之臣不忠意思為表又與上始相應今從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賓客伏法者五六人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河西舊以雨澤迺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拔官自掾史子孫

貢久日案史當位史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阮通恣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王景事明章帝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誦邯下甘反少學易遂

廣闕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辟司空伏恭府時

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

佐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迺不復為害○建武

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

所漂數十許縣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而浚儀令

樂俊復上言曰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墜殖而

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令居家稀以田

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





後宜傾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迺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後儀功業有成迺賜景山海經禹所河渠書公太史記禹貢圖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迺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上曰而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貲吏如西京舊制拜景河堤謁者○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

奏上論遷都

火貢文曰欲令車駕還都長安者

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野立西望景以

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有帝時

鳳皇白鳥白鹿迺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羨天人之符文有

可採○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

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

稻田音景迺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

是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禁又訓令蠶織

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

有卜筮佐事舉止質於蓍龜參紀象家數術文書

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集為大行玄基云許慎

天道也興地也日相也

東漢書 王莽傳





秦彭

事章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鄉射縣修升降揖讓之儀迺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歲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諫○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猗猗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甫宗巡行輒賞賜錢穀

王渙

事和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劉劭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遷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歷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京師以渙有神算○元興元年





卒喪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  
咸言平常持耒到洛為卒司所鈇也恒亡其平自  
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黃又曰輒  
絃歌而薦之鄧太后詔曰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  
尹翁歸邑姓公正翁故齊平壽正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  
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  
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患  
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今以  
渙子石為郎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  
特詔密縣存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安  
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

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  
自劾奏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  
職永和中以劇令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  
其能糾剔姦盜也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  
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迺請之曰禮  
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手足也  
也昆弟之義無分有分者於是共割財產以為  
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  
以鄉人皆稱茅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





選舉武迺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  
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  
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  
中翕然稱之○荆火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  
怨者搆兵攻之荆聞迺出門送怨者跪而言曰兄  
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  
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  
去○後遷杜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  
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  
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  
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迺顧使吏上書乞詣庭  
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久老稱歌

病卒人為立廟樹碑

孟嘗

字和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備操行仕郡為戶曹  
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  
懷憮忌迺誣婦厭若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  
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  
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  
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  
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  
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  
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遷合





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說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

毛也

趙簡子游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與虞

毛也

趙簡子游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與虞

清行

出俗能幹絕群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

喬薦

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終不

得進

迺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

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揚

通稱

為神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

病利

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

不知

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

人物

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

浦太守

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

千人可謂不好士古桑曰鴻鵠高飛者六翮也昔  
毛腹亦加之備把飛不能高不知容千人六翮也  
見說苑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  
渠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  
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臣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無備而不可見也公獻而用  
頭擊關曰臣生無備而不可見也公獻而用  
百里奚外傳嘗竟不見用

第五訪

帝事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少傭耕以養兄嫂閑  
職則以學文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  
故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逆  
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掌反時  
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





帝重書嘉之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後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父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念志可忍縣官不可入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遷尚書令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常山相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悼惠王也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扞迺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擾寵簡煩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

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老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若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貢父曰繁大言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伏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補吏為  
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鷄豕  
有數農事既畢迺令子分群居還就黌學其割輕  
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耆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  
有陳元者獨與毋居而毋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  
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居也今人耕耘以時此  
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毋守寡養孤若身投  
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毋聞感悔  
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  
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誦  
曰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鳴象哺所生象即鷓時  
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

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必鷹

鷓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鷓志邪覽曰以為

鷹鷓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

宣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

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同郡符

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

言融觀其容止心獨竒之迺謂曰與先生同郡壤

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

林宗因與融齎刺八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下林

為拜覽學畢敝鄉里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





有過輒免冠自責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

童恢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恢字也

琅邪姑幕人仕州郡

為吏司徒揚賜聞其執法廉平迺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故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故羨○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故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

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

贊曰

政畏張急

謝承書曰理國者譬若張急

鮮推忠以及衆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鳴絃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東萊先生東漢評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酷吏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

邑漢郡禁健者則雄張閭里張亮且宰守曠遠戶

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九十四萬三千九百七

十八漢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

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南郡為許違衆用已

表其難測之智嚴延年為河東守其意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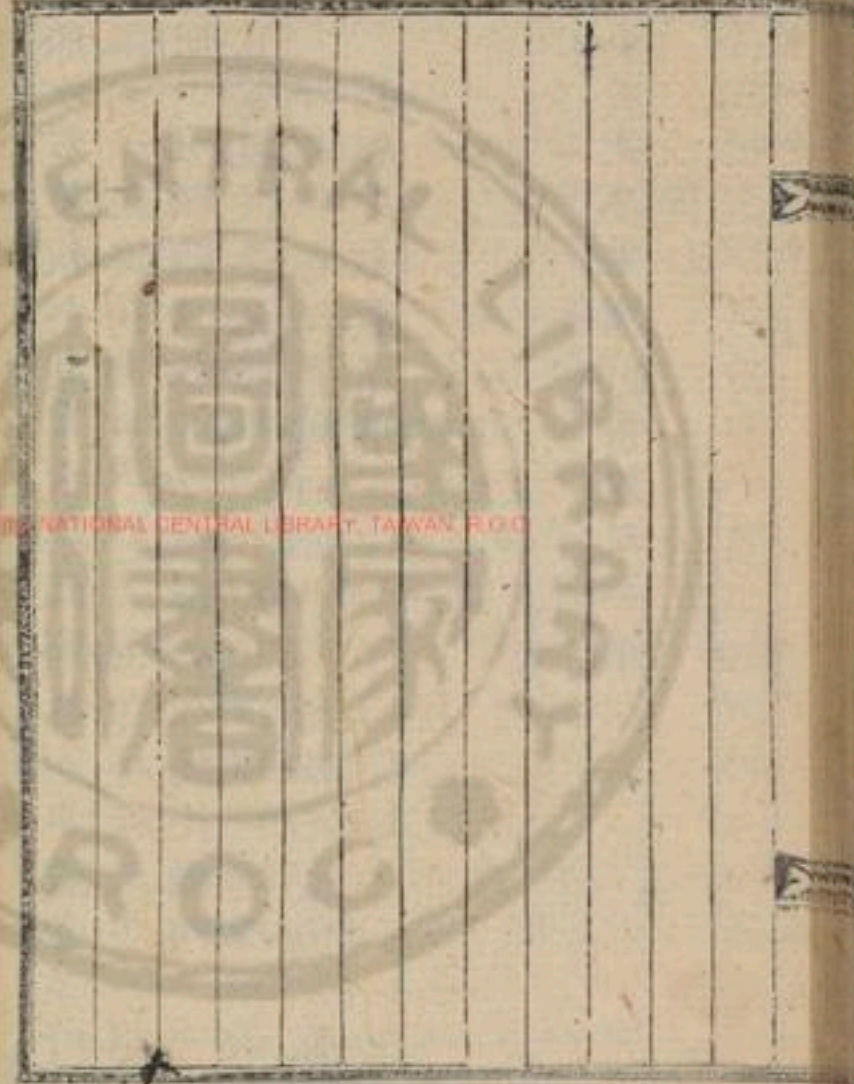
於重文橫八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

迺積骸滿穿漂血十里尹賞守長安其制守地

野為數百人內次中覆以大石皆死又王温舒

東漢書酷吏傳

一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酷吏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

邑孟反劫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亮張知且宰守曠遠戶

口殷大前書日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九百七

十八漢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

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南郡成為罪違衆用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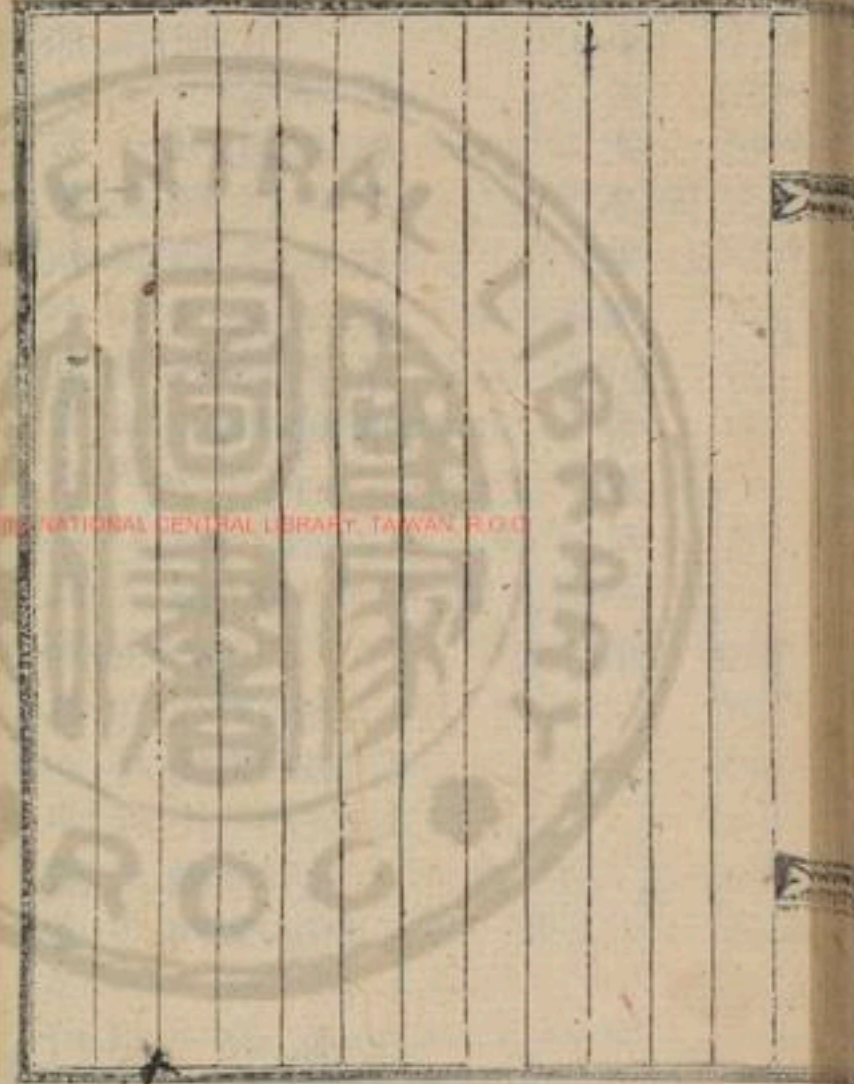
表其難測之智嚴廷年為河南守當死者出之至

於重文橫八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

迺積骸滿穿漂血十里尹實守長安其制守地方

野數百八內次中覆以大石皆死又王溫故溫舒

東漢書酷吏傳





有虎冠之吏

王孟舒為中尉姦猾廉囁

延年受

屠伯之名宣虛也哉

年河海說此屠伯

若其搗挫彊執摧

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

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

親姪侵虐天下

謂曰姪

至使揚球磔王甫之屍張

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

儉知名故附黨人

等劉

傳

董宣

武事尤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

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

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

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

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

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

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迺駐車叩馬以刀畫地

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

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

人將何以理天下乎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

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

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

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戚不能行一令乎帝笑

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勒彊項令出

謝承書曰勒

問宣受詔出飯食不飲遺條如奉職不敢遺力賜

東漢書

董宣傳

二





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  
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

也音

樊曄

事元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與光武少游舊初光武  
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餽一筭  
也餽餽 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  
之曰一筭餽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拜天水  
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中不審善惡立斷人有犯  
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  
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  
曰游于常若貪力于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乳虎穴

乳虎其

不入冀府寺

天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

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周紆

事章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為入刻削少恩好韓非之  
術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  
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  
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建初中為勃海  
太守每赦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  
罪迺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故○紆廉潔無資常  
築墜以自給甫宗復以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  
明欲損其威官錄漢志每郡有五乃晨取死人斷手  
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

東漢書

周紆傳

三





陰察視口眼有稍芒迺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葉八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迺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甫清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掾免故田里後復位

黃昌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居近學官數見諸生修

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迺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迺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它境

陽球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泉州縣南也性嚴厲好申

韓之學部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補尚書侍郎開達故事其章





奏處義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  
理郡守收舉初之也靈帝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  
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案松覽等皆  
出於微賤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  
睫也為字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篆上書有鳥  
辯心也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  
濁說也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今太學東觀足  
以宣明聖化顛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  
不省也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  
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遷為司隸校尉奏收甫等罪合滅族太僕段  
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頴等送洛陽  
獄及甫子翦球自臨考甫父子悉死杖下頴亦自  
殺迺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球  
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迺勅中都官從事曰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  
奢飾之物皆各緘膝不敢陳設也京師畏震時  
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  
慨然投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  
在司隸以騁毒虐帝迺徙球為衛尉其冬司徒劉  
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  
遂收球送洛陽誅死





王吉

王吉陳留浚儀人甫之養子也為沛相曉達政事  
 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  
 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  
 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  
 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  
 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名曰罪夏月腐爛則以繩  
 連其骨周徧一郡迺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  
 萬餘人其餘慘毒剝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怨瑞瑞之  
 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迺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  
 而莫之犯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水服象其刑也

者以墨象其罪而畫之犯宮者雜叔世偷薄

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

遂迺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

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

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

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之守道之吏何工否之

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嚴延年為河內守嚴

心內不厭後河兩界有蛇也年賞此蛇

獮密人笑卓茂之政所傳曰初茂到縣有猛

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未邑不以答辱加物前書





為威辟既用亦辟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乎故  
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  
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  
求乎

賈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前作  
去殺由仁濟寬非虐末暴雖勝崇本或略繁春秋  
曰若者國之本也天為國不其化莫大於德而  
賈父曰索文多一不字言附暴為政化之末而  
為略也

列傳

宦者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  
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禮曰

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賈又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

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則勃躬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躬即寺人拔也左傳

景監繆賢者庸於秦趙史記曰

及其蔽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伊戾

東漢書 宦者傳 七





子死公開其也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

后稱制通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八卦內受宣詔命

帝人曰生者張譯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

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

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

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門曰黃門中禁

曰黃門中禁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

之禍損穢帝德焉蕭望之顯和帝即祚幼弱

不待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和帝即祚幼弱

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

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又大尉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

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負稍

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

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

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名也閹牖房闈之任也閹

之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

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

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

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

斥皇甫嵩蔡邕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





求則光寵三族數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宗  
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  
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  
而分封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于豸支  
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水紈霧縠之積盈仞瓊  
箴媼媛侍兒音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  
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  
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  
身熏子以自衛達前書曰文選以刑刑同敵  
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  
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  
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

鉤黨

李膺

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實

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驚怨協群英之勢力

群英謂劉焉

而以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雖袁紹翼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

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帝也魏武因之遂遷  
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鄭眾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為人謹敏和帝初加位鉤  
盾令時竇憲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  
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首謀誅竇憲以  
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以由是常與議  
事與音中官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





封鄴鄉侯

鄴文鄉工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和帝)即位轉中常侍有才學  
盡心敦慎數犯嚴顏臣病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  
絕賓暴艱田野○後加位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  
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  
紙故天下咸稱蔡侯紙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龍  
亭侯○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  
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  
法類故後人不知安加一漢字令倫監典其事  
倫初受寶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

崩安帝始親萬機倫飲藥而死

孫程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為中黃門帝不  
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誅鄧  
氏又以江京等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明年帝崩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  
皆截單衣為誓共就斬京迎濟陰王是為(順帝)帝  
立以定策功封為十九侯程為謀首封浮陽侯邑  
萬戶與張賢等為司隸校尉震誦訟罪懷表上殿  
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遣十九侯就國後帝  
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即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  
襲封爵定著乎令初帝即位有良賀藥清儉退厚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  
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  
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  
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

### 曹騰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少謹厚桓帝立騰以定策  
功封亭侯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奉事  
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蜀郡太守  
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嵩嘗劾騰下廷尉  
騰不為纖介常稱嵩為能吏時人嗟羨嵩後為司  
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騰子嵩靈

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曹騰傳

### 單超

帝事

單超河南人桓帝初單超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  
倅唐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驕橫帝懷不平於是  
呼超等定議收冀黨與悉誅之封超新豐侯五人  
同封故世謂之五侯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  
曰左回天具獨坐驕清無徐卧虎唐兩墮持兩或  
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郡  
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 侯覽

侯覽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貪放受納





貨遺以巨萬計以誅梁冀功封高鄉侯○建寧二年張儉奏覽奢縱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李膺杜密等皆夷滅之熹平元年有司奏覽專權遂自殺

曹節

曹節桓帝時遷中常侍持節北迎靈帝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蕃等封育陽侯

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因上疏陳事言中常侍曹節等佞邪徼寵宜止封賞又詔書於河間故國起解讀之館勞民單力未見其便○時帝

多稽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

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所引也強上疏

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故之陛下豈有公

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

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

輒有導行之財調廣費多百姓受其敝○又舊典

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

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

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故豈肯空自勞若乎書奏不

省○時宦者丁甫徐行郭耽李巡趙祐等五人稱





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廵以為諸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  
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  
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  
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又小黃門吳佗  
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  
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

張讓趙忠及夏惲郭勝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  
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黃  
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言宜斬十常侍  
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

師旅而大寇自消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及南

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

室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人養號曰中

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

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當之官

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謂平論其價也有錢不

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

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極陳當世之失即自殺帝為

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繒帛仞也積其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





萬帝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畏憚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

世以嬖色取禍

貢父曰紫世當佐代說已見前夏以林總殺以世已周以察如

嬴氏以奢虐致灾

嬴秦始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東

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未先史商之久矣

商略

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

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米糧

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

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

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

平端懷術糾邪也

呂強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宗

良若

質對明帝不舉人也

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

曹騰建德部

非直苟恣么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

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勿迷瞽視聽

音龍也

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

先言之間

蔡邕對詔王商曹下獄也

至戚發憤

方啓專奪之隙

實武謀宦者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

屈社稷故其為壘易日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

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故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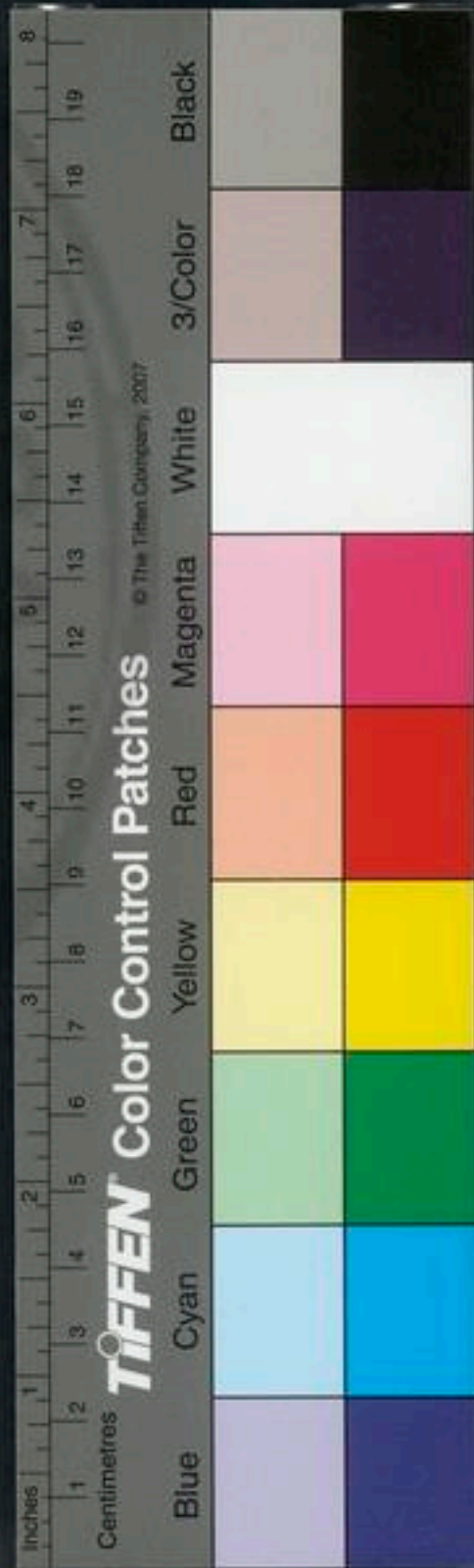
# 十七史

二十二

東漢儒林傳包咸

劉昆 伏恭 李育 張玄 王逸 范式 費長房 法真 東夷  
注丹 任末 何休 李善 左慈 漢濱老父 南蠻  
任安 薛漢 服虔 邊韶 王恽 陳留老父 西南夷  
楊政 杜撫 謝該 趙壹 野王三老 烈女傳 龐公 西域  
張興 召馴 許慎 劉梁 雷義 向長 鮑宣妻 天竺國  
戴憑 楊仁 文苑傳 杜篤 趙苞 周黨 姜詩妻 烏桓  
孫期 趙曄 侯瑾 邊讓 范冉 逢萌 王霸妻 鮮卑  
歐陽歙 衛宏 夏恭 杜篤 趙苞 周黨 姜詩妻 烏桓  
牟長 董鈞 傅毅 高彪 王烈 周黨 曹世叔妻 鮮卑  
宋登 丁恭 獨行傳 王喬 井丹 嚴光 樂羊子妻 曹娥  
尹敏 周澤 譙亥 李邵 梁鴻 皇甫規妻 董祀妻  
孔僖 孫堪 李業 樊英 高鳳 韓康 蠻夷傳  
楊倫 鐘興 葛龔 彭脩 華佗 韓康 蠻夷傳

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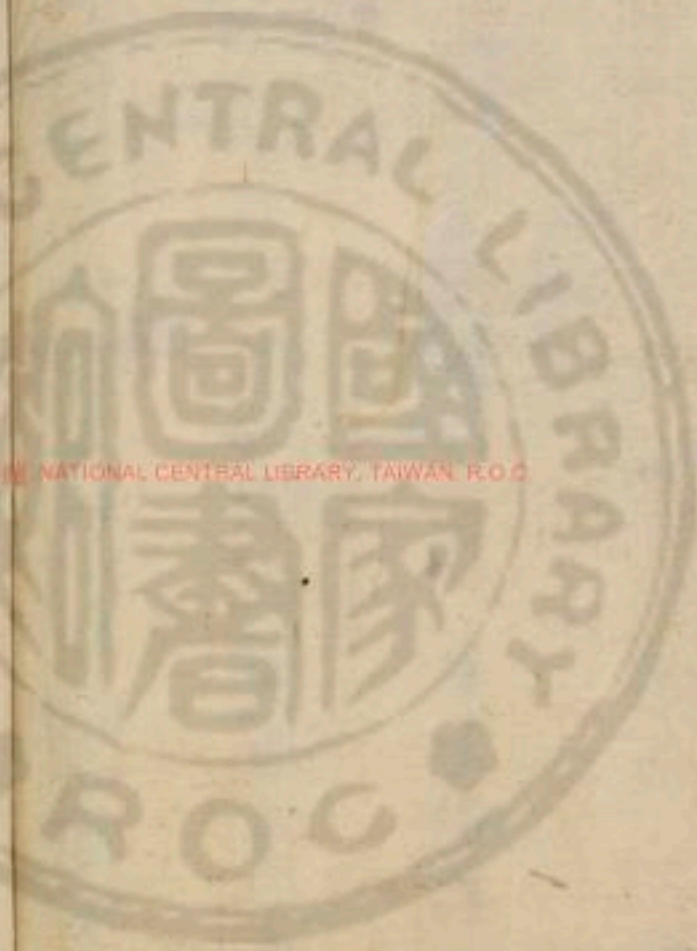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儒林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  
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  
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  
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  
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  
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  
太學稽武古典籩豆千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  
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安於危反中元元年初建

東漢書儒林傳







三雍明帝

即位親行其禮始冠通天

注曰天子服朝

冠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禮通天冠所高九寸黑介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

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此實又曰案授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

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水

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

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也御車南八十軌六金吾小洛陽太僕奉引駕侍御

東漢書

儒林傳

二

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是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

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

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

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

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即能

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

倚席不講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

園蔬牧兒堯豎至於新列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

迺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負各十八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  
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  
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自是遊學增  
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  
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  
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叅  
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  
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  
檢樹之學門古文孔子壁中書篆秦始也使  
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  
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吏  
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

策文章競被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  
迺制為滕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東  
京學者猥衆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  
篇

劉昆 號武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  
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

角之操前書藝文志曰非琴龍氏名定

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

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昆禮

東漢書 ○光武除江陵令時縣





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  
即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崑驛道多虎災行  
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徵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  
右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  
書諸策

注丹朝武

武注音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連  
武初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  
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  
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  
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後辟  
除皆不就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  
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政  
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  
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  
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

張興朝明帝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顯宗數訪問  
東漢書張興傳





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戴憑

光武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

廷尉有詔勅出即解遵禁錮○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城人少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象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





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

光武朝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世祖拜汝南大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年長

年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尹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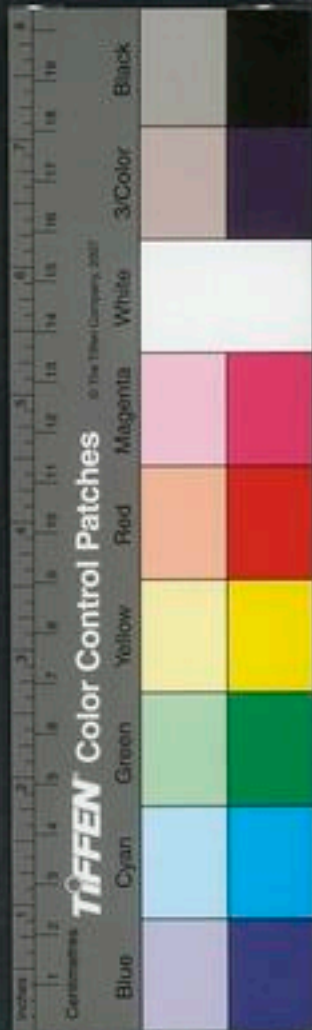
光武朝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

堵音

初習歐陽尚書後

受古文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拜郎中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





生帝不納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孔僖字叔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曾祖父子建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僖與崔駰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古語云按畫虎不成反類犬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彌勝文景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武帝末年好神仙征伐

半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儼和之曰增

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僖恐誅迺

上書肅宗自訟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

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

二人作六代之樂肅宗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

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駰所謂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

楊倫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請辟皆不就後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倫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坐直辭不遜免歸○後為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也死不恨匹夫所執彊於

三軍固敢有辭坐稽王命免中興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包咸

光武朝明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師博士右師細君右妹習魯詩論語光武即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

戶曹史欲召咸八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八授皇太子論語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八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





玠玩東帛奉祿增於諸卿皆散與諸生乏貧者

伏恭光武朝

伏恭字叔齊琅耶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字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詁九篇恭少傳黯學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廩聞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為太僕四年帝臨立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

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其如無知得土而已

薛漢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尤善說災異讖緯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其所作詩題約義通賈父曰樂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學者傳之

曰杜君注云

東漢書 杜撫傳





召馴 韓帝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

楊仁 肅宗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學習韓詩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跡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

共諧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邽令什邽

也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

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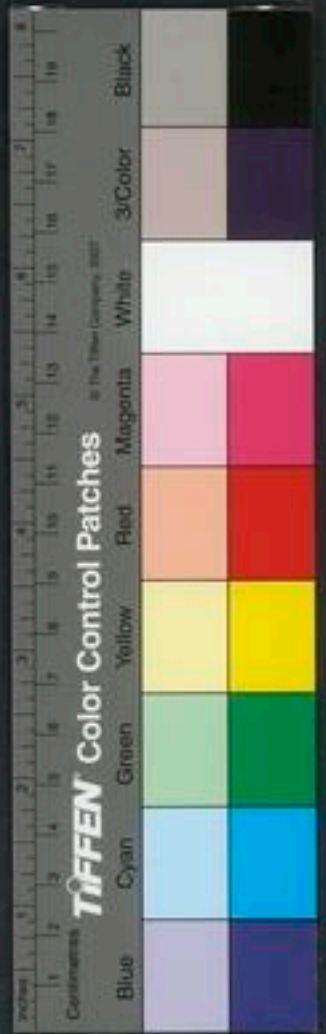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後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東漢書 衛宏傳





于今傳於世中興後鄭象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義也薦

董鈞

董鈞字文伯捷為資中人習慶氏禮永平中為博  
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輶令  
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中興鄭象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

丁恭

光武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今宛縣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  
武初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千人當世稱  
為大儒

周澤

光武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中  
元元年遷毘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  
之○永平中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  
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賊  
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  
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孫堪

光武

孫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  
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  
行○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  
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跡為吏人所敬仰喜









有宜字因誤宣 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 李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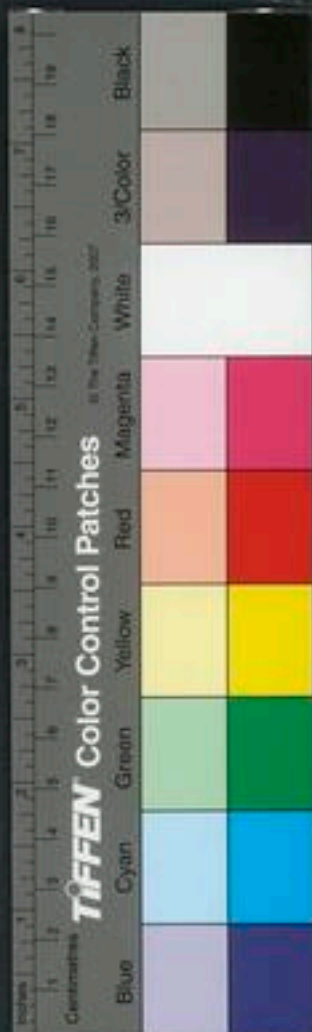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弁之徒更相非折折之而多引圖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 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今兗州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再追述李育意以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

### 服虔

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春秋左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餘條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

許慎

許慎字叔仲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仲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之儒冠履為章甫衣游庠序聚橫塾者亦復蓋布之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念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

爭玉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  
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繁悅統聲音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  
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  
所謂說說之學文說及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  
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  
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  
政純不威也喻朝綱日陵國隙屢起自中智以  
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闢盜之謀

議者澗池而自勳立為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順勢也

政雖遠行而朝夕不廢 勢以至如張温

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

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

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此皆主節也折節

節而不勞命也此節也 暨乎剥梳自極

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

救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

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

循春秋至迺化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與

精踈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繼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

從請托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

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

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

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霸自岐靡國富人行卒以並兼桀虐作亂

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

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

跨崑崙奮慧光掃項軍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



順勢也

政雖遠行而朝夕不廢 以至如張温

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

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

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此皆主節也

節也 暨乎剥梳自極

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

救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

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

循春秋至迺化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贊曰 斯文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與

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繼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文苑傳

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

從請托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

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

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

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霸自岐靡國富人行卒以並兼桀虐作亂

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

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

跨崑崙奮慧光掃項軍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





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  
無異采賤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  
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  
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  
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  
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  
命驃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  
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祈連中祁山名匈奴橫分單  
于屠裂百蠻燒燭帳繫關氏燔康居梁音灰琺奇推  
鳴鏑釘鹿蠡音馳阮岸獲昆彌虜儼音振音  
名國驅騾驢馭宛馬鞭馱馱馱音拓地萬里威振  
八荒肇置四郡張掖武威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

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羗捶驅氏焚寥狼印祚

東擁烏桓蹂躪滅貊音南羈鈎町水劍

強越音南漂槩朱崖音殘夷文身海波

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音殘夷文身海波

耳瑣雕題音犀象犀推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音摧天

督音犀象犀推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音摧天

於是同穴表禍之域共川鼻飲之國

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

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

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

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





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地勢便利介胄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進攻則百寇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徒以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荷此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舉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尅怒之旅地及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

披蓋夫蝮魚刺蛇莫之方斯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太白狼弧皆星名

南禽公孫北背彊胡西平隴冀東據洛

都乃廓平帝宇濟菴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戩萌之不柔人未遑

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王

推結左社錄錫之君結音馨錫本于及神武口錫

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

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為

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

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

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





則況易通卦驗曰萬物不化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篤之外祖破羗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應及延年並文法者明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後從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七言女誡之類凡十八篇

夏恭子牙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詩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

曰文德先生

傅毅

字季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流邁豈云旋復農夫不怠越有黍稷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肅宗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羨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永元元年竇憲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

事簡宗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也千乘冠二十如世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累遷尚書令○後為東郡太守香上疏

讓曰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土灰極榮帝復留為尚書令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撥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迺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足以下士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馮衍傳迺悉以賦人



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  
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所著賦  
牋奏書令凡五篇

李尤

帝事和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  
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作賦拜蘭金  
令史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

劉琮

帝事安

劉琮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永初中鄧太后詔使與  
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  
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又詔琮與  
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

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

帝事和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安帝)永初中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著文賦碑  
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

子帝事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  
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  
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子迺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  
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迺壽所為甚奇之遂

輟翰而已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文叔師同春  
山從鮑子真學筆對魯賦靈光殿賦歸趙

東漢書

王逸傳

卷六





湘水

崔琦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瑗之宗也以文章博通稱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迺作外戚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諷曰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曰貞史今將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

忍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

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冠不脫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及論坐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譎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後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張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少好學多闕覽而任情









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陟遂與言談至熏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  
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  
想望其風采○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  
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

字仲尼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  
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迺著  
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  
此論之作俗士豈非愧心又著辯和同之論曰夫  
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  
為美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  
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  
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  
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  
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讐不廢故  
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桓  
帝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  
庚桑瓊隸風移礫山名礫音歷吾雖小宰猶有  
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  
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  
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邊讓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  
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大將軍  
何進聞讓才名召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  
能辭對時賓客論堂莫不羨其風蔡邕深敬之以  
為讓宜處高位迺薦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  
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  
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邊讓口辯辭長  
非禮不動非法不言使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  
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  
哉須一父曰案文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  
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

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  
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為難不得其尺焉  
以烹雞多而治之則淡不可食少而治之則熬而不可熟  
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恨邑也惟此寶鼎未  
受犧牛大義之和久在煎熬齧割之間若以年齒  
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  
功紀元曰子奇年十八讓氣不屈曹操告郡  
就殺之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  
恒傭作為資暮還輒難柴以讀書魏古常以禮自  
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友上疏薦之曰竊見處士彌衡年二十四淑質貞  
亮英才卓犖初涉執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  
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  
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恠忠果正直  
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曰大藍尹鑿謂  
若一善言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魏文  
大山曰任座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知君不君也九  
中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  
溢氣盈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纆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

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金郎衡直  
與為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  
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  
樂必有奇麗之觀越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局  
日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  
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金牧者之所貪飛  
兔驥褭古也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息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  
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為鼓  
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





衣更著岑年單絞之服岑年號色也次至衡衡  
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  
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袒衣  
一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年單絞而著之  
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收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  
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  
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  
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  
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梳杖梳杖及坐大營門以杖箠  
地大罵吏白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補衡豎子孤  
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

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  
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  
補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  
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  
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  
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  
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  
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而駭  
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  
之後復侮慢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  
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  
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





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音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音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音當父口音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頓竟殺之

賈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獨行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剖折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



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音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音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音當父口音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頓竟殺之

賈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獨行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剖折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







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  
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後仕郡為功曹時宰  
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儀曰本名尉字從以微  
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  
怒使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拜曰明府發雷  
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  
命不忠豈非過邪脩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見朱  
雲攀殿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  
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

范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  
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

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迺共尅  
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  
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  
巨卿果到并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  
○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  
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  
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  
者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  
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  
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  
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許之式使服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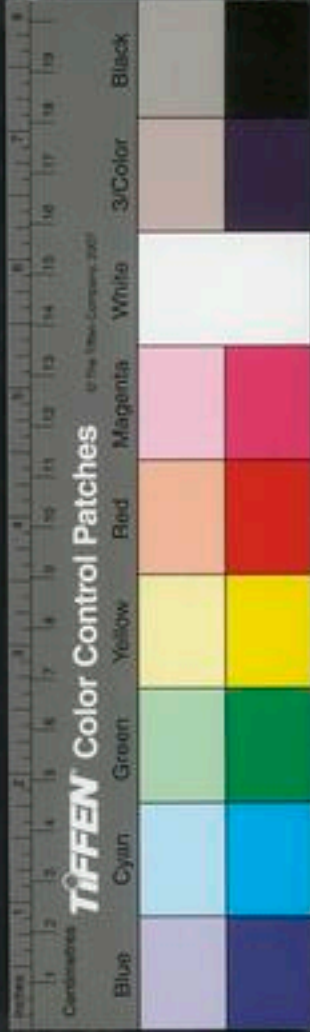


友之服禮典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定禮典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迺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迺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禮典迺去○後到京師受業大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迺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

揖哭以為死友迺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式後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迺名姓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侯嬴年七十為大梁門抱關張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痿疾元家相縞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





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  
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乳汁也推燥居溼備嘗  
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  
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  
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  
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  
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以能理劇再遷曰  
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冢未至一  
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  
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

王忱

王忱字少林

忱音

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  
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  
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驚一斤  
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  
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  
日大風飄一縑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  
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  
見之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縑被主人  
悵然迺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二物忱自念有葵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  
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





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迺葬之大恩久不報  
天以此章卿德耳忱除郡令到官至聚亭  
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  
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乃前訴  
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枉殺妾家十  
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  
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忱曰當為汝理侵冤勿復  
殺良善也忽然不見明旦乃召游徼詰問悉伏辜  
於是亭遂清安

陸續

字元武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祖父闕為尚書令羨妾貌

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  
獻越布○續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  
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  
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楚王英謀  
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  
名迺徵興詣廷尉獄續與梁宏駟勲詣洛陽詔獄  
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勲掠考五  
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覘候消息獄  
事持息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  
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  
泣使者恠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  
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





因食餉義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  
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  
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  
謂舍之修也也人續母果來陰嘉之上書說行狀乃赦  
之禁錮終身

陳重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  
學魯詩顏氏春秋同舉孝廉俱在郎署有同署郎  
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  
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  
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  
持隣舍郎綉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  
綉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綉還主其事迺顯重後  
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  
見義去亦以病免

雷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  
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謝  
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  
屋宇迺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迺以付縣曹  
○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駭  
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  
陳

范冉





范冉字史雲冉或陳留外黃人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恥之迺遁去冉好違時絕俗為激  
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  
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桓帝以  
冉為萊蕪長縣名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  
常佩韋於朝西門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  
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  
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裴居自若言貌  
得五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年迺結  
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  
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年七十四卒僉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各為

立碑表墓焉

趙苞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  
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初遷涼  
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明年遣使迎母及妻  
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八塞寇鈔  
苞母及妻子遂為所恟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  
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  
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禍昔為母子今  
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  
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  
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





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為所害靈帝遣策吊慰封郇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王烈

王烈字彥方

魏志烈字彥方

太原人少以義行稱鄉里有

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迺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

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後遭黃巾董卓之亂迺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欲以為長史烈迺為商賈自穢得免

賈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惟此剛潔果行育德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  
 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  
 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然神經怪牒王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  
 瑤壇之上者靡得以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  
 圖尚書中止軼曰堯泥壁於崑文龜豐禮畢至背中赤文  
 山水龍者許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今書七志有緯  
 候之部鈴決之符兵法有五鉞龍及去女六輔有陰  
 符有大勝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  
 得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

東漢書 方術傳

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  
 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  
 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然神經怪牒王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  
 瑤壇之上者靡得以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  
 圖尚書中止軼曰堯泥壁於崑文龜豐禮畢至背中赤文  
 山水龍者許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今書七志有緯  
 候之部鈴決之符兵法有五鉞龍及去女六輔陰  
 符有大勝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參驗人區時有可聞  
 得之大符

東漢書 方術傳

卷之二十八









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褒尤  
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王喬

王喬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  
望常自縣詣金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  
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寫焉迺詔尚方診  
視謂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  
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  
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羨於城東自成  
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

為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  
亦立能為崇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

李郃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  
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遣使  
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  
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  
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  
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  
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樊英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善風角星筭





河洛七緯推步災異易緯考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今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微之復固辭乃詔切責不得已到京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

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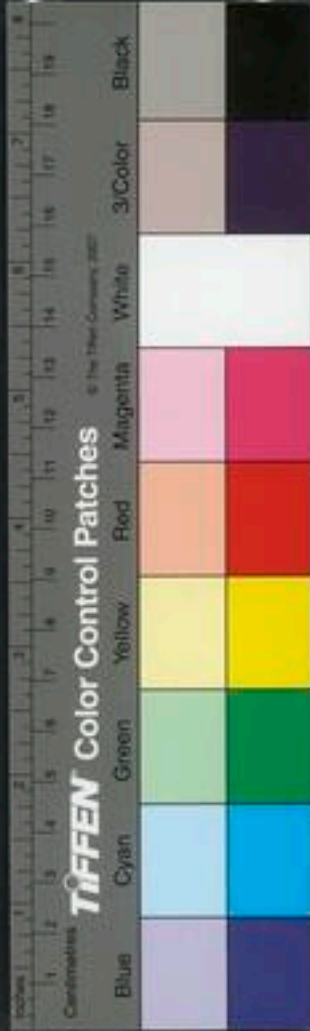
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乃為英設壇通

考異四英傳云四年二月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初被詔命僉

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

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

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王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  
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身歲以避之王者舉逸  
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出俗之  
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王智能足以庇民  
被褐人王深歲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  
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  
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  
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  
而不起則始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父曰豈  
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  
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  
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

治矣羣小選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  
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人單者務在明  
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  
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  
使彼誠君子耶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  
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  
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義隆於鄉曲利不苟  
取仕不苟進繫已安分優游卒歲不足以尊王  
庇民是亦講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卑  
遂其志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易周黨以勸  
廉恥厚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  
又不可如長指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激舉鈞





竒以警俗不食君竒而爭著佑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仰之流其得免於王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取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揚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

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措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救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喪夷不聞喪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華佗





華佗

何允

字元化沛國譙人通數經曉養性之術

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布相陳珪舉  
孝廉大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

種

齊才

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

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

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  
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

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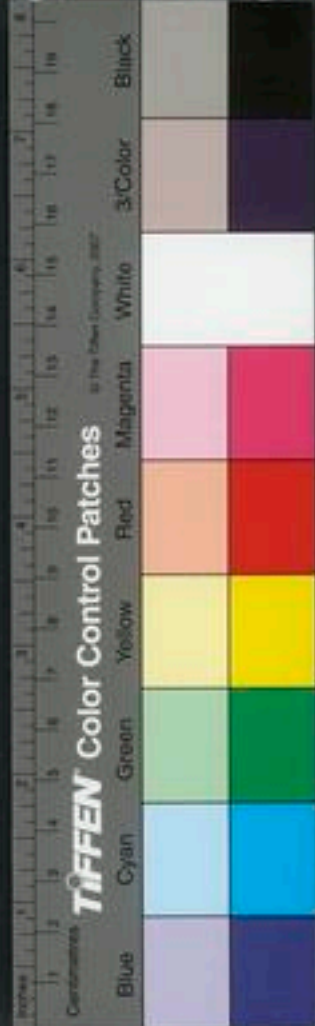
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

金匱文曰普之病字

### 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

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  
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  
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  
盈行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  
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  
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  
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  
而下樓以一指捉之而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  
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  
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  
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





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  
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象蛇競來齧索且斷  
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  
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  
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  
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設在  
蔡神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  
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  
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  
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  
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  
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

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賣父曰校至宛市鮓湖長  
身也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  
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薊子訓

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  
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  
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  
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  
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  
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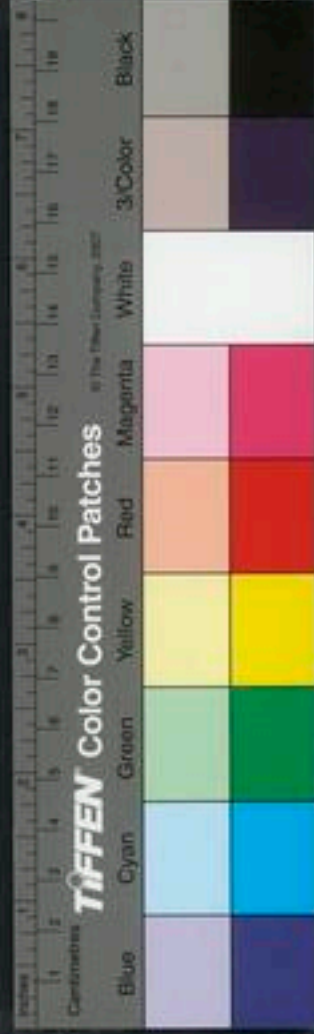


操從容顧象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慈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語頃即得薑還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或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瘦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瘦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贊曰幽既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以堯稱則天不居潁陽之高標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潔夷齊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

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

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前或去危以圖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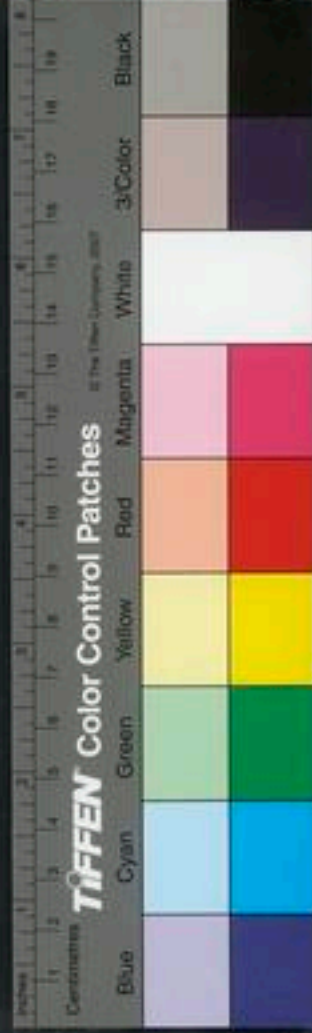
四時或垢俗以動其槩中或後或疵物以激其

清先然觀其甘心賦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符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

東漢書 逸民傳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逸民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是以堯稱則天不居潁陽之高標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潔夷齊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

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

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前或去危以圖其安

四時或垢俗以動其槩中或後或疵物以激其

清先然觀其甘心賦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符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

東漢書  
逸民傳





其情之辭連下刊城四軍許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  
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踞埃之  
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  
卿有言曰志意備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  
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速也光武側席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  
中矣若薛方逢前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  
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  
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虞子耿介蓋與卿相  
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  
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初光武或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  
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  
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  
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  
城於郊廓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  
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曰此  
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





向長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

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讀易

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

慶俱遊五嶽名山

逢萌

真父曰逢萌北海人也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既

而擲楸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

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

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光武詔書徵萌託以

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徵我以有益於政

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連徵不起○初萌

與徐房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壞德穢行房與

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息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建武中被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敝皮綃頭待見尚書

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

毀黨曰黨釣采華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

國之道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

帛四十匹遂隱居滎池

東漢書 周黨傳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  
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  
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  
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  
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  
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

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  
不獲願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  
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  
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  
不可相助為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  
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  
太史奏容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吟



漢高春縣人  
鄭太后諱改曰當陽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馮漸野王按有嚴陵山  
臨山邊有石為嚴陵釣壇也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高未嘗脩刺候人信陽侯陰就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梁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悉以衣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後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慮及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八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林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介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縠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





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  
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  
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  
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方噫顧  
覽帝京方噫宮室崔嵬方噫人之劬勞方噫遼遼  
未央方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至吳  
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貧吞每歸妻為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  
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  
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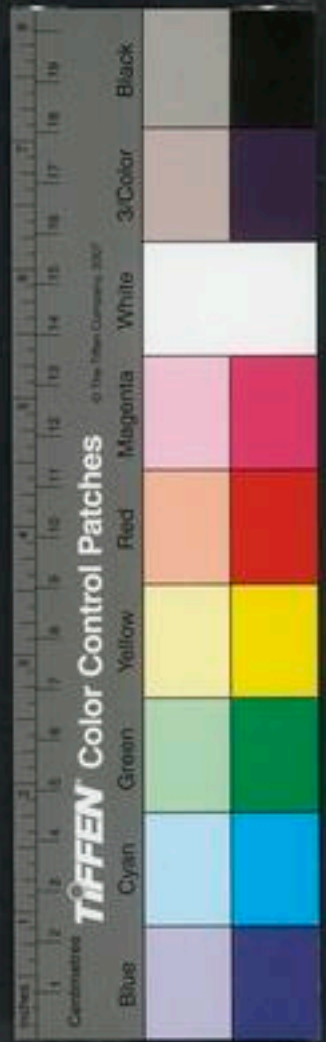
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要離烈士王餘子慶忘者家在鴻友  
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  
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  
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  
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父貢

曰案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行此鄰里有爭財者持

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  
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太守連  
召鳳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代 宣侯 宣侯 宣侯 宣侯

嘗以講道

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

為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

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

許由 恥聞禪讓 乃 隱 而

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

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

怨累之為執與夫委體淵沙鳴絃揆日者不其

遠乎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

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

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

何用藥為乃邀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

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

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棄其牛康即與之

因道逃邀以壽終

法真

法真字高卿

一作高卿 扶風郿人好學而無常家博通

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

東漢書

法真傳

七





詰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明府見待有禮故  
敢自同實未若欲更之真將假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同郡田羽爲真體無四業則羽居姑治將  
臨老代之高蹤不爲玄續屈也臣竊望朝廷加哀  
矜必能唱清廟之歌致未儀之風矣帝虛心欲致  
前後四徵真曰吾說不能遵形迹世豈欲洗耳之  
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待  
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適名而名我追可  
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翔玄德先生

漢演老父

漢演老父桓帝幸竟陵過雲夢泊沔水百姓莫不  
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高書叩南陽張溫異之使

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  
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  
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  
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尊  
茂采糧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  
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  
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  
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兼竭洲龍鳳逝而不至  
今宦豎日亂臨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  
之不逮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  
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  
所終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侯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  
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鷦而得所栖龜鼈穴於深  
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  
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不責文曰按苦居畝

字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  
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  
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貧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  
道就虛全事遺塵枉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列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  
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義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  
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  
姬李姬各附家傳姬梁北女字若斯之類並不兼  
書餘但摻次才行无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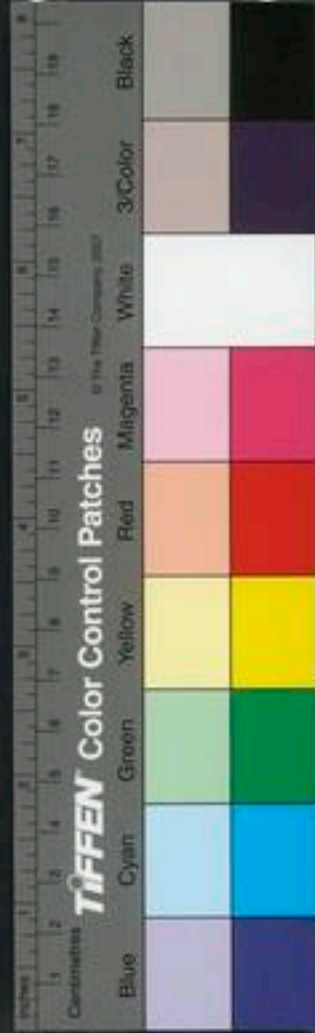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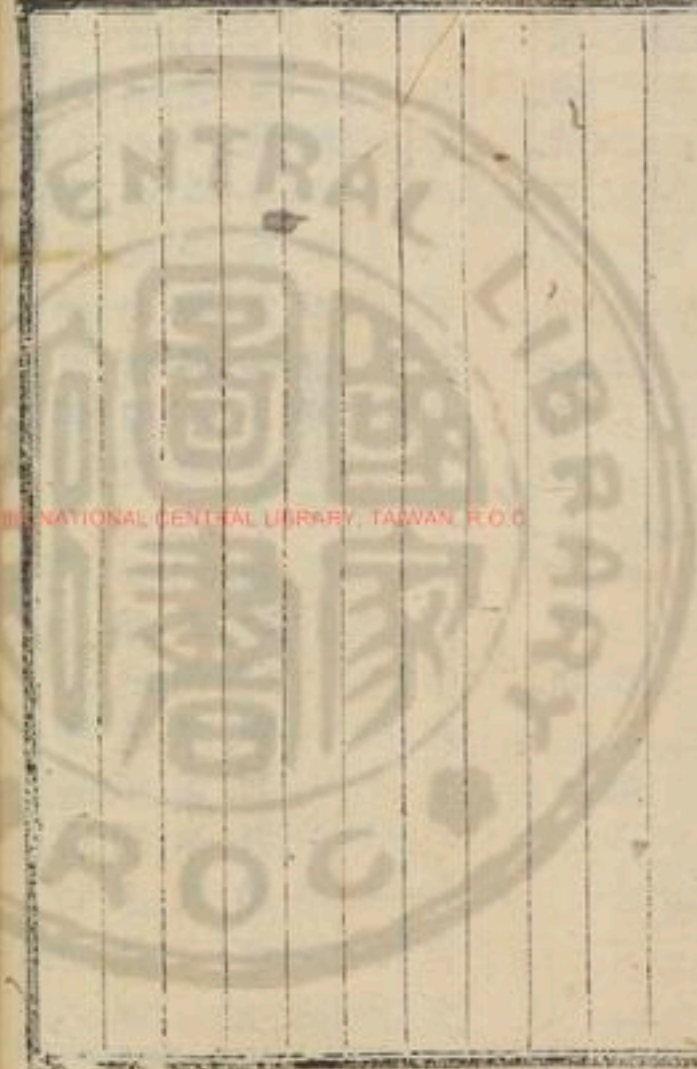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桓氏之女字少君宣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東漢書

鮑宣妻傳

卷之三十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列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  
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  
則其微義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  
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  
姬李姬各附家傳姬梁北女手若斯之類並不兼  
書餘但摻次才行无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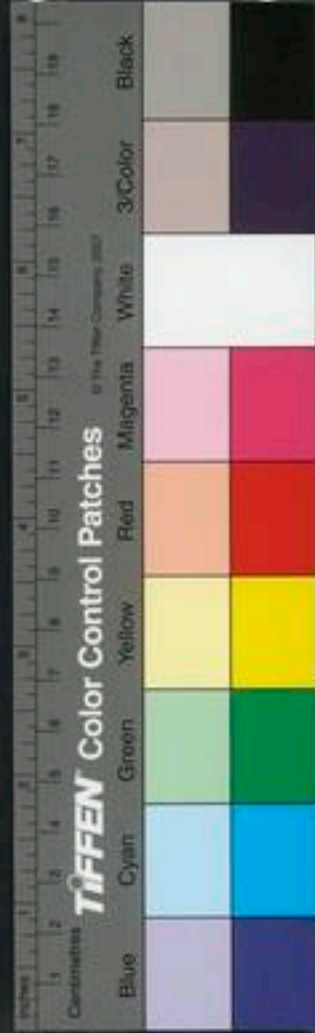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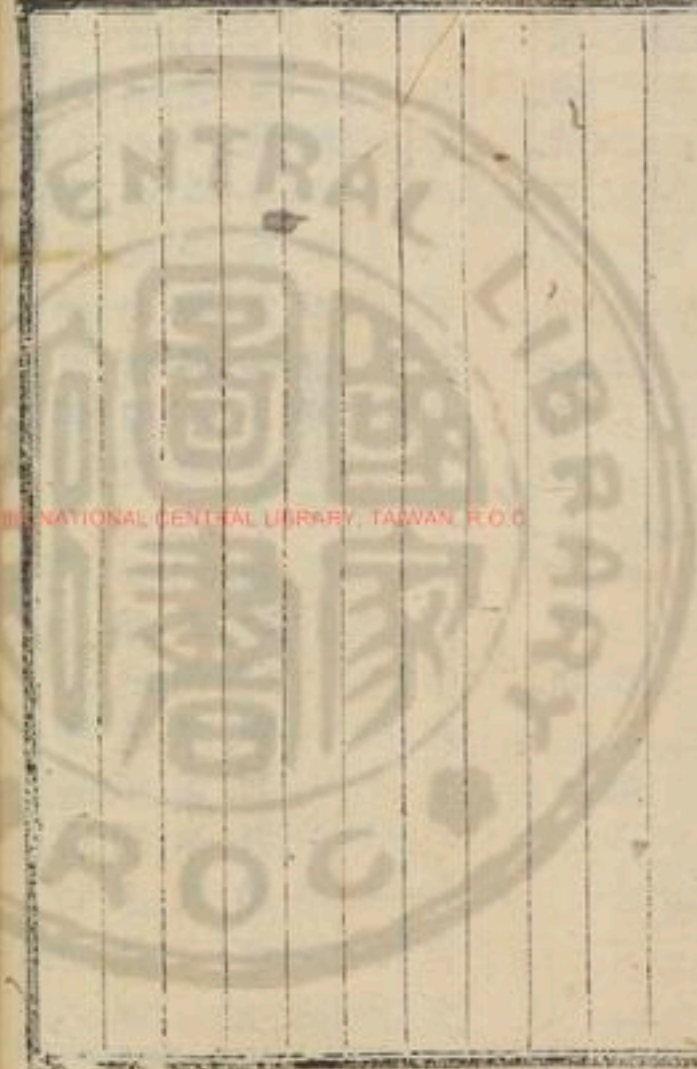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桓氏之女字少君宣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東漢書

鮑宣妻傳

卷之三十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  
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  
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  
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子永中興  
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報曰舅姑  
先則曰先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霸少立高節已見逆人傳妻亦美志  
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  
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通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

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間賓至投耒而歸見  
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容去而久  
卧不起妻曰君少喻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  
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乎霸屈起而  
笑曰如婦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龐盛之女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守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  
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思養愈謹  
○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





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  
供饋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  
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徑詩里  
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迫遺詩  
米肉受而埋之○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  
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博學高才  
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凡國著漢書其八表及天  
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陞而  
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  
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  
作女誡七篇早弱笄一夫婦笄二敬慎笄三婦行  
笄四專心笄五曲從笄六和叔妹笄七昭女妹曹  
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所著賦頌  
銘誄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  
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  
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曰盜泉  
神神救救廉者不受嗟米之食見况拾遺求利以污  
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  
未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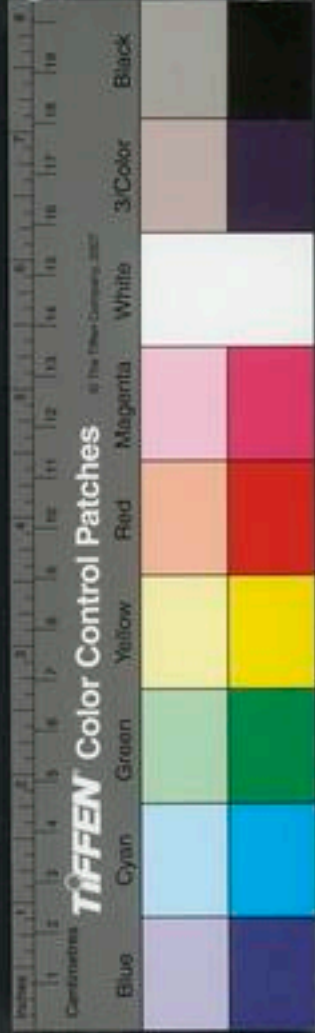


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  
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  
不免迺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  
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  
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邢卓迺引車庭中  
以其頭懸軌鞭撲交下長六尺謂其  
變牛頓者妻謂持杖  
者曰何不重乎速盍為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  
曰禮宗云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蔡邕之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  
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  
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

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  
痛其無嗣迺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  
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  
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  
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遂首徒行叩頭  
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  
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  
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迺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  
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  
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同有存者今所誦  
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





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  
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羊赤管

### 東夷

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

事見風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

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

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後二十一年命

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賜谷夏自少康已後世服

王化賓於王門獻其樂舞祭為暴虐諸夷內侵殷

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

畔三百餘年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磐楛矢管蔡

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

肅慎復至後徐夷偕彌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

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

之傳物志曰徐君宮人假而生所以不詳詳於

仁而無權不忍聞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

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

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彌仲征之不克宣王

復命召公伐而平之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

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





亡命東夷  
故空地僻  
後居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  
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  
遼東大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歲貊倭  
韓萬里朝獻章和己後使聘流通中興之後雖時  
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  
率皆土著意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  
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論曰昔箕子達長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  
未有間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  
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  
百十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  
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  
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  
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  
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流異焉老子曰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  
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碣夷曰乃腸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  
羸末紛亂燕人遠難備雜華澆本遂通有漢眡  
眡偏譯或從或畔

南蠻

安帝元初中漢中蠻中蠻並為盜賊州郡募善蠻  
討平之(明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  
眼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





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數心  
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  
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  
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  
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  
遂投鄉吏舉種反叛

西南夷

哀牢夷者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來單船擊  
附塞夷鹿多音於是南風飄起水為逆流單船沉  
沒哀牢溺死數千人賢栗恐謂我曹今攻鹿多輒  
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  
降光武封為君長○作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後

都縣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  
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獠木  
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遠夷樂德歌詩曰大  
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  
所見奇異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慶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  
恩與人富厚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  
荒服之外土地坑埆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搗負歸  
仁觸冒險陝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  
終始矣至於傾設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  
卒能開四夷之境歟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





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  
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咸澤時曠  
及其化行則緩耳離脚之倫數居鳥語之類莫  
不舉種盡落回而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  
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都守  
之曹貢父曰案此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  
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珠王金莫不呈表  
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帳火龍馴禽封斂之  
賦大龍即大沈布也軫積於內府貢父曰業  
庚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  
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  
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割交之區布護巴

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狡弄薄於羌狄故  
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者焉故關  
守永昌肇自遠雖啓上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地  
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  
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  
四方者金王政修則賓服德散失則寇亂昔夏后  
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即位坤康迺征吠  
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  
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





三年適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  
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公踰梁山今雍州而避于岐  
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  
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  
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後更伐始呼翳徒之  
戎皆克之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迺率西戎征  
殷之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羗髡率師會于  
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迺西征犬戎獲其五王  
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迺命虢公伐  
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狄寇掠迺入犬丘今鞏縣殺秦  
仲之族宣王立召秦仲子莊公伐戎破之後王遣

兵伐太原不克明年破之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  
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  
渭首有狄獮却冀之戎秋即狄道獮即獮道耳涇  
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  
洛間有揚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  
春秋時周在中國與諸夏盟戎本無君長夏后氏  
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  
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  
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  
和戎帥審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  
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





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鞮以爲驚鞮音也故水  
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  
轉相哺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較馬揚埃陸梁  
於三輔建彌得制恣睢於北地非又東犯趙魏  
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割  
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燬  
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纏而爲虜發冢  
露齒四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  
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交朝  
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  
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違猛士  
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

伐樹塞其壘土之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  
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  
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  
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  
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司金錢繚絲之珍  
微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  
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虍健摧破附落降俘  
戴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  
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  
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  
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  
聽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冢沒水





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通隔  
擊之所殲傷逃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  
之山音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  
能穿窟竄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  
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  
致歎是何言之過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振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  
而漢祚亦衰焉嗚呼者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諸遠華薄其貢  
職准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  
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遠之內地當煎作寇馬  
文淵後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

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  
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此射作象箸其  
此直不滅於菽實公須存王辛有浩歎於伊  
川也  
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戾子見左傳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校尉領護  
之宣帝改曰都護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  
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歛稅重刻  
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  
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十六年明帝  
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遂通西域明年始置  
戊己校尉貢父曰格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六師  
東漢書西域傳





傳注中云茂發射所統又傳云茂發射開詳足明  
大明帝崩章帝不欲廢故中國以事夷狄不復遣  
都護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還椽甘英窮  
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  
其風土傳其珍賸焉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  
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開玉門陽關二關名在  
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  
以為北虜呼行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  
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十餘人集昆  
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脅車師  
後部北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  
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

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  
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  
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  
之耻太宗文皇帝也實江上既向後世故

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

破虜庭當斯之後黔首墮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

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美至舟車貨及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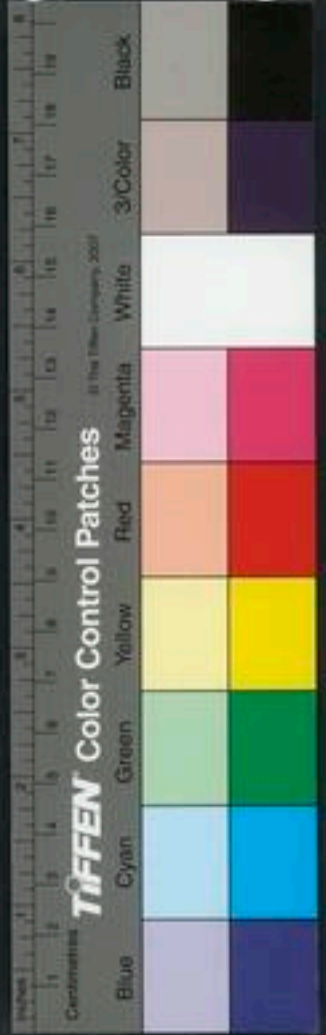
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

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開徵不閉羽檄不

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

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





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膳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則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費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盛國滅土經有明誠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也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天竺國

天竺國一名身蓋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

俗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鉄鉛錫和帝時數遣使貢獻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類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窮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





則則賞贏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額而繫北  
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  
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  
後甘災迺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  
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  
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  
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榜山棧谷繩行沙度之  
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  
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目身毒而二漢方志  
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  
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王

燭和氣

天竺國記云

中

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

天竺國記云

所挺生

本行我為文神迹詭恠則理絕人區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以四大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天外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超無聞者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誣異之甚也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修華蓋之飾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清心釋累之訓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好仁惡殺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焉然好大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周謁角之論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區

天竺國記云





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南匈奴

南匈奴言匈奴傳不古南北今稱南者謂其北止焉也以南匈奴言其南也

南匈奴醜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醜音大呼韓邪單

于之孫前音口單于者廣大然也烏珠留若鞬單

于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此孝父單

于與時以此為右奠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

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光武初方

言於六及鞬九○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

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

遺金幣以通舊好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

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鈔暴

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

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增緣邊兵郡數千

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

帛迺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

匈奴所遣故賞遂不行由是太恨入寇尤深二十

一年冬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

歲○初單于茅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音鹿以

次當左賢王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

東漢書南匈奴傳





牙師被誅遂內懷猜懼單于疑之迺遣兩骨都侯  
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所左賢王蒲  
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遂欲所主南邊八郡衆四  
五萬人欲殺兩骨都侯骨都侯知其謀以告單于  
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  
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於是款  
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  
耿國議迺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諫曰  
十二月癸丑匈奴○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  
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牙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  
單于震怖却地千里○二十六年夏南單于所獲  
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

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  
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  
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冬前畔五骨都  
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  
悉復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  
王郁留西河擁護之北單于惶恐願還所略漢人  
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  
和親帝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  
奴復遣使詣關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今北匈奴見南單于  
采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然今既未復助南則





亦不宜絕北虜縻之義可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  
邢鄧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印文單于背報  
德杖誅以此二者行事統告之也報  
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今立橐草并  
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  
輔身安國計義甚高為單于嘉之漢秉威信總率  
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  
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邢鄧支是  
也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鞞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  
于帝悉納從之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通  
璽書報答賜以繒繒單于比立九年薨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  
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攻鄰刑措不甯憤辱之

恥速孝武並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  
星屬侯列郡匈奴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  
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  
寇雖頽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  
分爭五呼韓邢來臣迺權納懷柔因為邊衛  
罷聞微之微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  
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墓擾動戎夾續以更  
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間侵佚害流倚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通舊好  
好報命連屬金幣截道而單于驕踏益橫內暴  
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





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遼屯之卒及  
開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  
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許  
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  
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撫羣  
策和而納焉迺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  
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水  
囊備文物加璽彼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  
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饑饉既深互伺隙控  
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肥瘠至於陷  
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  
頌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憲耿護之徒前後並

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  
北追奔三十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院十角枯  
闕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遠  
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  
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  
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虞使耿國之美  
不謬於當世素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  
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  
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  
並思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以子坐樹大鯁  
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中竇憲請立北虜  
使匈奴也自  
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盡胡可單言降





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德之源百世不磨矣

既的無然之役南陽北混并匈奴之區則無舍爭此之不行為巨慮于化居西河雍以駟通我武難分為五部大率皆陽豐子左賢王幼之子對元海較稱天錫也中一原至於此百代無滅威可竊也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彌馬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等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時司徒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首國家之遠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靈帝)初遼西有立力居者眾五千餘落自稱王(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蹋頓有武略代文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光武初匈奴強威率鮮卑與





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種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

塞擊之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迺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迺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迺召百官議朝堂議即奏是議曰武帝情存遠略志圖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迺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並出既而覺悟迺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予自匈奴遁逃鮮卑強威據其故地兵利馬疾過於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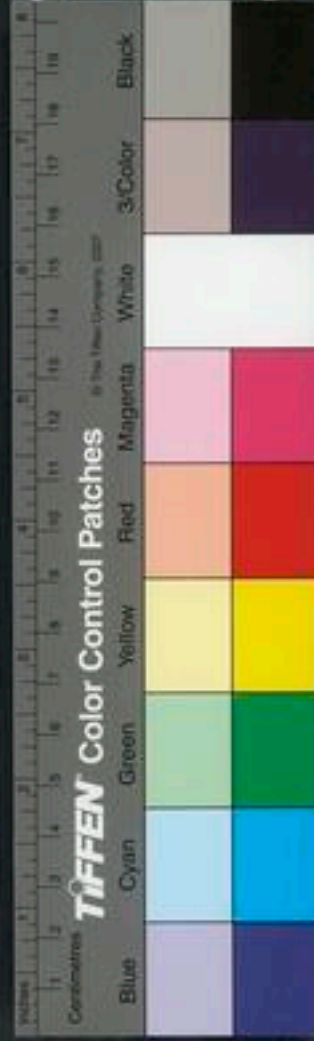




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  
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  
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瘡痍夫邊垂  
之患手足之蚿搔中國之困首背之瘵疽方今郡  
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帝不從遂  
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  
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  
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逐戰育等大敗數千騎  
奔還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強矣匈奴熾於隆漢西  
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  
盡有單于之地踞頡山築公據遼西之土其陵  
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  
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真數以  
至於是乎

東萊先生東漢詳節卷之三十













# 十七史

二十三

魏紀

太祖

文帝

明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后妃傳

卞皇后

甄皇后

郭皇后

列傳

董卓

袁紹

袁術

劉表

呂布

張邈陳登

公孫瓚

陶謙

公孫度

張燕

張繡

張魯

夏侯惇

夏侯淵

曹仁

曹洪

曹休

曹真

曹爽

夏侯尚

夏侯玄

荀彧

荀攸

賈詡

袁渙

張軌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郗原

管寧

崔琰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顯

乾勳

司馬芝

張華

廿二史







三國疆

三國志

地理圖



魏國魏帝所居官渡魏太祖敗袁紹處邺魏太祖建  
 國處洛陽文帝所都涿郡蜀先主所居先主依劉  
 表于荊州得諸葛亮于南陽管荊湖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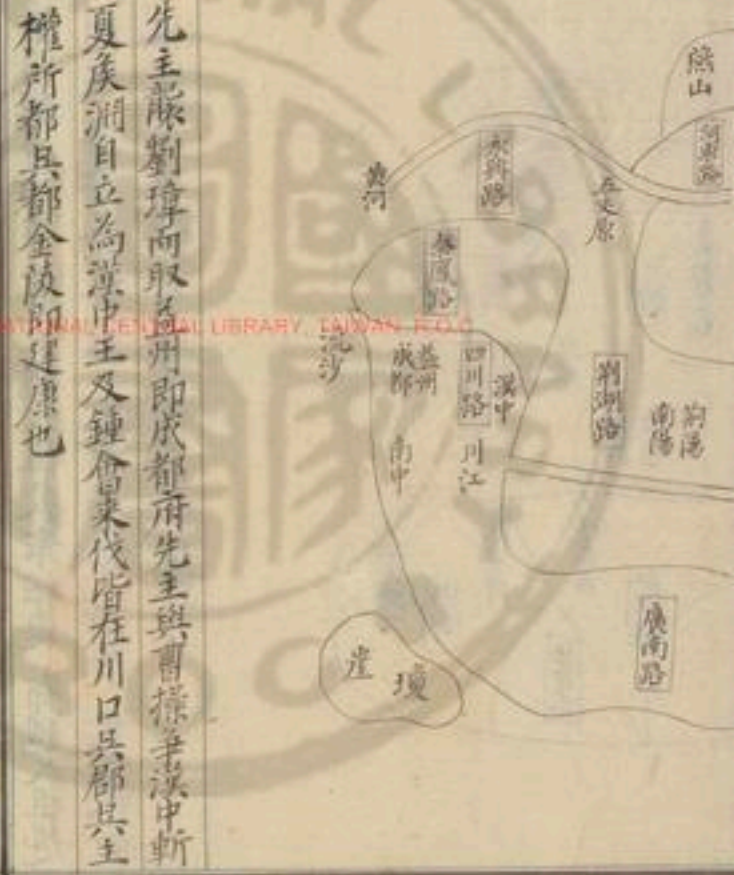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27819 x.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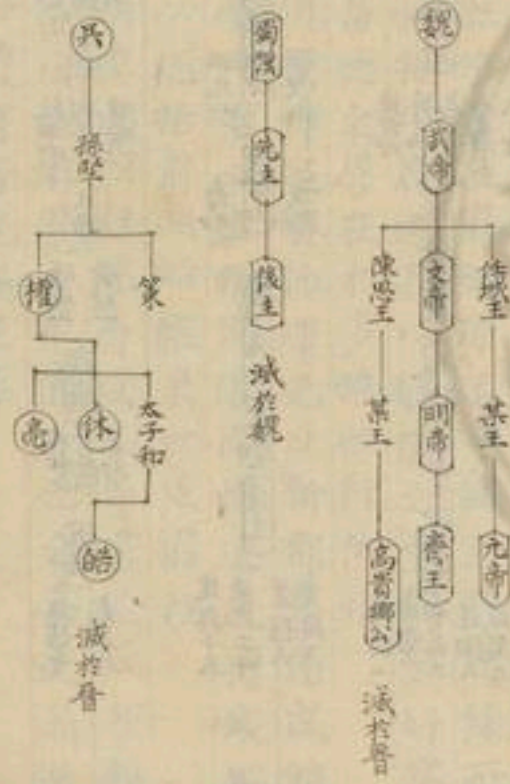




圖之理



三國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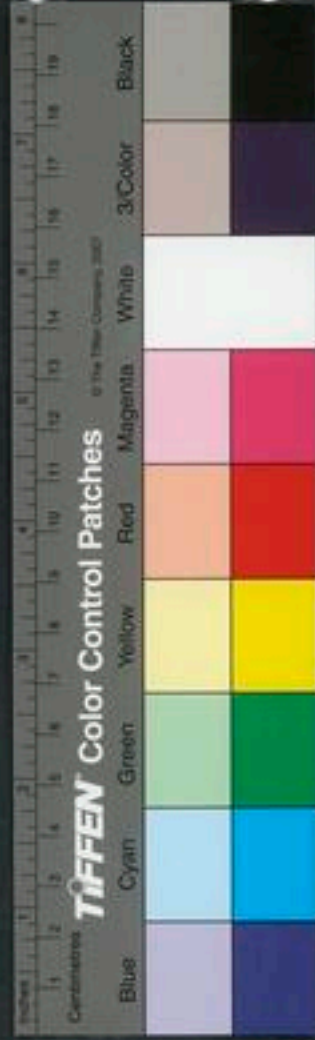


歷年不遠而事闕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  
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  
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詳  
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  
備異聞若乃純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遠編  
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共頗以  
愚意有所論辨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  
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密書以  
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醴本質臣寔  
顧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  
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  
祇穢翰墨不足以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  
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  
松之上表

上三國志註表畢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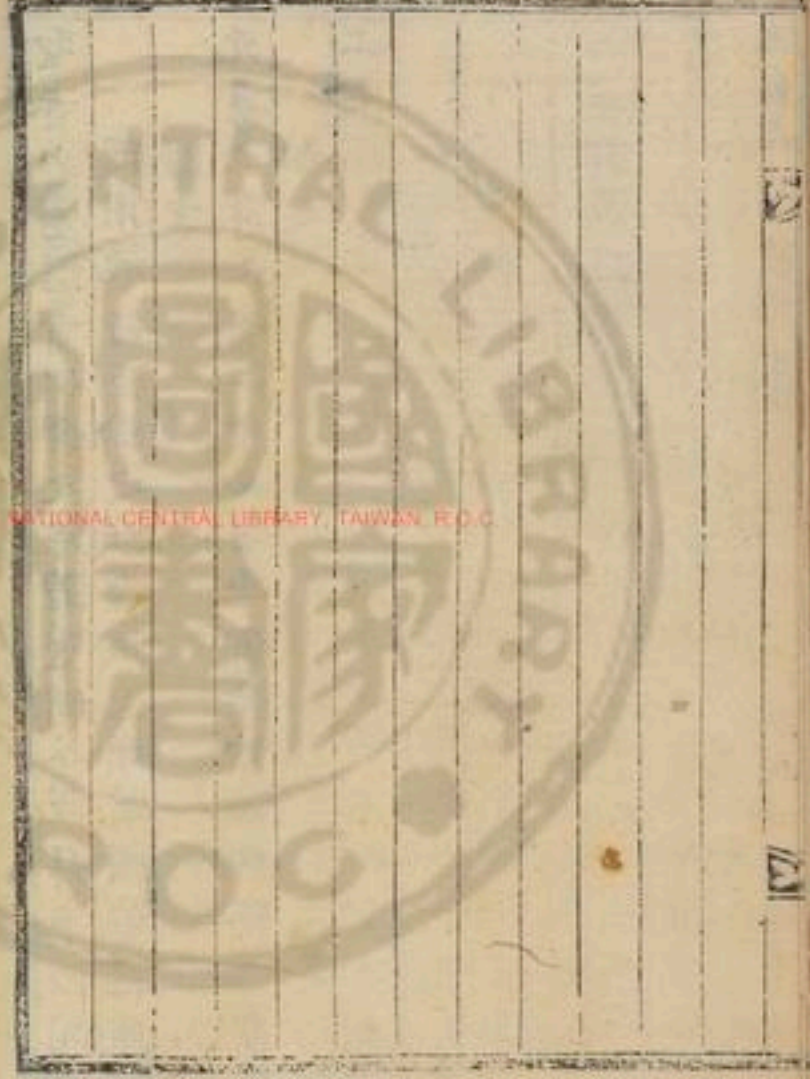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后妃傳

三國志

列傳目錄





郭皇后

甄皇后

董卓

袁紹

袁術

劉表

呂布

張邈

陳登附

公孫瓚

陶謙

公孫度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之三  
列傳

夏侯惇 韓浩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曹真

曹爽

夏侯尚

夏侯玄

荀彧

荀攸

賈詡

卷之四

列傳

袁渙

張範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張璠

胡昭

崔琰

毛玠





卷之五

列傳

徐弈

邢顯

司馬芝子峻

何夔

鮑勛

鍾繇

華歆

王肅

郭嘉

劉曄

劉放孫資

鍾統

王朗

程昱孫乾

董昭

蔣濟

卷之六

列傳

劉禪子禪弘

張既

任峻妻祗肘

杜襲

鄭渾

司馬朗

賈逵

蘇則

杜恕

倉慈顏斐 令狐邵

卷之七

列傳

張遼

于禁

徐晃朱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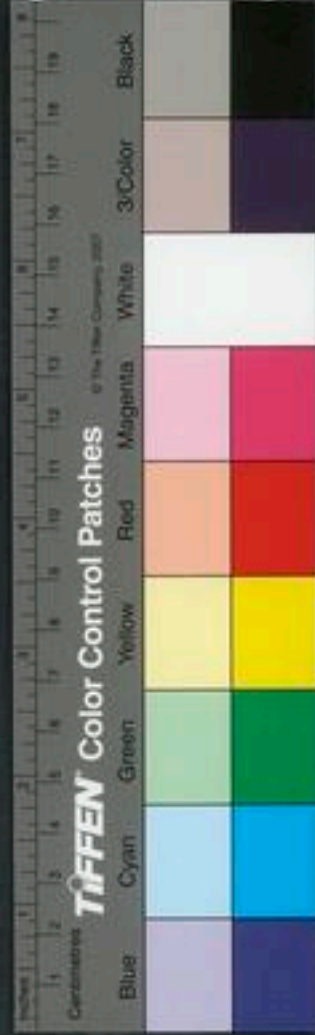
李通

樂進

張郃

李典

呂虔





卷之八

列傳

許褚  
龐德

典韋  
閻溫

卷之九

列傳

桓階  
陳泰

陳羣  
陳矯

任城王彰  
鄧哀王冲  
衛覲  
劉劭

陳思王植  
王粲  
劉廙  
傅嘏

卷之十

列傳

徐宣  
盧毓  
常林  
裴潛

衛臻  
和洽  
杜襲

韓暨  
高柔  
王覲  
楊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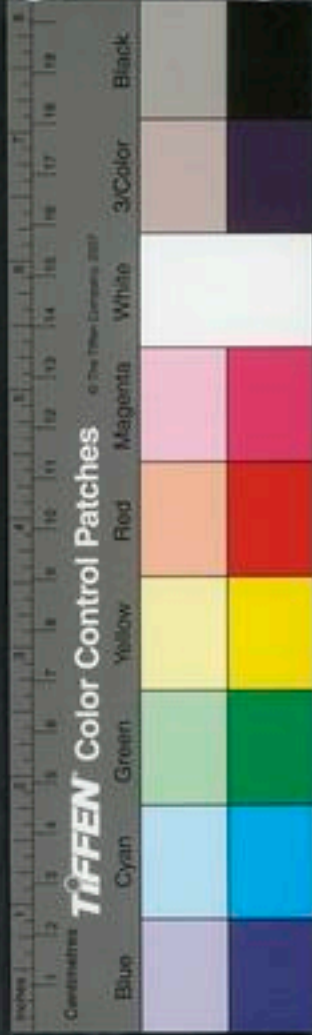
崔林  
孫禮  
辛毗  
高堂隆

卷之十一

列傳

三國志

列傳目錄





蒯寵

田豫

郭淮

徐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凌

諸葛誕

鄧艾

鍾會

方伎傳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夷狄傳

烏丸

鮮卑

東夷

扶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居

韓有三種

卷之十二

蜀傳

劉焉子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妃子

諸葛亮

諸葛瞻

卷之十三

列傳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卷之十四

列傳

趙雲

法正

麋竺

伊籍

董和

馬良字季常

呂乂

龐統

許靖

簡雍

秦宓

劉巴

董允

彭萊

李嚴

魏延

廖立

劉瑛

楊儀

霍峻弋

向朗

楊洪

杜微

杜瓊

孟光

尹默

譙周

王連

張裔

費詩

周羣

許慈

來敏

李譔

卻正

卷之十五

列傳

黃權

呂覲

李恢

馬忠





卷之十六

吳傳

王平

張嶷

蔣琬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楊戲

衛緒

孫堅

孫策

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劉繇字子翬

太史慈

士燮

妃嬪傳

吳夫人

謝夫人

徐夫人

宗室傳

孫靜

孫皎

孫奭

孫韶

孫桓

卷之十七

列傳

張昭

顧雍

顧邵

顧譚

諸葛瑾

步騭





卷之十八

列傳

張紘

程秉

薛綜

嚴峻

闕澤

周瑜

呂蒙

黃蓋

蔣欽

陳武子末

甘寧

徐盛

魯肅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潘璋

卷之十九

列傳

丁奉

朱治

呂範

虞翻

張溫

陸瑁

陸遜

吳王五子

朱然

朱桓

陸績

駱統

朱據

陸抗

登 虞 和 霸 奮

卷之二十

列傳

三國志 列傳目錄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目錄

章暉	樓玄	孫陽興	孫峻	諸葛恪	劉惔	胡綜	陸凱	鍾雅	呂岱	賀齊
華覈	賀邵	王蕃	孫綝	滕胤	趙達	吳範	是儀	潘濬	周魴	全琮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一

魏帝紀

太祖武皇帝

建陽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嵩夏侯嵩父嵩父嵩生太祖少機警有權數任使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橋玄何顯異焉玄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君乎

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君乎  
太祖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嵩夏侯嵩父嵩父嵩生太祖少機警有權數任使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橋玄何顯異焉玄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君乎

三國志 魏帝紀 光和中黃巾賊起遷





濟南相國十有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狼籍  
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滯祀姦究逃竄郡界肅然會  
董卓廢立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太祖計事太  
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故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  
食器以爲國已手刃我八人既而至陳留散家  
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初平元年袁術韓馥孔佃劉岱王匡袁紹張邈橋  
瑁袁遺鮑信同時起兵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  
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  
屯洛陽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  
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

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  
震動不知所故此天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不可  
失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之望邈等不  
能用

三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將李傕郭汜等  
殺允攻布擅朝廷青州黃巾眾百萬入兗州轉八  
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不可岱不從為所殺信  
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  
黃巾追至濟北降卒三十餘萬其精銳者號為青  
州兵

興平元年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屯濮陽太  
祖攻之相守百餘日食盡各引去時太祖軍敗不  
時得太祖而





知問曰曹孫何存太祖曰乘黃馬者速免

二年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

伏縱奇兵擊大破之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起荀彧程昱勸

之乃違曹洪將兵西迎衛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

祖都許九月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拜

太祖司空用東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自造龍亂

軍五起無終歲之計東始在河北食桑棧乘術在

江淮取給備蠶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空國之

術在於備兵足食秦人以息農無天下孝典以屯

田定兩城此先代之良武乃善民屯田許下得殷

百萬斛無是則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呂布襲

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備有雄才而甚

得人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養

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復反公與戰為流矢所中

二子遇害公謂諸將曰吾降繡不便取其質以至

此自今以後不復敗矣

三年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公與荀彧書

曰賊未追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

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

乃縱奇兵夾騎夾攻大破之荀彧問公前策賊必

破何也公曰虜道吾故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

知勝矣○公東征呂布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

三國志 魏帝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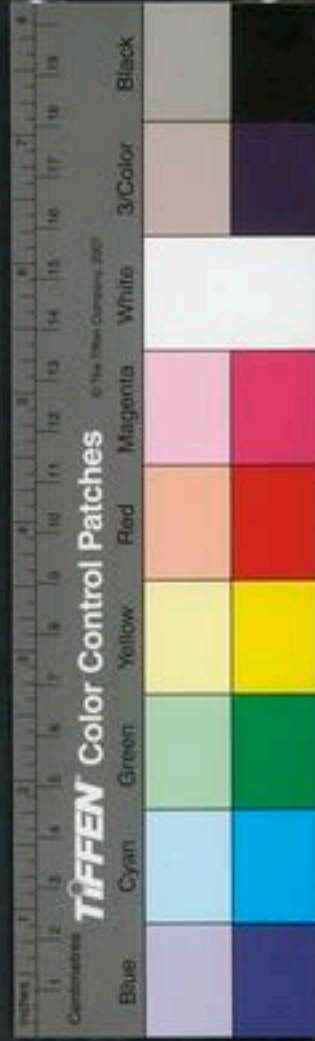




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執陳宮  
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布之破劉備也臧霸等  
悉從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  
于海以委焉初公為兗州以畢諶為別駕張遼之  
叛也追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  
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既出遂亡故及布破諶生  
得眾為諶懼公曰夫人存于親者豈不忠於君子  
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四年公還過許以魏种為河內守初公舉种孝廉  
兗州叛公曰唯种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  
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及生禽种公曰唯才  
也擇其絀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  
地凡十餘萬將進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救公曰紹  
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  
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  
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公軍官渡袁術欲從下邳  
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  
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謀反至下  
邳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

五年公將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  
也公曰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紹雖有大志  
而見事遲必不動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  
博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顏良攻劉延於  
白馬公止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





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  
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  
斬良紹於是渡河追公兵至延津公勒兵駐營使  
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項復白騎稍多步兵  
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紹騎將  
文醜亦劉備將五六千騎至乃皆上馬時騎不滿  
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再戰  
悉禽紹軍大震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  
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众大懼時  
公粮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曰公以至弱當至  
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

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公與紹相持紹運

殺車數千乘至公遣徐晃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

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公問攸曰子卿

來事許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亦操于公曰其空謂公曰來氏軍盛何曰曰公待之





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  
紹自軍破後叢病歐血死

八年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令  
郡國各修文學罷論五百戶置教官遷其鄉之後  
造而教學之

九年攻鄴尚還救鄴夜遣兵犯圍公擊破之尚走  
中山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

孫盛曰紹因世艱危遠懷逆謀上議神咒下平  
國紀荐社污宅古之制也乃盡哀於逆臣之家  
為政之道於斯質矣道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騶  
舊館義無虛滯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漢高失  
之於項氏魏武遵諺於此舉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  
可據公曰足下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公曰吾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  
北罹秦氏之難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  
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

十年斬紹于譚冀州平下令與秦氏同惡者與之  
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令曰阿黨比周先  
聖所疾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  
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搨  
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高忠義張匡謂  
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





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十一年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倣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池入泅

音水名平虜渠

十二年公自淳于還鄴令促定功行封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及沒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此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豈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有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引軍自盛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涉鮮卑庭尚與

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公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尚與奔遼東太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十三年公南征劉表卒表子琮降劉備公至赤

壁與備戰不利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孫盛異同評曰按吳





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惟攻合肥而此云推  
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者不同吾志為是

十四年軍至譙任輕舟治水軍置揚州郡縣長吏  
開芍陂屯田

十五年冬任銅雀金

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叛屯潼關公與超等夾關而

軍公與遂等語賊見公志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  
後重者公笑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

但多智耳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

虎騎夾擊大破之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問曰初

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

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內潼

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

然後引兵北渡：渭堅鋒虜至不出所以驕之故

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頃許之因畜士卒之力

一旦擊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

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

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

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飲服

軍無適主一舉可破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十八年天子使郗慮持節策命公曰董卓初興國

難君則首啓戎行黃巾侵我三州君翦以寧東夏

韓遂揚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遣許

都不失舊物袁術隕潰橋瑁授首呂布就戮張楊

殂覽眭固伏罪張繡指服素紹大殲海盜奔迸黑





山順軌烏丸三種一征而滅鮮卑丁零重譯而至  
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君之功也今以冀州十郡  
封君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置尚書侍中六卿  
徐奕何夔為尚書令陳茂為保尉毛玠為侍中  
十九年秋公征孫權傳曰治天下之大具  
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興也治天下  
公用武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興也治天下  
其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雖以政舉  
懷可畏甲兵之衆國有若士之勤而天下  
此則內外之憂心備文以所之勤而天下  
武則內外之憂心備文以所之勤而天下  
能其能守變無所共懼則大無有在而致  
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為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  
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

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又曰刑百姓之  
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  
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  
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奔巴中巴漢降置名號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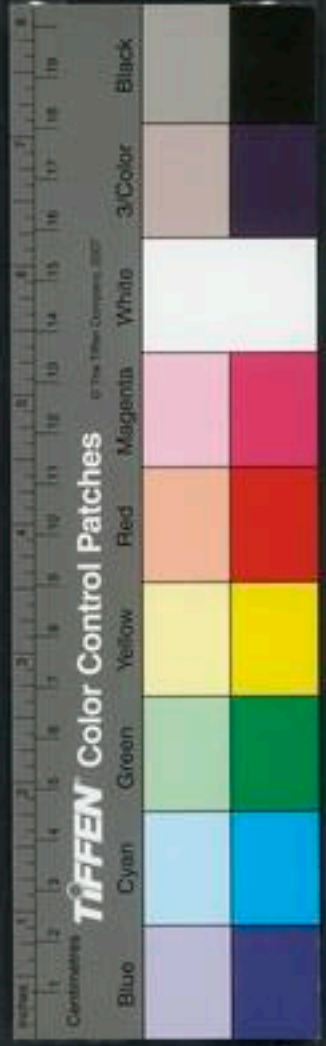
之以為今之虛

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天子進公爵為魏王代郡烏  
丸與其侯王來朝匈奴單于將其名王來朝待以

客禮

二十二年令曰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韓信陳平

妻也死今不故然在楚秦人不能成王業其在楚三晉不  
三國志魏帝紀





二十五年崩年六十六謚武王  
 法而曰第設奇矯殺制勝變化如神自用統海內行  
 餘者頁敗興征伐以新書化事從令者克捷連人  
 善者細微進退守非之問取發無我必亡之  
 內出書畫則謀攻守者不可勝數御軍三十餘年  
 不捨晝夜依律者皆成不華才絕人乎射飛鳥  
 禽獸二未之即宜賞不各千全無功善音毫  
 與時張芝之弟善草書能又無善音毫  
 方郭凱善方術太慈華純甘始能好善法亦  
 人能易引無戚重歡矣至德以法崇之  
 諸中令士卒無敢出心者德以法崇之  
 交法而自就之向以師下者因割髮以馬  
 常法而自就之向以師下者因割髮以馬  
 感何主者曰假之則常師下者因割髮以馬  
 如祖自覺者曰假之則常師下者因割髮以馬  
 太祖自覺者曰假之則常師下者因割髮以馬  
 軍門共向日魏帝  
 三國志魏帝

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  
 天子旌旗出八捕警蹕 ○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  
 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以丕為魏太子  
 二十三年公西征劉備曹仁討闕羽屯樊城  
 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為備所殺王臨漢中  
 備曰險拒守時王欲還出令曰難助楊簡便自  
 以別可惜食之無所送五月引軍還長安達于禁助  
 曹仁擊闕羽二獲禁遂圍仁孫權遣使上書求討  
 羽自效斬羽傳其首權上書稱臣說天命王曰是  
 奏曰諸明人律者皆成不華才絕人乎射飛鳥  
 類曰諸明人律者皆成不華才絕人乎射飛鳥  
 即明也天今復何足哉王曰若天命在吾為天  
 文王順也天今復何足哉王曰若天命在吾為天  
 矣王順也天今復何足哉王曰若天命在吾為天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眇四州疆威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曰惡終能繼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 文皇帝

文皇帝武帝太子也諱丕字子桓生時有雲氣青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王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逐侍覽古今任傳諸子百射好學太祖崩嗣位為魏王

延康元年封子叡為武德侯以鄭冲為傅令曰龍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并里之田璧之以延橋也治兵于東郊遂南征令

曰軒轅有明金之議故勅有衡室之向皆所以廣詢于下百官有司其務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中政事措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眾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命曰祝之眾相負其子而八郭錫乃風化動其情仁義庶其衆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燕父老百姓于邑東

孫盛曰魏王處莫重之氣而設享燕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將何以終

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奉重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延康為黃初元年奉





漢帝為山陽公

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  
秀異無拘戶口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  
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  
乎洙泗之上棲焉寔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  
以救世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  
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樂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  
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亦可謂命世之大聖億  
載之師表也遭天下大亂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  
成之後絕而莫緒以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  
魯郎備起宗廟拜孫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初復五銖錢又以殷貴罷五銖錢

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若限年取士是  
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  
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  
實者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  
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項西域外夷款塞內  
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戍已校尉  
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  
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  
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芑原濕險阻而為軍者為  
敵所禽此兵忌也後十日破備書到○九月詔曰  
婦人與政亂之本也今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  
不得輔政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任終制曰葬





也者歲也棺擲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  
季孫以瑱璠飲孔子歷級而救宋公厚葬君子謂  
華元樂莒不臣漢文帝之不葬霸陵無求也光武  
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全功在釋之忠以利君  
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愛以害親喪亂以來漢氏諸  
陵散掘是焚如之刑也

四年有鷄鵠鳥集靈芝地詔曰曹詩刺遠君子而  
近小人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  
人之刺

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曰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  
得失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

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自今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  
道論

六年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  
貧者賑貸之帝為舟師東征築東巡金幸廣陵臨  
江觀兵戎卒數十萬旌旗數百里大寒水道冰舟  
不得入江乃還

七年帝崩年四十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  
勅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  
餘篇號曰皇覽

以孝文雖賢其聰明通達國作不加賈也帝由是  
著論曰昔有節不賈重華舞以千歲時脫帝由是  
文指以恩德弘三章之教惟將之化若賈文才  
數篇盡國政特賢臣之冕官是之資豈若孝文大  
三國志魏文帝紀





人之量又泛容言曰我亦不取於文帝者三般  
薄昭幸鄧通與夫人未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惟  
以為文檢而無法剪后之象但當養育以恩不  
當假借以權其欲康時中道以為帝王係來者如  
子此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  
兼該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通志存道克  
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二

魏帝紀

明皇帝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  
母誅故未建為嗣帝嘗從文帝獵見于母廢文帝  
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因七年帝即位與  
游泣文帝不換即位之而側立之意定風采居數日  
輒士志不詳焉盡自詳既出人問何如時曰秦始  
皇漢壽武之簡才具微不及耳

太和元年郊祀武帝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二月帝耕于籍田新城太守孟達反詔司馬  
宣王討之

二年蜀諸葛亮寇邊遣張郃等大破之六月詔曰  
三國志魏明帝紀









尊仗貴學王教之奉也其高遜博士任侍中常侍  
者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  
各一人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費曜等拒之先使  
陳倉城會亮至圍起不能進亮乘數萬而拒兵  
亮千餘乃直兵攻圍起不能進亮乘數萬而拒兵  
通射雲梯然梯上人視死以繩連石磨壓其衝  
車衝車於亮更為井圍百尺射城中以土填壘其  
直於城內穿心橫截之相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  
兵退

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  
命也每折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四年詔曰世之質文隨政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  
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  
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並用其浮華不務道本

者皆罷退詔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外詔公

卿舉賢良

五年詔曰先帝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  
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  
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  
母后在宮者如先帝令

六年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大  
魏創業諸王開國未有定制其改封諸侯王皆以  
郡為國三月東巡所過存問高年

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為行之士各一人

二年詔減鞭杖之制著于令諸葛亮出斜谷屯渭  
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堅壁拒守以挫





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  
所獲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亮致中饋  
本以怒宜王宜王符出戰幸此快節孫權攻新城勅  
諸將堅守帝親東征權遁走羣臣以為大將軍與  
諸葛亮相持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  
大將軍制之吾無憂矣

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  
失農時楊阜高堂隆等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肅慎氏獻楛  
矢詔曰往者郡國苑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有司  
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  
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

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改青龍五年三月

四月改大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

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初祠蒸嘗巡狩蒐田分

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

斗建為歷數之序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

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

樂用成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

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見歲時長安諸廟三祖

置內殿前起上山於芳林園使公卿僚屬三祖

成山重守錄曰直士處言不避死上卿僚屬三祖

臣穿紉華大甚非謂也帝詔切問

二年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

三國志魏明帝紀





于京師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  
淵未可卒破宜詔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  
可計日待也卒如所策

三年司馬宣王還至河內帝召到八卦內屬以

事宣王頓首流涕帝崩年三十六

唯得相書藉絕浮華之氣大行刑罰勸久論次大  
不謀臣行相與罪帝之大器也子孫一經耳目  
臣官簿姓行名號可嚴及其父兄子孫一經耳目  
百終不遺也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

察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

開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

敵其殆疾乎

### 齊王

齊王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莫知所由來者

任城王景初三年即皇帝位大將軍曹爽太尉司

馬宣王輔政諸所興作宮室之後遺詔罷之西域

重譚欽火浣布詔以示百寮詔曰太尉體道正直

盡忠三世南翕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

海內其以為太傅持節統兵督諸軍事十二月詔

曰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

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

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詔曰百姓不足而御府多

金銀雜物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





銷冶以供軍用

二年帝初通論語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五年講尚書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七年講禮記通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顏淵配  
八年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  
所習正則其身正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今後皆大臣  
侍從兼省文書詢謀以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  
嘉平元年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羲討  
彥官以佞就第收張當考實爽與謀不軌又丁謚  
鄧颺何晏畢執李勝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

三年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司馬宣王東征凌自  
殺彪賜死七月司馬宣王薨以司馬景王為大將

軍

五年詔曰故中郎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  
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費禕驅率群  
衆道經漢壽脩於廣坐手刃擊禕勇過庸政功逾  
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夫追加褒寵表揚  
忠義以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子襲封  
六年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  
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整罵曰死狗我當  
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  
索得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大





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詔曰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今追賜爵關中侯子襲爵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皆伏誅九月司馬景王謀廢帝以閻皇太后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令曰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高貴鄉公

高貴鄉公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少好學夙成即皇帝位百僚倍位者欣欣焉魏六朝書曰公髦神明爽馬羅朝景王曰上何如主鍾會曰才詔同陳思成預文祖景王曰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

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

二年司馬景王薨以司馬文王為大將軍

甘露元年賜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夏有連山殷有敝箴周曰周易何也博士淳于俊曰包羲曰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故箴者箴事莫不做箴於中講易畢復命講尚書禮記帝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荀顛鍾毓虞松等講禮典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





曰問顛等曰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驅率  
豪馬芟夷秦項二主可謂殊方異略命世大賢也  
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顛等曰少康功德雖美猶為  
中興之君高祖為優帝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  
為諸侯之隸布德兆謀卒滅過戈非至德弘仁豈  
濟斯勲漢祖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  
事動靜有違聖檢為人子數危其親為人君囚繫  
賢相為人父不能衛子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能  
復禹之績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  
之雋也詩書述高高宗中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  
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  
二年帝幸辟雍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適等作詩稽

留宥司奏免官詔曰吾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  
失而乃爾紛紜今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備明經  
典

三年命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詔曰養  
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  
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宜妙簡德行以  
克其選王祥履仁秉義鄭小同溫恭孝友其以祥  
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馬  
五年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  
王廷常侍王業曰司馬昭之志乃名傳中王沈尚書  
生受廢辱帝遂帥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等不能  
護軍賈充逆執於南河下太子舍人或濟向充曰  
面養汝輩心在今日濟即前刺帝可出於背乃立  
陳留王  
救收成濟家屬付廷尉正其罪





陳留王

陳留王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即皇帝位

禮  
景元元年進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之

二年秋樂浪外夷韓濊貊來朝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楛

矢石砮三百枚皮骨織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

鄧艾鍾會伐蜀劉禪降巴蜀平

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

二年相國晉王薨晉太子炎襲位襄武縣言有大  
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閏月康居大宛獻  
名馬敏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勲十二月  
使使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時年二十封帝為  
陳留王太安元年崩

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  
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  
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  
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  
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華夙成好  
尚尚鋒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陷  
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得  
謀而禪遂饗大國任資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





加焉

后妃傳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慝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

武宣卞皇后

武宣卞皇后文帝母也太祖於謙納后為妾隨太祖至洛董卓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故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何面目復相見正

使禍至共死何若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免無教導之過為幸爾亦何為當重賜遺乎太祖聞之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黃初中文帝欲更封太后父母陳群奏曰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曰夫爵泰違古法漢氏曰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此議是也

文昭甄皇后

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天下兵亂饑饉百姓賣寶物后家大有儲穀頻以買之庀年十餘歲白母曰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





親族隣里廣為恩惠舉家稱善即送后言文帝納后於鄰生明帝每因閑宴常勸帝言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緒嗣帝心嘉焉延康元年帝踐阼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那后李陰貴人並受幸后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文德郭皇后

文德郭皇后文帝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罷文帝欲立為后後潛上疏曰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未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已聖哲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凌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毋以妾為妻今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正起也帝不從遂立為后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襄漢乘非其據宰制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群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者憲範乎後葉矣

魏列傳

董卓

袁紹

袁術

劉表

事并漢書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





未之有者也英雄記大人見臨兆而銅人鑄此  
身大抑有以也素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  
之也臣私之也素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  
善而臣私之也素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  
終疾但云奢所不素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  
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  
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  
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  
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教  
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 事見漢書

張邈 陳登附

張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  
愛士多故之太祖素紹皆與邈友董卓之亂太守  
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素紹為盟主有驕於色  
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  
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  
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  
還往依孟卓其見親如此呂布之捨素紹送張揚  
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  
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遂叛太祖送布屯雍丘太  
祖攻圍數月邈詣素術請救未至為其兵所殺太  
祖之禽陳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以  
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





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嫁其女陳  
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荆  
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  
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  
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容主之意久不相  
與語自上下大林卧使客卧下林備曰君有國士之  
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愛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  
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林之間耶表大笑  
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左耳造次  
難得此也登出高爽大有世濟之志年二  
布太祖到十下郊登辛即兵先驅布既伏蘇登以功  
知伏波待軍甚得江淮同飲心於是有并及江州

之志深遠軍攻登成以賊眾數十倍郡兵恐不  
能抗可引兵避之登屬平引軍討賊營於  
昔馬文淵在斯位能南平引軍討賊營於  
能過城守廣陵民引軍討賊營於  
東城守廣陵民引軍討賊營於  
而而之登曉諭令曰太守守城三  
冠幸而克之諸君何事無令  
元報美封拜登其為師中

評曰呂布有彪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  
覆唯利是視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漢光武謬於  
龐萌魏太祖殺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陳  
登滅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不遂  
洪以兵弱敵難烈士不立惜哉

公孫瓚 陶謙事並見漢書

公孫度





公孫度字升濟遼東人董卓薦度為遼東太守度  
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郡中名豪大姓田韶  
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  
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  
中國獲捷語柳毅陽儀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  
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  
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  
先君同社主土地明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  
喜自立為遼東侯太祖表度封永寧侯度曰我王  
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康死子  
晃嗣皆小眾立弟恭為遼東太守嗣負尊恭位嗣  
弟即位拜嗣揚烈將軍嗣南通孫權遣張彌許

晏齋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貪貨物誘致其使  
斬之景初元年遣毋丘儉重書召淵淵與儉等戰  
儉不利淵遂自立為燕王侵擾北方明帝遣司馬  
宣王征淵造城下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墜城東南  
淵眾潰突圍東南走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  
始度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

張燕

張燕真定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眾少年為羣盜  
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  
起眾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牛角死眾奉燕為帥  
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過人軍中號曰飛燕其後  
人众寢廣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太祖將





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

張繡

張繡武威祖厲人翹勝襲殺祖厲長繡為縣吏聞  
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後池  
死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甯水繡舉眾降太祖納  
其叔濟妻繡恨之太祖有殺繡之計繡襲太祖敗  
二子沒太祖拒表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降官  
渡之役力戰有功遣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  
增邑二千戶

張魯

張魯字公祺沛國人祖父陵客蜀學道謁思山中  
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

米賊陵死魯復行之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  
師君大道與黃巾相似來學道者皆名鬼卒受道  
已信醮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置穀米肉行路者  
量腹取足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建  
安二十年太祖出武都征之魯欲降弟衡不肯魯  
乃奔南山八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  
欲收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就鋒非有惡意  
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八南鄭甚  
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諭魯盡將家出太  
祖拜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中侯起三輔有  
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皆以老于五千  
為太平道脩為五年米道主以老于五千  
請神其法書病人名作三通其一上之  
天著山上一理之一况之水謂之三宮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制  
乃業以載凶祇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覆死張  
楊授首於臣下穉提州郡會匹夫之不若燕繡  
魯會舍羣盜列功臣去危止保宗祀則於彼為  
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評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三

夏侯惇 韓浩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  
初起惇為裨將遣折衝校尉張逸叛迎呂布太祖  
家在郵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遂執持惇責以  
寶貨惇將韓浩勒兵屯惇營門召諸將按甲不得  
動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  
將軍之故而縱汝乎促召兵擊持質者浩數責皆  
斬之惇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乃  
著令自今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  
遂絕○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領陳留濟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制  
乃業以載凶祇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覆死張  
楊授首於臣下穉提州郡會匹夫之不若燕繡  
魯會舍羣盜列功臣去危止保宗祀則於彼為  
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評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三

夏侯惇 韓浩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  
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  
初起惇為裨將遣折衝校尉張逸叛迎呂布太祖  
家在郵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遂執持惇責以  
寶貨惇將韓浩勒兵屯惇營門召諸將按甲不得  
動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  
將軍之故而縱汝乎促召兵擊持質者浩數責皆  
斬之惇既免太祖謂浩曰卿此舉可為萬世法乃  
著令自今有持質者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  
遂絕○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領陳留濟





陰太守時大旱蝗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  
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太祖平河北為大將  
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  
科制○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  
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  
况將軍乎太祖擊破呂布軍於摩陂石惇常與同  
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內諸將莫比○文帝即位拜  
大將軍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  
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忠侯帝  
追思惇功惇七子二孫爵皆副內侯○**韓浩**河內  
人及沛國史渙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  
領軍皆封列侯

夏侯淵

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起兵遷陳留潁川太守  
與素紹戰於官渡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  
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淵為將赴急常出  
三日軍糧計夏侯淵黃巾徐和等攻城殺長吏淵  
擊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太祖

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雷緒破之又督徐晃擊  
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高曜又督朱靈等  
擊南山賊劉雄降其衆○韓遂在頭觀淵欲襲取

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  
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  
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諸羌多在遂軍必歸





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  
淵乃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也諸羌在遂軍者  
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乃鼓之大破  
遂軍○初宋達因涼州亂自稱平漢王太祖使淵  
帥諸將討達斬之隴右所向無前○遂擊武都氐  
羌叔氐殺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  
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  
畏之漢中平淵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遂鄴  
留淵守漢中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  
連年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  
護南圍郃軍不利淵為備所襲遂戰死謚愍侯○  
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

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  
勇一匹夫敵耳

曹仁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戈獵後豪傑  
并起仁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  
太祖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攻陶謙征呂布  
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  
器其勇略不使之郡○太祖軍還為張繡所追軍  
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遂破繡○太祖與袁  
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滎彊諸縣多舉衆  
應之太祖以為憂仁曰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  
太祖遂使將騎擊備走之紹遣韓荀鈔斬西道仁





擊荀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河北既定從圍  
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  
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今公告之必死將人  
自為守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賴兵堅城  
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錄  
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留屯江陵  
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仁遣部曲將牛金  
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為所圍仁意氣奮怒遂被  
甲上馬將數十騎出城直前衝入賊圍金乃得解  
陳矯等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  
壯之○太祖討馬超以仁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  
南假節屯樊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軍沒仁

人馬數千人守城外內斷絕激厲將士示以必死  
徐晃救至仁得潰圍出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  
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文帝  
即王位進封陳侯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  
之仁與徐晃攻破邵薨護忠侯○弟純參司空軍  
事純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  
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難師深  
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  
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斬譚首

曹洪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  
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





以馬授太祖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與太祖遂  
奔燕○太祖征徐州張遼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  
饑荒洪將兵先據東平聚糧穀以繼軍別征劉表  
破表別將封國明亭侯○始洪家富而性吝畜文  
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  
死羣臣救莫能得辯太后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  
吾明日劫帝廢后矣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歎望明帝即位更封樂  
城侯薨謚恭侯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年十餘歲携老  
母渡江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間行北故太

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見待如子常  
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  
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  
祖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  
軍後休曰賊實斷道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  
此其不能也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  
洪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文帝即位以休為鎮  
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  
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帝征孫  
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  
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封長平侯吳將審惠  
屯皖休擊破之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遷





大司馬○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因此癰發背薨謚壯侯

曹真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又督徐晃等破備別將高詳於陽平○文帝即王位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又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封鄧陵侯○諸葛亮圍祁山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鄧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遂自縛出三郡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亮果圍陳倉已有備不能克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兩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仲久要之分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薨謚元侯子爽嗣帝追思



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勞謙其德者也悉封真五子為列侯

曹爽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與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即位封武安侯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何晏鄧颺李勝丁謚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從駱谷入是時關中轉輸不

能供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爽不悅乃遂○初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諸事希復由宣王遂稱疾避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弟羲時以諫喻不納宣王密為之備十年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公卿朝臣廷議爽包藏禍心謀圖神器於是收爽晏颺等皆伏誅夷三族尚主姓自喜

動靜好去手行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尚有籌劃智略文帝與





之親友尚有等書文帝踐阼遷征南將軍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封昌陵鄉侯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服從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尚有愛妾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

感發病文帝患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尚薨謚悼侯子玄嗣

夏侯玄

玄字太初少知名正始初曹爽輔政累遷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官才用人國之禍也故銓衡專於金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肥驚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其機權之門多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矣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





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哉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故為君長以司牧之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備而事不煩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賤之差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備事何得而簡民何得而靜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一其統業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文質更用猶四時之迭

興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世俗彌文自公侯以下皆得服綾錦羅綺金銀飾鏤之物雖上下之等級有差然朝臣之制已侔至尊玄黃之采已通於下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宜準古法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又曰漢文雖身衣芟絰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似特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結皇后父張





緝謀欲以玄輔政而誅大將軍司馬景王大將軍  
聞其謀事下有司豐玄緝皆夷三族

評曰夏后曹氏世為婚姻故博淵仁弘休尚真  
等並以親旧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  
勞與德薄位尊沉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  
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  
外繼繼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  
舉茲以論馬能免之子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祖父淑有子八人彧曰八  
龍彧父綰為齊南相叔父爽為司空彧年少時何  
顛異之曰王佐才也舉孝廉董卓之亂棄官故謂

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  
亟去之或至冀州素紹待以上賓之禮初平二年  
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  
馬是時董卓威震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恭虐  
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太祖領兖州牧彧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  
下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  
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  
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太  
祖與呂布戰布敗走兖州平○漢獻帝還洛陽太  
祖議奉迎都許彧勸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  
而天下故心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存民望大順也





太祖遂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所進達皆稱職○自太祖之迎天子也素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悻悻太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正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素紹爾紹願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與度勝也紹違重必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

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飾智譽故士之寡能乎向者多故之公待人推誠不為虛美與有功者無所吝惜忠正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為太祖悅○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曰若是則所奪者衆人人自恐遂寢九州議○太祖將伐劉表向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可顯出宛葉而向行輕進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降○董昭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或以憂薨謚敬侯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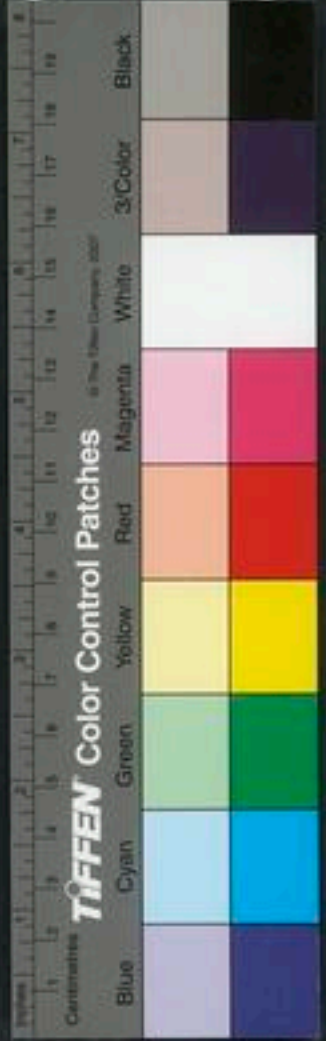


金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卒或自為尚書令帶以書陳事馳送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

### 荀攸

攸字公達或從子也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董卓之亂攸與何顛等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雖資強兵實匹一夫耳今直刺殺之然後據散函奉王命號令天下與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攸等繫獄會卓誅得免○太祖迎天子都許昌攸為尚書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以為軍師從征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持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其勢必難不如緩軍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進軍與戰繡急表果救之

軍不利太祖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太祖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太祖欲遂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違令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拔白馬遂遣輜重循河而西表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遂以輜重解賊賊奔之陣亂乃擊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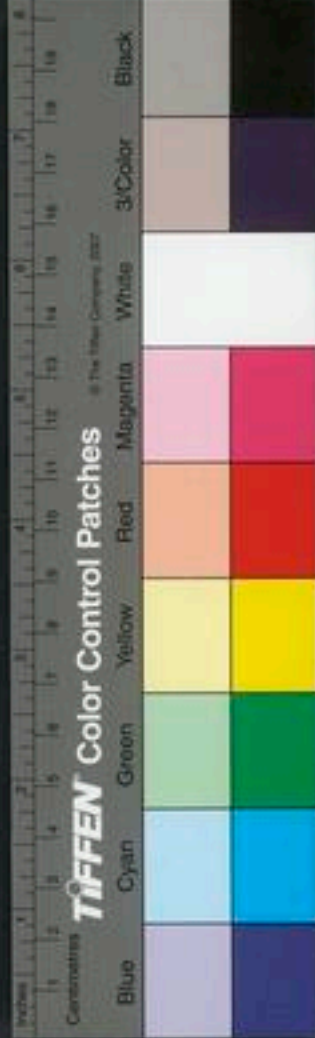




使徐晃及史渙邀擊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  
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騎卒惰可  
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自將攻破之  
斬瓊等紹將張郃降曹洪疑不敢受攸曰郃怒而  
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太祖方征劉表諱尚弟  
冀州諱乞降請救羣下以表彊宜先平之攸曰天  
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  
知索紹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成業則天  
下之難未息今允弟違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  
之天下定矣太祖乃許諱和遂擊破尚其後諱叛  
從斬諱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陵亭侯○十  
二年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

也公達其次也增邑戶轉中軍師魏國初達為尚  
書令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  
莫知所言太祖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  
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  
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也攸曾疾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尊異如  
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  
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策  
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  
追謚敬侯

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位  
荀軍師之智荀令君仁以立明德以舉賢行無





誦強謀能應機益稱五百年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其荀令君乎太祖謂荀令君之進善  
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少時人莫知唯關忠異之謂  
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為郎去官西還道過叛氏  
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  
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段頗久為違將威震西土  
故詡假以懼氏氏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權以濟  
事成此類也董卓入洛陽詡為平津都尉卓婚牛  
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李傕郭汜  
張濟等欲解散間行啟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  
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  
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証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  
衆以為然僮乃西攻長安

裴松之曰以仁人之言其利博不仁之言理必  
反是夫仁攻難著而亂原易成禍機一發而殃  
流百世時元惡就棄天地始闢致使厲階重結  
大梗成流邦國遇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  
豈不由賈詡片言自古北亂未有如此之甚也  
僮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詐何功之有固  
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  
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張純





在南陽誦陰結縡說縡與劉表連和太祖北征之  
一朝引軍退縡自追之誦謂曰追必敗縡不從追  
兵交戰大敗而遂誦謂縡曰促追之更戰必勝縡  
曰不用公言今已敗奈何復追誦曰兵勢有變亟  
往必利縡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遂問誦曰縡  
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  
公曰必尅公言何皆驗也誦曰將軍雖善用兵非  
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  
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  
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  
兵而戰必勝也縡乃服○太祖拒表紹於官渡遣

人招縡并與誦書誦顯於縡坐上謂紹使曰故謝  
素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子縡驚  
曰素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誦曰曹公宜  
從者三奉天子以今天下一也衆弱得我必喜二  
也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三  
也願將軍無疑縡率衆敢太祖太祖喜執誦手曰  
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誦執金吾封都亭侯  
○素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誦計焉出  
誦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  
四勝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  
擊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  
下誦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  
三國志 實誦傳 十五



勢既大若乘曰楚之銳以饗吏士使安土樂業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裴松之以為謂之此謀未合時宜彼荊州者孫劉之必爭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非曹氏能抗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此既新平江漢咸攝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輯權之手不勝此取吳將安俟哉至赤壁之敗由疾疫大興損凌厲之鋒成焚如之勢天宗為之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謝言無當矣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謝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謝計策謝曰

離之而已太祖用謝謀卒破遂超○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晉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秦宗之議文帝問謝自固之術謝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不違子道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除左右向謝謝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謝曰適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謝曰思素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咲於是太子遂定謝自以非太祖曰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園門自守男女婚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詐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謝為太尉帝問謝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達本者尚德化若經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吳蜀雖叢爾





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當今宜先文後武  
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薨謚爾侯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鑑先識  
未能克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緯  
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裴松之曰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不有撥  
亂之資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真讚時英  
一匡屯運非斯人而誰與蒼生蒙舟航之接劉

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  
及伯業既隆剪漢迹著然後立身徇節以伸素  
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  
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克其殆誣歟○又曰以列  
傳之體事類相從詎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  
並列失其類也矣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

袁渙

袁渙字曜，陳郡人。劉備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為布拘。布初與劉備和，  
 親後難隙，布欲使渙作書辱備。渙不許，布大怒，  
 以兵質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  
 曰：「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之事劉將，  
 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為將軍可乎？」  
 布慙而止。布誅渙，故太祖渙曰：「兵凶器也，鼓以道，  
 德証以仁義，無撫其民而除其害，故可與之死。可  
 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而暴亂未息，意者  
 政失其道，歟！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  
 三國志卷之四袁渙傳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

袁渙

袁渙字曜，陳郡人。劉備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為布拘。布初與劉備和，  
 親後難隙，布欲使渙作書辱備。渙不許，布大怒，  
 以兵質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  
 曰：「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之事劉將，  
 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復為將軍可乎？」  
 布慙而止。布誅渙，故太祖曰：「兵凶器也，鼓以道，  
 德証以仁義，無撫其民而除其害，故可與之死。可  
 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而暴亂未息，意者  
 政失其道，歟！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  
 三國志卷之四 袁渙傳





時偽則鎮之以樸蕪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  
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  
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今之所以失其  
民者公既戒之民未知義唯公訓之太祖納馬○  
拜為沛南部都尉時新募民間屯田民不樂多逃  
亡渙曰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  
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太祖從之  
百姓大悅○遷梁相渙每勅諸縣存鰥寡高年表  
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今在耕  
酌之間耳今雖擾攘難以禮化在吾所以為之為  
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  
官百姓思之○召為諫議大夫前後得賜皆散之

家無所儲時服其清○魏國初建行御史大夫事  
渙言於太祖曰今大難已除文武並用久長之道  
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  
然嚮風居官數年卒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尚渙  
茅敏渙勇怯如何敏曰渙貌似和柔然臨大節處  
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清靜閑雅素有父風  
歷位尚書

張範

張範字公儀河內人性恬靜樂道怨於榮利弟承  
字公先以方正拜議郎董卓作亂承欲合眾誅卓  
承弟昭曰今眾寡不敵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  
士不素撫兵不鍊習難以成功不若擇所故附待





時而動承然之乃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  
範不往遣承與相見術問孤以地廣民衆欲徵福  
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能用德  
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  
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  
術不悅○範子陵及承子叢為山東賊所得範詣  
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謝曰人情雖愛其子然吾  
憐叢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  
祖自荊州還範得承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  
伐常令範及郗原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  
必諮此二人

涼茂

涼茂字伯方昌邑人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  
祖辟為司空掾時秦山多賊以茂為秦山太守旬  
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樂浪太守公孫  
度在遼東留茂不遣之官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  
遠征鄴無守備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  
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茂曰曹公率義兵為天下  
誅殘賊以海內初定故未責將軍之罪而將軍乃  
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度曰涼君  
言是也○後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  
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

國淵

國淵字子尼樂安人太祖辟為司空掾每公朝





論議常直言正色太祖欲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宗百姓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統留事田銀反河間銀等破餘黨應伏法淵以非首惡請不行刑破賊文書曰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宗數太祖問其故淵曰斬獲之數者欲大武功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知其主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勅功曹曰二京賦博物之書世少有其師又密喻旨得能讀書徃受業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叔棻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曰宗族以恭儉自守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好讀書善擊劍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曰賊臣作亂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疇年二十二虞備禮請與相見遂為從事祖而遣之疇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以荷榮寵朝廷高其義得報馳還未至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大怒求獲疇拘之軍下或說瓚田疇義士君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故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故之數年間





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諱誣之法  
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  
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捨遺北邊服其威信烏丸鮮  
卑各遣譯使致貢素紹數遣使招命疇皆拒之紹  
死子尚又辟疇終不行○太祖北征烏丸先遣使  
辟疇疇趣治巖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  
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咲  
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引見諮議令曰  
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脩令不之  
官隨軍次無終濱海沓下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  
進太祖向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舩曰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

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可泛若黑回  
軍泛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躡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乃引軍  
還令疇將衆出盧龍去柳城二百餘里單于身自  
臨陣太祖與戰遂大斬獲追至柳城軍遂入塞論  
功行封疇辭不受有司劾疇徇介遠道免官加刑  
太祖下世子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香逃  
賞宜勿奪以優其節荀彧鍾繇亦為可聽疇素與  
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往以情喻之惇能疇如太  
祖所戒答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蒙恩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  
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議郎文帝踐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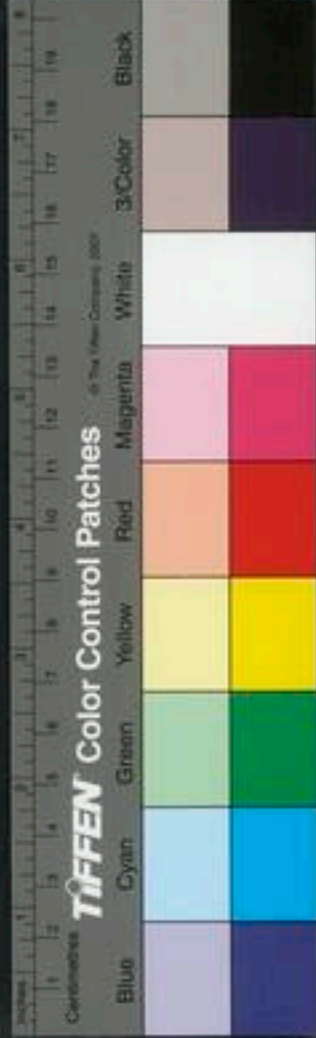
高嘯德義賜嘯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初平中孔融召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融脩曰孫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而鮮過慮計頃之不德余嘉乃歎應乃歎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為袁譚別駕譚尚有隙相攻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與尚相攻請救於太祖又叛太祖脩聞譚死下馬號哭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為督軍程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三國之忠臣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赦之袁氏政寬下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安聞脩家殺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魏略曰脩為司金奏記曰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滄流之水無洪波之勢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有所受俯慙不報太祖





與書曰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  
師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蓋蛇添足張甲李乙  
有此空聲冒宗淫亂耳亦庶鍾期不失聽也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明信賞罰百姓稱之  
○魏國既建太祖議內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徙  
為奉常其後蔽才反攻掖門脩聞廢將官屬步至  
宮門太祖在銅爵金堂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  
也鍾繇謂脩曰京城有慶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  
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曰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  
初脩識高柔於弱寇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  
稱其知人

邴原

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  
辟命皆不就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至遼東  
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欲  
殺政收捕其家政得脫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  
智也今政已免尚奚拘政之家度出之原資送政  
家得故故邴原在遼東一年徃故原居者數百家  
游學之士教授之拜不絕○後故(太祖)補承相徵  
事崔瑗曰臣竊以邴原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  
方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為五官將長史閉門  
自守非公事不出原家貧早孤邴有書舍原過  
而泣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亦哀原遂投書在堂觀之中有異及長金玉其  
行  
通游學諸孫從遊原曰君里邴君學覽古今博  
以強識誦誦致遠  
開強識誦誦致遠原曰先生之言苦藥良藥  
以強識誦誦致遠原曰先生之言苦藥良藥  
三國志 邴原傳 七







養浩金聲玉色久而彌章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  
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於  
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  
四

傳子曰寧西居姻親知曰鄰里有窮困者家儲  
雖不盈擔石必分贖救之與人于言教以孝與  
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敬甚恭言甚  
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恭而  
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張琇字子明胡昭子孔明養志不仕琇少游太  
學學兼內外表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  
就戴儒巢門陰琇曰戴儒陽鳥也巢門陰此凶祥

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居  
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孫  
狼等叛亂到陸渾南乃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  
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昭咸無怵惕正始中趙  
儼等進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  
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公車持徵會卒年  
八十九

評曰素渙邠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  
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  
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琇胡昭闔門守靜  
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崔瑛

崔瑛字季珪武城人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九乃就鄭玄受學未甚黃巾賊起乃故以琴書自娛袁紹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立塊瑛曰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瑛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瑛為別駕從事謂瑛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瑛曰今九州幅裂未聞王師仁舞先路存問風俗而校計甲兵豈鄒州士女西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太祖征并州留瑛傳文帝於鄴世子仍

出田攬瑛諫曰今邦國殄瘁公親御戎馬世子宜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志雉免之小媿誠有識惻心也太祖授以東曹掾教曰若有伯夷之節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密訪於外唯瑛露板荅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植瑛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遷中尉瑛舞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敬憚魏氏初棄委授太祖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廢述盛德時人笑訓希世浮偽謂瑛為失所舉瑛從訓取表草視





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賜琰死○始琰與司馬卽善晉宣王方壯琰謂卽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琰從弟林少無名望姻族輕之琰常曰大宛旣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元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出輔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思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此○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孔融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度見誅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毛玠

毛玠字季先陳留人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太祖辟

爲從事語太祖曰今國主遷移素紹劉表雖士民衆彊未有樹基建本也夫兵義者時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蓄軍資則霸王之業可成太祖納其言○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爲五官掾親自詣玠屬所親春玠荅曰亮臣守職幸得免戾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邺議所并首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太祖平柳城





班所獲器物持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正官清格其典而臨淄侯植有寵玠諫曰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瑗既免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譏誘太祖怒收付獄鍾繇詰之對曰蕭生經死困於石頭賈子放外謀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鄙免錯致誅於東市伍貞絕命於吳都斯教子者或姑其苟或害其後臣職在機近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

臣以寬無細不理昔王叔陳生單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知乞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時桓階和洽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弈

徐弈字季才東莞人太祖辟為掾屬從征烏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後為東曹屬丁儀等害





之而亦終不為動○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  
謂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然太嚴昔西門豹佩韋  
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強者望之於君也魏國  
既速復典選舉○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太祖  
歎曰諷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遺姦防謀者  
安得如諸葛亮乎桓階曰徐弄其人也太祖以弄  
為中尉令曰楚有子王文公側席汲黯在朝淮南  
折謀在職數月卒

何夔

何夔字叔龍陳郡人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避亂  
淮南袁術辟之不應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  
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夔對曰術無信順之宗而

望天人之助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其亂必矣太祖  
曰為國失賢則忘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  
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  
辱○遷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  
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習於  
亂不能自還徐喻以恩德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  
丞黃琬往陳成敗承等請服牟城賊從錢象亦數  
千變率郡兵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為  
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太祖始  
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師旅  
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上言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  
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此郡宜依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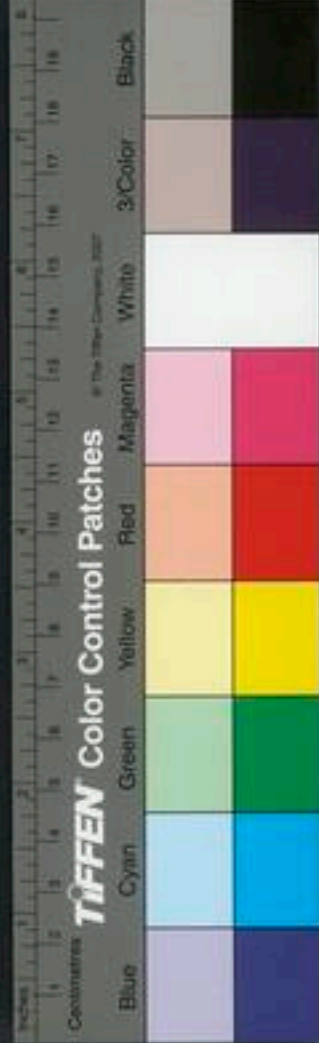


城新邦之典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  
正法下以順百姓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浚齊  
之以法太祖從其言○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  
界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  
數月諸城悉平○人為丞相東曹掾上言曰自軍  
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各引其類時忘道德自今  
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  
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又可備保舉故不以宗之令  
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言太祖稱善○  
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茂卒以夔  
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文帝  
踐祚封成陽亭侯疾病乞遜位詔曰禮賢親曰帝

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以賢則君有醇  
固之茂君其即安夔謚靖侯

邢顥

邢顥字子昂河間人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後田  
疇游積五年太祖定冀州時曰邢顥民之先覺也  
太祖辟為冀州從事時人稱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遷左馮翊因病  
去官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為平原侯植家丞顥  
防閑以禮無所屈撓庶子劉楨諫植曰顥北土之  
產必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  
不足同貫斯人而楨禮遇殊特顥反疏簡私懼觀  
者謂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轉東曹





椽○初太子未定而植有寵丁儀等贊翼其美太祖問顯：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太祖識其意遣太子太傅文帝踐祚為尚書僕射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太祖辟丞相掾勛清白有高節為太子中庶子出為魏郡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漸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手書為之請罪勛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心不撓太子不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文帝受禪勛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文帝將出游獵勛上疏曰五帝三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何在諒園之中脩馳騁之事帝毀表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劉曄曰獵勝於樂勛抗辯曰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因奏曄佞諛不忠帝怒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中陳群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用之百寮嚴憚固不肅然○帝欲征吳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克者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也今又勞兵繫遠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帝益怒之左遷治書執法大軍還洛陽劉曜密奏勛收付廷尉鍾繇華歆陳群辛毗衛臻高柔並奏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內行既惰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司馬芝子成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人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芝守老母賊以刃臨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殺遂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郡主簿列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芝差節客王同為兵而節藏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即以節代同行○**遼**廣平令征虜將軍列勲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累數犯法勲每芝書而多屬託芝不報具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復罪而芝以見補○**遼**大理正

有盜官竊置都厠上者吏短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証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庸世之治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人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每羣下曰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不能使君必不聞也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政事所以不理也於是下吏莫不自勵

○**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特進曹洪乳母當拜臨





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臣在各無山繫獄  
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郵勅洛陽獄考  
竟上疏曰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  
犯妖刑瀕行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  
詔書以權行事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  
不便者在公卿間直道而行○為大司農先是諸  
典農各部吏民末任治生以晏利入芝奏曰王者  
之治崇本抑末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  
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貸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  
收也夫農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畝耕燠種  
麥獲刈築塲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  
理渠埴塗室屋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臣以為不

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明帝從之○芝  
性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  
短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于  
岐還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  
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豈當久處囹圄  
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起為廷尉  
時大將軍爽專權鄧颺為之輔翼圭泰以言忤指  
考繫廷尉颺訊獄致泰重刑岐曰樞機大臣王室  
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而乃枉論無辜颺慙怒而  
退岐恐獲罪以疾去官

評曰徐奕何獲邢顯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  
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刺茹柔





崔瑗高格最優  
鮑勳秉正無虧  
而皆不免其身  
惜哉大雅貴既  
明且哲虞書尚  
直而能溫自非  
無才疇克備諸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四終





廢流止絕戶之類

親自逐庫摘奸更為入注已打量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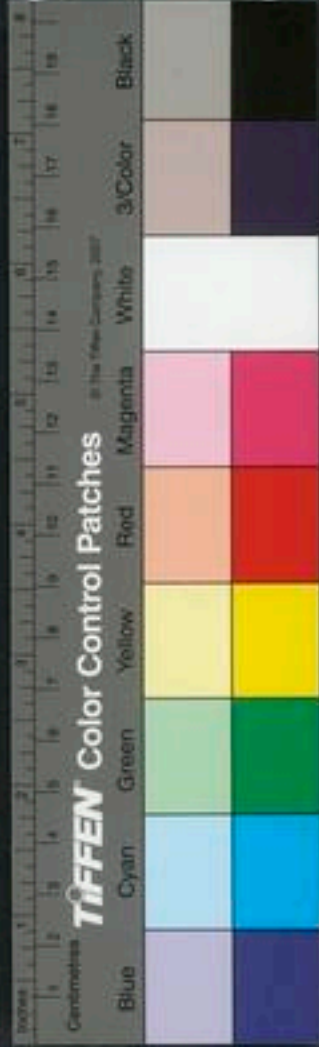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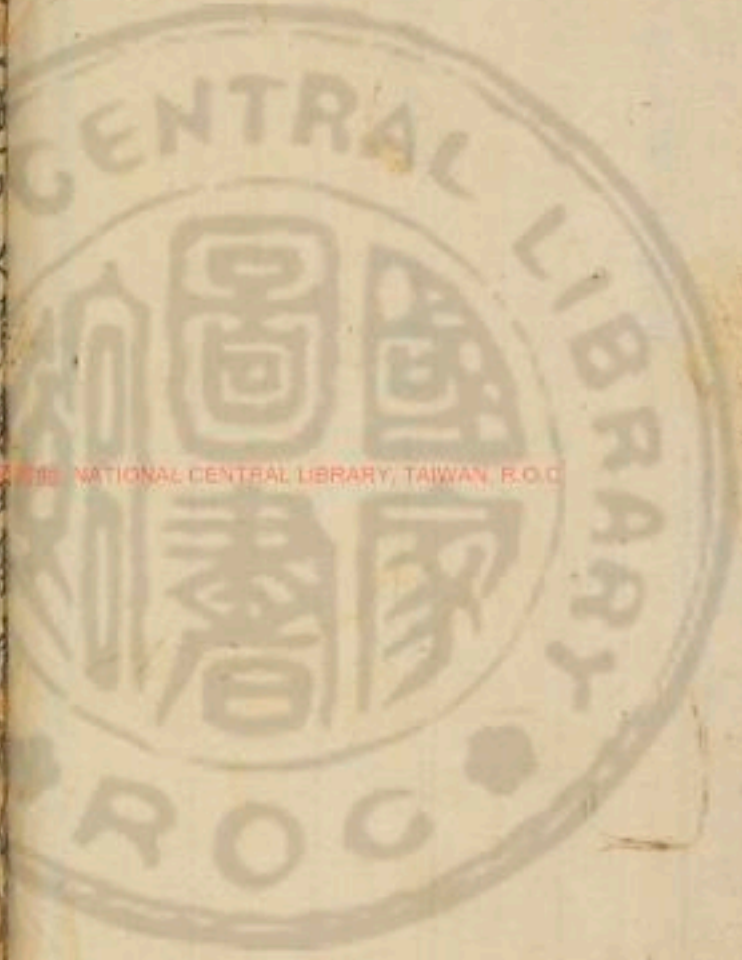
叙量主名四方犯標時作者及三切隣等

居村名里名役名作故逃止年月日一

色各面風約里正役姓名或丹以修正上

行昧呈伏請

奉  
少  
存  
上  
存









# 十七史

二十四

魏	鍾繇	鍾繇	華歆	王朗	王肅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劉馥	司馬朗
張既	賈逵	任峻	蘇則	杜畿	杜恕	鄭渾	倉慈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李典
李通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德	閻溫	任城王彰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	王粲	衛觜	劉廙	劉劭	傅淑
桓階	陳羣	陳恭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統	和洽	常林	杜襲	襄濟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廿六十七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鍾繇

卷之五

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過相  
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  
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  
使得專學○舉孝廉辟三府為廷尉正時漢帝在  
西京李傕郭汜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  
州牧始遣使上書繇說傕汜曹兗州乃心王室不  
可拒絕傕汜等用繇言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數  
聽荀彧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  
繇與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封東武亭侯○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擁彊兵相爭太祖方有





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錄司隸校尉持節督關  
中諸軍委之以後事錄至長安移書騰遠為陳禍  
福騰遠各遣子八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錄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錄書曰得所送馬  
甚應其急關右平安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  
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後單于  
作亂平陽錄即諸軍圍之而袁尚遣鄧援到河東  
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錄曰袁氏方強援之來  
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去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  
援劉豫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  
之可大克也後至果輕渡汾濟未半擊破之斬援  
降單于○後衛固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為寇錄

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

錄徒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

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錄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錄五熟釜銘曰於赫

有魏作漢藩輔厥相唯鍾寔幹心竭靖恭夙夜匪

違安處百寮師師指茲度矩黃太子與錄書曰昔有成

以一體使訓一味宜若新登五味時芳蓋錄之

造大功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魏之大常之

宜銘彝器文帝踐祚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

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

人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遷太傅錄有膝疾

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仗載與





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錄以為古之  
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  
遂寢太和中錄上疏欲復肉刑王朗等百餘人議  
皆不合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覺遂成侯子毓  
素宏曰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  
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  
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  
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忌是黜劓可以懼未  
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  
化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懲之於未殺也示

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苟不能  
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求世休和焉可得哉

鍾毓 鍾繇子

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  
風太和中蜀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  
疏曰策責廟筭切尚帷帳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  
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  
○遣黃門侍郎時大典浴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  
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節歲空虛凡此之  
類可須豐年又上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  
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曹爽盛憂興軍伐蜀蜀  
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廟勝之策





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千戚可以服有苗  
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報吳漢於江關聘韓信於  
井陘也夷無功而還八為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  
臣子得為理諤及士為徒其妻不復嫁毓所創也  
轉荊州都督薨

華歆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  
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閭門議論持重  
終不毀傷人歆與陳原管寧俱游李三人相善時  
魏穿為同郡陶丘洪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  
靈帝芬呼歆決定許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  
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乃

服○天子使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詔  
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孫策略地江東歆乃幅巾奉迎策待以上賓之禮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衣天子召歆賓客舊人送之  
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  
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  
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眾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  
拜尚書令○文帝踐祚改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  
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常並賜沒入  
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為  
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  
男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





限以試經款以為長亂以來六籍廢當務存立  
以崇王道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  
子欲舉管寧帝以安車召之○明帝即位轉太尉  
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  
上既曰臣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  
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  
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  
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  
帝引真引軍還薨謚敬侯敬侯事周安帝以人臣諱  
有所言不敢顯諱曰華公可謂道而不廢  
而介子曰敬侯之子曰敬侯之子曰敬侯之子曰敬侯  
也事上以志下以仁其智可及也其仁不可及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以通經拜郎中○徐州刺史  
洵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朗為謙治中既謙  
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趙昱奉章至長安天子  
嘉其意拜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盧  
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  
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朗乃詣策策以其儒  
雅不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  
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參司空軍事太祖表  
遣之太祖問策何如曰策勇冠一世張子而民  
之望而為其相則臨江淮之傑而為其將則視  
天下大賊魏國初建遂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  
非徒初蓋魏國初建遂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  
罪疑從輕鍾繇相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  
即王位上既勸育民省刑曰復涂足以懷遠人良





宰是以宣德澤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孀寡安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茂則老者無頽伏之悲醫藥以瘥其疾寬錄以樂其業咸罰以折其雖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贖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惟稱警而後踐塲張弮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遠列而後

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違警蹕之常法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歎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力取蜀朗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宜望權天威不動若山相峙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言孫權欲遣子入侍不至欲舉兵東征朗上疏曰吳濟之禍萌於子入魏覽之叛亦不顧子權有遣子之言未至今六軍戒嚴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明帝即位封蘭陵侯時營修宮室朗上疏曰昔  
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  
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業兒之  
強誠夫差於姑蘇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  
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  
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  
金之臺昭儉於戈鋸之服內減天官而不受貢獻  
外省繇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  
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  
未滅不治茅宅明邨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  
當勤耕農習戎備則民充兵強而寇我不賓緝熙

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集夫皇子而後宮  
既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  
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  
以解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程德無以相過比其  
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兩產有卑寡  
也誠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  
二五用為伊邑帝報曰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  
朕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  
奏議論記咸傳於世薨謚成侯子肅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太和甲午散騎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曰今曹真





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  
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後運論之近事則武文征  
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於是遂罷○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  
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武當  
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解進仕之  
志勸矣○景初問宮室與民失農業崩上疏曰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首強後而勤稼穡今宮室  
未就功業未訖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  
穀者寡食穀者衆斯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  
策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

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李雲上書言帝  
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對曰但為言失  
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國且帝者之威  
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  
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  
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叔內懷隱切著史  
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  
不德惡對向楊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  
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  
於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  
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  
遷也○遷太常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





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  
顯之屬後稱說邪與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  
公卿已此諸君前世惡人矣○後為无祿勳時有  
二魚長尺暴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  
生於淵而老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  
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是歲  
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肅其故答曰此蚩尤之旗  
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備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  
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明年母丘儉文欽反景王  
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  
以也○說謚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鄭  
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

父朗所傳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駭朝廷典制  
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  
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程證論以譏短  
玄叔然駭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  
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評曰鍾繇聞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  
富瞻誠皆一時之後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  
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折新裁劉寔以為肅  
方於事上而好下儉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  
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  
三反也

程昱 孫統





程昱字仲德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擊丞王度反應之出城西止也昱率大姓薛房等共城守度攻城昱擊走之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後紹與瓚有隙瓚破紹軍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岱議不決召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若越以救溺子夫瓚非紹之敵今雖壞紹軍終為紹所禽○後之○太祖臨兖州辟昱及征徐州使典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陳宮欲取東阿使汎蕪取范或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君民之望也可歸而說之昱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布竊中興親

匹夫之雄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將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乃刺殺蕪昱至東阿而其東阿今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兩辟矣乃表昱為東平相也范○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素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還家居鄆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昱曰紹據燕趙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以龍虎之威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乃止○天子都許以昱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





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曰公借備以兵  
必有異心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舉兵背太祖○  
袁紹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欲益兵  
二千昱不肯曰紹擁十萬眾自以河向無前令見  
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兵過則攻之紹聞  
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賈  
賈○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會太祖討袁譚  
袁尚譚尚破走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  
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初舉荊州  
威震江表孫權雖有謀而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  
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  
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術昱背曰兖州之  
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昱曰知足不辱可以退  
矣乃自表歸兵閭門不出昱性剛戾與人多違人  
有告昱謀反太祖賜侍益厚昱謹肅侯初太祖之

本傳  
由是失朝聖故位不至公

孫統字季明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

上疏曰藥書欲極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

丙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遠

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

官未備故置校事然檢御有方不至廢忘也其後

漸蒙見任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苟業職





無分限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  
窺訊其遷官屬以謹慎為粗疎以認詞為賢能其  
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  
以為殲勢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耻與分勢  
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齟齬而無告今外有  
公卿均技總統諸署內有節制尚書總理萬機司  
隸校尉督察京華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  
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曹孟公遠君子近小人  
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  
之有罪於是罷校事還汝南太守薨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少有遠量交結英雋初見袁  
紹謂紹謀臣郭嵩曰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  
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  
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定霸業難矣  
遂去之○時潁川戲志才等畫士也早卒太祖與  
荀彧書曰自志才亡汝潁固多奇士誰可繼之或  
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汝成大業者必此  
人嘉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祭酒本初謂曰  
州之衆皆從之不敵公也紹有十敗公不敵十如  
何對曰衆雖多而無主也紹有七勝公無七也紹  
勝於一也美勝二也治勝三也度勝四也謀勝五  
勝十也德勝六也義勝七也用人勝八也文勝九  
也士勝十也太祖曰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  
士卒疲憊太祖欲還嘉說太祖急攻遂禽布  
三國志卷八郭嘉傳





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  
尚果弟冀州譚為尚所敗乞降太祖遂赦之遂從  
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滎陽亭侯此  
太祖多辟召青冀州并和名之太祖將征袁尚又  
士以為首事緣為皆嘉之謀太祖將征袁尚又  
三郡烏丸嘉曰公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  
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遂行嘉曰兵貴神速今  
千里襲人輕兵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  
塞直指單于庭虜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  
蹋頓及名王以下尚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  
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  
薨太祖謂荀悅等曰諸君并皆孤輩也唯奉孝最  
火欲以後事屬之而天折命也乃表曰郭嘉忠良





淵淑體通性遠自從征伐十有一年臨敵制變臣  
策未決嘉輒成之東翁呂布而水陸圍斬東諱之  
以窮東而也平定天下謀功為高追謚貞侯○  
後太祖征荊州遂巴丘遇疾疫燒船歿曰郭奉孝  
若在平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  
訴嘉嘉意自若太祖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  
為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人袁紹以為恭軍事昭欲詣漢  
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  
楊欲令假塗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取為  
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

結之楊於是通太祖上事○太祖朝天子於洛陽  
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  
義兵以誅暴亂八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  
也惟有移駕幸許耳○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為其  
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  
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眾  
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  
勇而志大聞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  
論也備到下邳殺車胄及○袁尚依烏丸蹋頓太  
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八海通  
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  
備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非人



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  
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廢人臣之勢者  
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  
未至也後太祖遼度魏公魏王之統皆昭所創○  
文帝踐祚使侍中三年將軍曹休臨江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帝恐休使渡  
江驛馬詔止昭曰今者渡江人情所難魏休有志  
勢不獨行賊霸等保守祿祚何肯棄危霸等不進  
休意自沮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諸休等營下斬首  
獲生賊遂逆散○大駕幸宛夏法尚等攻江陵未  
拔時江水沒伏而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也作  
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

今北流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造而行至  
狹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  
防禦帝指節詔尚等促引去石建高遠僅得自免  
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  
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明帝即位昭上疏陳末  
流之弊曰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  
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  
魏叔則伏誅建安之末曹暉則斬戮黃初之始當  
今年少不獲以學問為本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  
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勢利為先合黨連羣以毀  
譽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  
附者則為作取讐帝於是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昭升八十一薨謚定侯

劉暉

劉暉字子楊淮南人父普生漢及暉漢九歲暉七歲而母臨終戒漢暉以普侍人有諂害之性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暉年十三敬侍者徑出拜墓普心異之許劭名知人稱暉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鄭寶之屬各擁節曲寶饒勇才力過人欲驅百姓起赴江表暉唱此謀暉慶之會太祖遣使詣州暉往見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來暉將其衆生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因取佩刀斬寶首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暉即乘寶馬詣寶營門呼其渠帥諭以禍福咸悉

悅服推暉為主○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小賊

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太祖問羣下可伐不成

云山峻高而谿谷深澁守易攻難暉曰策因亂赴

險非有爵命威信相服夫畏死趨實愚智所同明

公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

潰矣太祖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

暉河度太祖每與暉及諸將論國色先嘗擊賊圍守行

軍進退之宜外科說之變化之谷曰對明主非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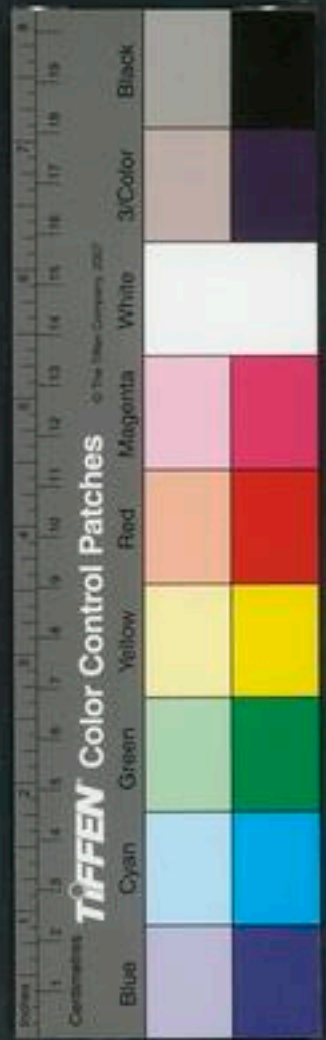
而暉獨外中不言濟世之對而時終不言以言動人

神不語一及見太祖無河後問之乃時終不言以言動人

事祖以見而問暉至一後數十至太祖征張魯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頽之太祖引歸暉策嘗可克

馳白太祖致攻遂進兵魯奔走漢中遂平暉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增海外今舉漢  
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  
有度而遠得蜀日悉蜀人未恃公因其傾而壓之  
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  
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  
可犯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後居七日蜀將居七日蜀將  
十驚太祖已問小定可督不蜀將孟遠率眾降達  
有容止才觀文帝器愛之使為新城太守暉以達  
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  
國生患文帝不易後達終於叛敗人祖時魏誠有  
文之一見如其黃初元年詔問章臣今料劉備  
云必及平如其言

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云羽死軍破國內憂懼  
無祿獲出暉獨曰蜀雖扶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  
自耀且羽與備義為君臣猶父子必為興軍報  
敵後備果出兵擊吳○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  
獨暉曰吳絕在江漢之東無內臣之心久矣彼必  
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也

傳子曰暉云權善用兵見策知變今天下三分  
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沮山依水有急  
相救此小國之利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  
師誅漢江蘇之蜀攻其外我蘇其內吳之亡不  
旬月矣帝不聽遂受吳降

權敗備具禮敬廢帝欲興眾伐之暉以為彼新得  
三國志 劉暉傳 十七





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五年  
幸廣陵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犇臣問權當自來  
不咸曰陛下親征權必自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  
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  
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積日積累不至帝乃旋  
師云卿策之走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  
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遷東太守公孫  
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水  
則由海陸則阻山今若不誅後必生患後淵果反  
○曄在朝略不交接或問其故答曰僕在漢為友  
葉於魏備獲心寡隅必徒於宜未失也薨謚景侯  
傳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

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曰可伐出與朝臣言  
曰不可伐揚登帝之親臣切諫帝曰卿書生焉  
知兵事登謝曰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  
曰曄與吾言蜀可伐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  
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兵說道也軍事  
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露臣恐敵國聞之帝謝  
之曄出責登曰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  
制而後牽人主之威豈徒大魚子誠直臣不可  
不措思也登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  
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同趨合陛下試與曄  
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兩問反者是曄常與  
程意合也後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後逃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疎焉祥遂發狂  
以愛死諫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祥之明智  
權詐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占之以上賢  
何以加諸

蔣濟

蔣濟字子通平阿人仕州別駕孫權率眾圍合肥  
時大軍征荊州唯遣張喜將千騎解圍濟乃盛白  
刺又瀆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權信之遽燒圍  
走賊用得全○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  
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  
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威  
震天下百姓懷土實不樂徙○太祖不徙而江淮間

十餘萬皆驚走吳太祖見大笑曰本欲使避賊  
乃更驅盡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今日壽春  
卑濶不仁者遠賊否得中望於廢傷矣○關羽圍  
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濟曰劉備  
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譎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  
權即嚴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廢祚為東中郎將  
濟請留詔曰天下未寧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  
事乃還為玉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八為散騎常  
侍時有詔詔夏法尚曰卿履心重將特當任使祚  
咸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  
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三國志蔣濟傳





語帝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於是遣追取前詔○黃初中與曹仁征吳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內地獄仁不從果敗後以濟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抗慨有超越江湖并吞吳會之志故授將軍之任○車駕幸廣陵濟去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也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未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休軍已敗○時中書監令統為專任濟上

疏曰太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社稷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劣吏之名也詔曰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朕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遷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段內務宮室怨曠者多年穀饑歛濟上疏曰臣下有十二州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遺陸叢桑者少衣食者多今當息執使民必頌農隙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鍾離羸越滅勁吳又歡娛之脫害於精爽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領大簡督缺足以充百  
斯男者其冗散未盡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  
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卽位遷太尉初高堂  
隆論郊祀事以魏為齊後非齊配天齊以為齊本  
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時曹爽專政丁謏鄧  
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濟上疏曰大舜佐治戒  
在此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法問災晏嬰對以  
布忠警君問其賊孫谷以緩後應天塞變乃實人  
事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  
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宜使文武之臣各  
守其職幸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隨司  
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封郡鄉侯濟上疏

曰封寵慶賞必加有功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  
非臣所幸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諫之風由  
此而廢固辭不許竟謫景侯

劉放

孫資

劉放字子桑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時瀕陽王  
松掩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昔黠  
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將軍宜厚自結細會太  
祖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  
答書其文甚麗太祖善之又聞其說松由是辟放  
放至太祖謂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  
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魏國既建與孫資俱  
為祕書郎○文帝卽位放資轉左右丞遂掌機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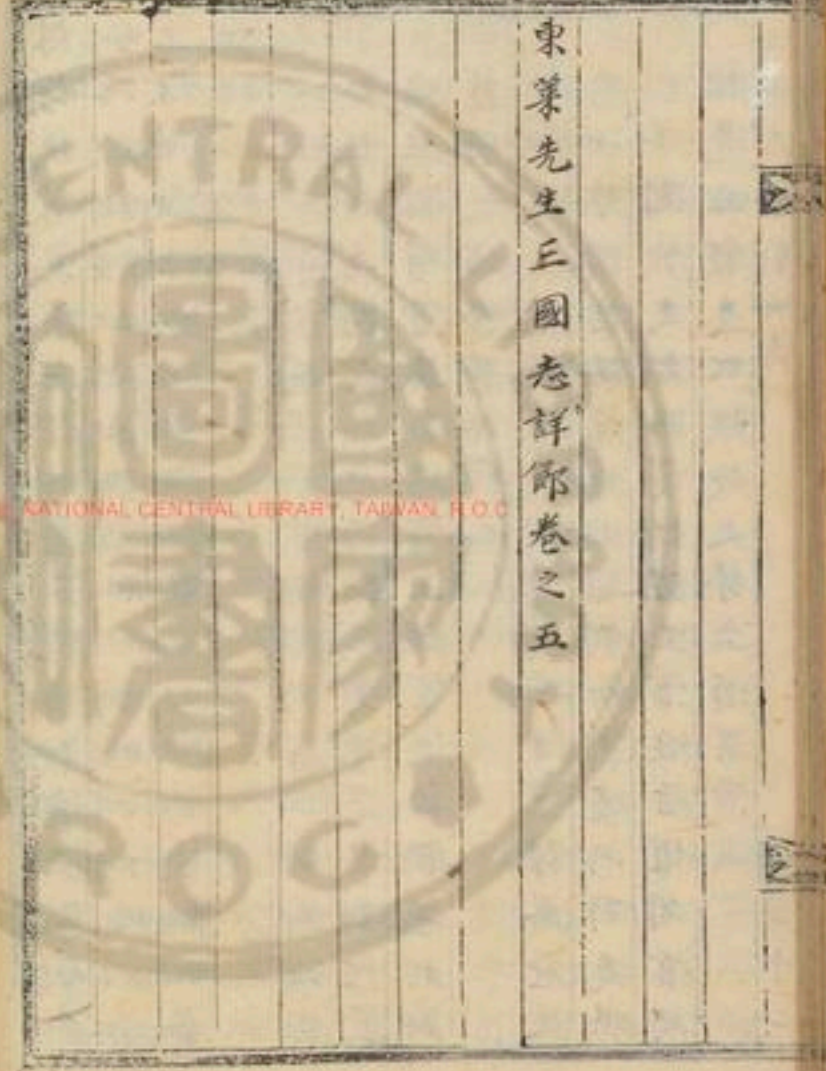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劉馥 子 弘州

劉馥字元穎沛人建安初說袁術將使率眾詣太祖(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又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從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並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辛丑權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連兩城欲崩以苫葉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為備賊破走揚州士民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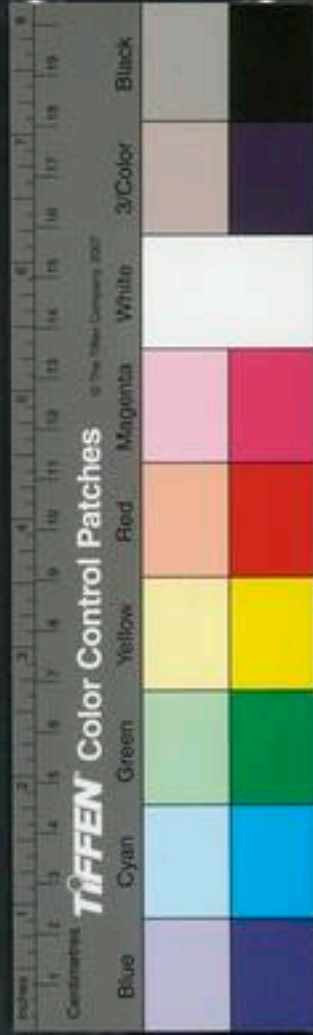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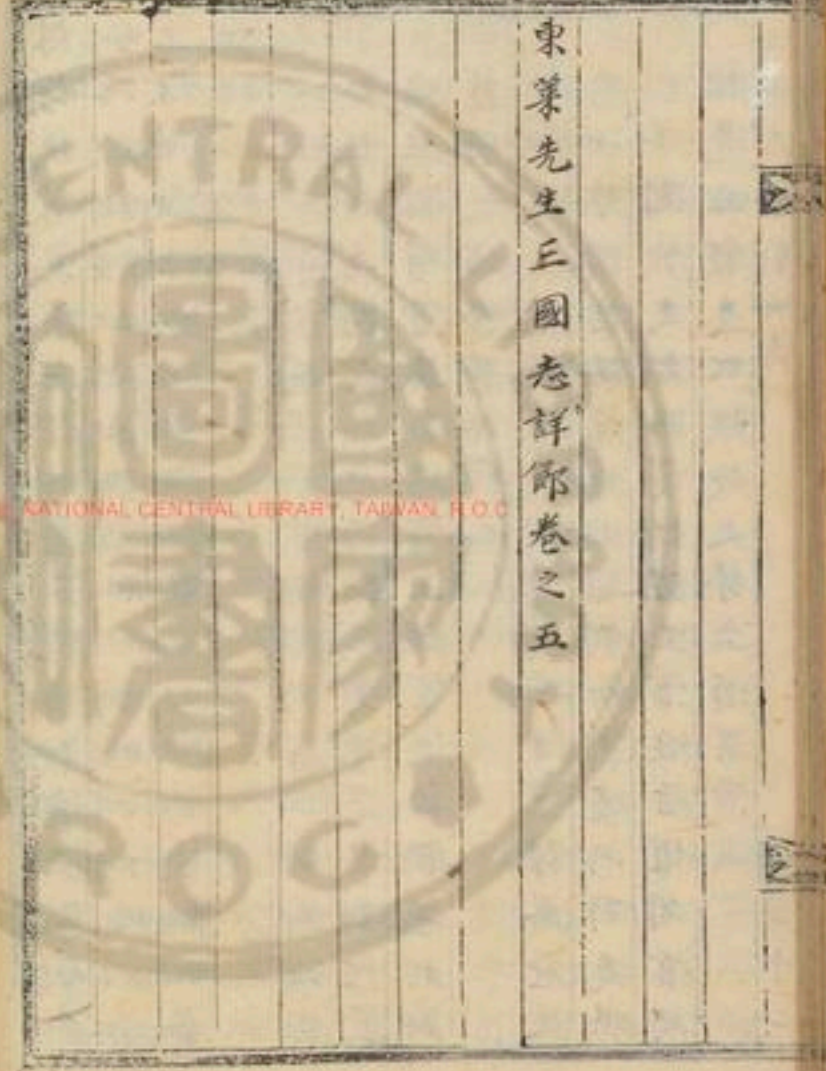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六

劉馥 子 弘州

劉馥字元穎沛人建安初說袁術將使率眾詣太祖(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又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恩化大行百姓樂從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並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辛丑權眾攻圍合肥百餘日時連雨城欲崩以苫葉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為備賊破走揚州士民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





晉陽不能過也○子靖遷廬江太守詔曰卿又昔  
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也○遷尚書  
出為河南尹應璩書與靖曰八作細言出臨京任  
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逸水火之災農  
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封符指期  
無流連之吏蠲寡孤獨蒙康振之膏加之以明撫  
蚡微重之以秉憲不抗雖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  
方也靖為政初雖碎密終於百姓使之有頌遺風  
○後上疏津儒訓之本曰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  
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  
有成者蓋由博士選控諸生遊後雖有其名而無  
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

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  
上子孫年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  
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苑教廢業者則退之  
以懲惡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  
軍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  
遂開拓邊守也據險要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謚  
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熙字和熙之弟也  
登顯位其在江漢以公義兩刑職發棄桑每有興  
器能惟成學下勸以公義兩刑職發棄桑每有興  
赴發手書郡到公一教書贊於十部民事也弄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人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  
雖冠不命曰進不敢言又子之問曰如也生九歲人  
三國志司馬朗傳





有道其父字者胡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也容謝  
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  
疑朗匿年初問朗曰朗雖稱弱無仰高之風損年  
以求早成非志可為也○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  
空掾屬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  
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時調當作船徒  
民恐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八  
為丞相主簿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  
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今五等未可復今州  
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執又以為宜復井田  
姓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棄之今承大亂之  
後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

行荻州郡頒兵朗本意也○遷荻州刺史政化大  
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纓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  
人倫李觀等咸得召譽朗貶下之後觀敗時人服  
為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  
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待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後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視致醫藥遇疾  
卒

張既

張既字德容蜀犍人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後太祖破馬超於華陰西定關羽以既為京兆尹  
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錦





畫竹矣○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  
趙演等並舉郡反更相攻擊俊遣送母子詣太祖  
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後外假國廩內生傲悖  
許定勢足後即反身今方事蜀宜兩存而闕之猶  
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太祖曰善威餘鸞殺俊  
王叔又殺鸞○文帝初置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  
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  
代之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以兵少道險未可深  
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矣秋馬合無左車之  
許遂渡河賊拒軍於鷓陰口鷓陰之既揚聲軍從鷓  
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  
已據武威諸將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

既曰今軍無見種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  
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鈇如此兵  
不得解所謂一日敵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  
胡騎數十因大風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嚴  
精卒三千為伏使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  
奔之因發伏兵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詔  
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遠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勳  
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  
念矣封西鄉侯○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郡戴攻邊  
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郡戴等降遂上疏請  
治左城等郡塞置烽火亭閣以備胡西羌恐率眾  
二萬餘落降○後西平趙光殺其郡守儲將欲擊





之既曰光等造反邠人未必悉同若使以軍臨之  
史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使相持若此為虎  
傅翼也羌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  
賞募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撤告諭  
諸羌為先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即送首者加封  
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如故既臨二  
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兩禮辟龐延揚阜胡遵龐消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黃初四年薨謚曰肅  
侯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人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  
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教萬言○

○後舉茂才除灑池令灑池在太祖任馬超至弘農

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許事稅之

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以為

丞相主簿太祖祖逵有謀而人霖雨三軍多不領行

既而曰遠無意意之始入事大祖祖逵大義

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今長吏慢

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考其二

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州南與吳接逵

明斥堠繕甲兵為守戰之備外脩軍旅內治民事

邊鄙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水陽陂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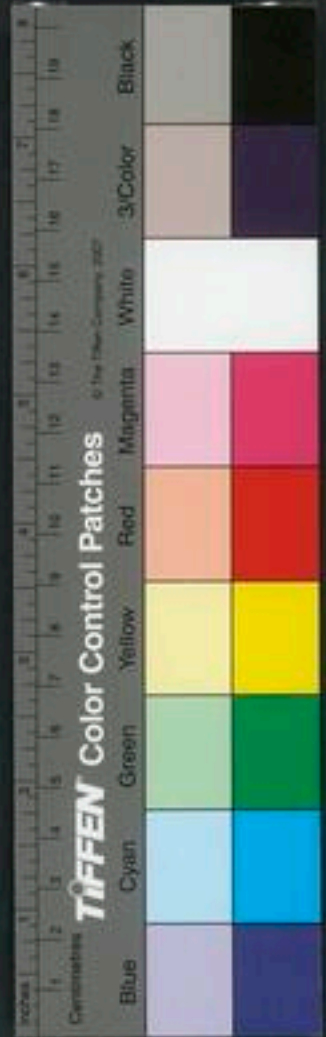
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實法渠也○明帝即位殊  
權每出兵為寇遠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太和二  
年帝使達督蒲龐等四軍從西陽向東關曹休從  
皖皖明司馬宣王從江陵遠度賊無東關之備必  
并軍於皖休深入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  
行二百里得生賊言曹休戰敗遣兵斷夾石諸  
將不知兩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  
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  
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令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  
以奪其心也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  
達軍遠退遠地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  
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破賊達即休曰達性刻侮

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夾石之敗徹達休軍幾  
無救也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  
下見先帝覺譴肅侯

評曰自漢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  
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具  
流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感恩兼著故能  
肅齊萬里見達于後

任峻 案此附

任峻字伯達中年人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平令  
揚原欲棄官走峻說原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峻與  
張奮奉郡歸太祖太祖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  
太祖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時歲饑旱軍食不  
三國志 任峻傳 六









在洛陽嘗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  
為見問積驥悉欲正論以對待中傅龔掬則曰  
拾若不謂卿也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  
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後求市不則曰若  
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  
足資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搓捭拔失鹿帝大  
怒据胡床拔刀悉收管吏將斬之則曰古之聖王  
不以禽獸害人陛下方隆唐虞之化而以獵戲殺  
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赦之然以此  
見禪覺謚剛侯

杜畿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也孤繼母苦之以孝開年二

十為郡功曹守鄆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  
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荀彧進之太祖太祖謂荀彧曰河東被山滯河四  
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  
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荀彧曰或謂畿勇天官  
於是拜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  
定必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宰辭訟有  
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  
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  
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  
子貞婦順孫後其縣後漸課民畜牛草馬下逮  
鰥寡大水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曰民





富英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備戎詰武開學官親  
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  
翊多舉勝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  
祖西征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  
太祖令曰河東太守杜弼孔子所謂為吾無間然  
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  
自率餽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若於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對魏國既連以畿為尚書  
後魏代法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  
曰畿可謂不竭於魏者也魏國既連以畿為尚書  
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  
授卿以衮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  
足以制天下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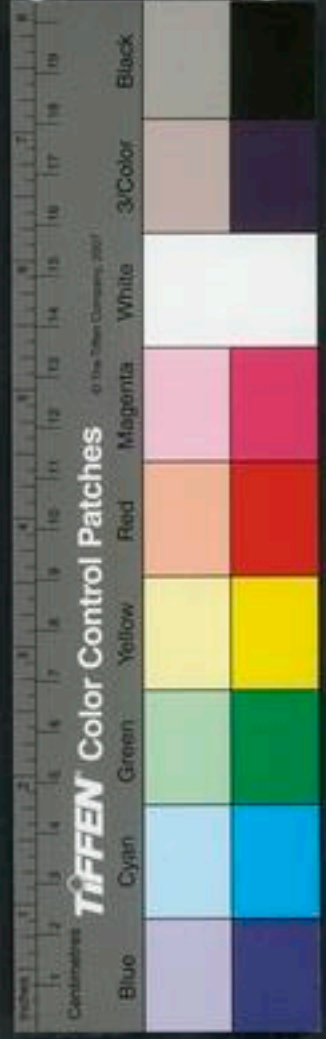
下最○文帝踐阼封豐樂侯帝幸許昌畿受詔作

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畿嘗見童子謂曰司

童子此曰二為君相或言其日乎謚戴侯○子恕

杜恕

杜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恕非誠以  
質不結交接身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  
正言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  
益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大條以清靜為名感風著  
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賊而鎮北將軍呂昭  
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  
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今郡牧守  
忽恤民之術惰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





不可謂務本務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劉揚青徐揚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矢兩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唯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今後以冀門寵秋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夫天下猶人之身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也臣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肢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歛難成衆怒難積旋似難分犯此四難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擬以為用不

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威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運驥足也語曰世有亂人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費伊呂之輔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奉旨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既增秩賜爵以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當顯其并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職考之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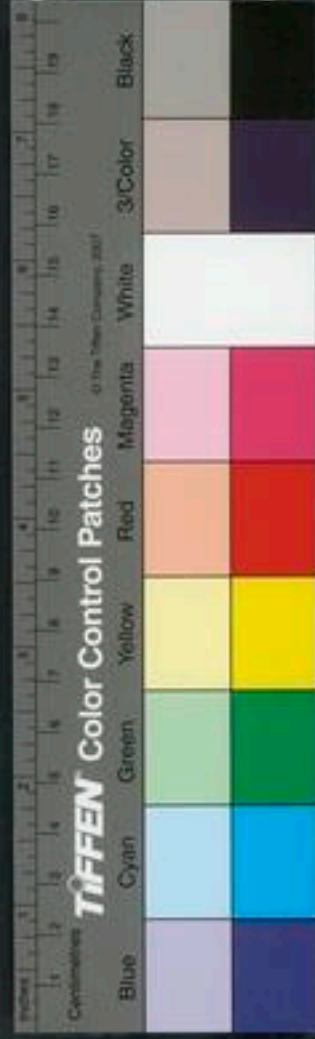


誠非一明所能遍照古人稱廟廟之材非一本之  
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焉有大臣守職辨謀可  
以致雍熙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摯而蹈水火  
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致位卿  
相不徒欲奉明主於唐虞之上身亦欲副稷契之  
列唐虞之君委任稷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  
雖鮮而放四凶今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  
節在公抱見疑之務公義不俯而私議成俗雖仲  
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况世俗乎今之學者師商  
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必景風  
俗之流弊也後考課竟不行○恕在朝八年其論  
議元直皆以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拜

御史中丞加建威將軍嘉平四年卒

鄭渾

鄭渾字文公開封人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遷下  
蔡張邵凌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  
子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無  
閒稻田重去子之法後稍豐給無不舉聽所有男  
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太  
祖征漢中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  
法使無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  
勸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又大軍  
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  
太祖嘉之○文帝即位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





下溼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邊開  
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灣下宜溉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  
功一冬間成此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八倍常民賴  
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鄧陂○轉山陽魏郡太守以  
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蓋樹五畝榆  
皆成藩五果豐實民得財足用饒明帝下詔稱述  
布告天下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饑寒

倉慈

魏史 卷之四 倉慈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  
為候集都尉○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  
衆亂滿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邊以為俗

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舊大墾田地有餘而小  
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使畢其本直  
先是屬城獄訟衆猥不能決慈躬往省閱科簡  
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  
人又帝日西域雜胡欲求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絕既與賢達欺詐侮易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  
過欲後郡選者官為平取以府見物與共交市由  
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畫畫  
其形思其遺像諸胡悉會發哀或以刀畫面明血  
誠為立祠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吳瓘清河  
太守任煥京兆太守顏斐弘農太守令狐邵濟南  
相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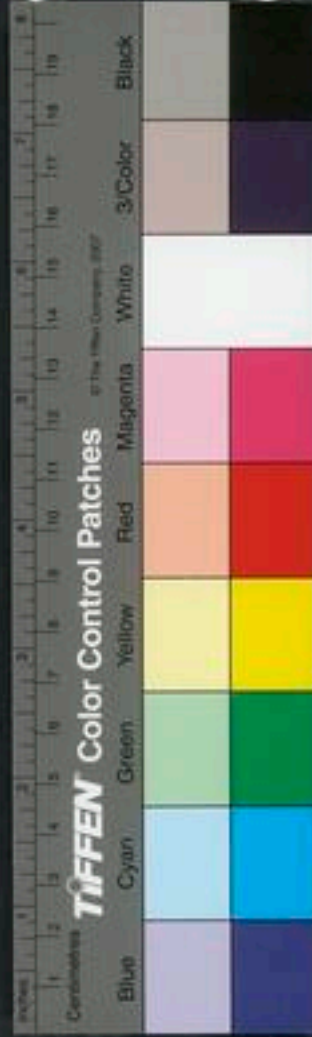




碩○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人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  
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  
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  
項定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兵六條歿將  
其眾入藩音山藩中有天柱山高峻遼欲進諸將  
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勇一勇者  
得前耳遂進到山下攻之斬蘭成盪寇將軍功也增邑  
曰登天山復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將軍功也增邑  
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遣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  
七千餘人也合肥太祖征張魯教典護軍薛滂署  
丞遣也賊至乃發械而擢率十萬眾圍合肥

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出戰樂守護軍勿得  
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  
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  
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於是遼募敢從之士得  
八百人明日大戰遼被甲持戰先登陷陣衝壘入  
至擢麾下叱擢下戰擢望見遼兩將眾少乃聚圍  
數重遼直前急擊圍間遼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  
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擢人馬披靡自旦  
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擢以城不可拔乃退遼率諸  
軍退營幾獲權太祖拜遼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  
推轂委權或換率然之形或憑倚角之勢羣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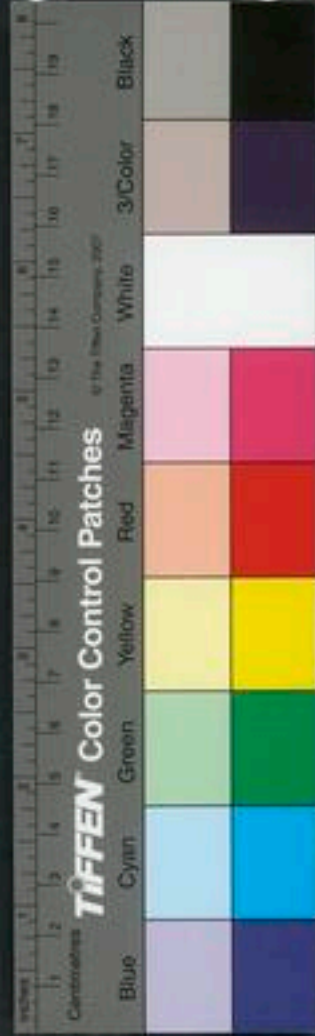
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將弱無援  
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  
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  
卒其勢必勝之而後守之則必固是以魏武推  
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  
應若合符契必矣

文帝踐祚封晉陽侯遼朝洛陽宮帝問破吳意狀  
顧左右曰以古之邵虎也○孫權後稱藩遼還也  
雍丘得疾帝迎就行在所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  
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也孫權後歎帝遺遠乘  
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  
當也填之卒帝為流涕蓋曰剛侯後帝追念詔曰

合肥之役遼與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  
未之有也可謂國之爪牙矣

樂進

樂進字文謙衛國人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  
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為陷津都尉從  
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擒蹇於苦皆先登有  
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  
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涿皆破之拜討  
寇校尉從擊袁紹於官渡斬將馮子攬從擊諱尚  
於黎陽斬其將嚴敬太祖表漢帝稱進為折衝  
軍別征高幹擊管承閔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  
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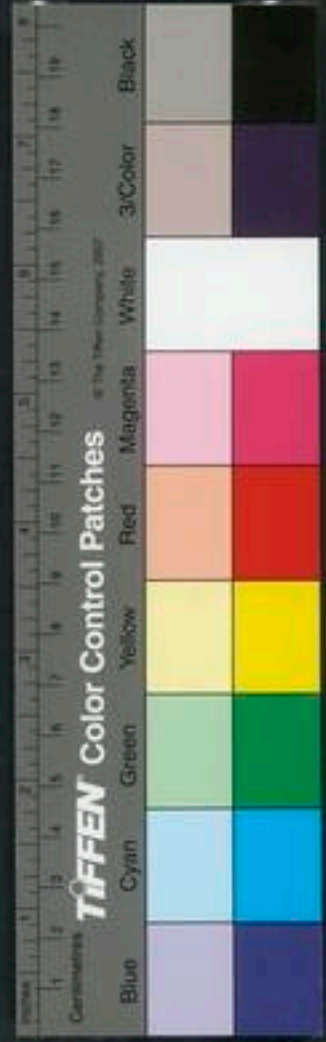


長梁太皆破之又從征孫權假節遷右將軍薨謚  
威侯

于禁

禁字文則泰山人王明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  
見與語拜軍司馬使持兵詣徐州攻廣威從討呂  
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破高雅於須昌圍  
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盡  
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新誕四將從  
至宛降張繡：復救太祖與戰不利禁獨勒兩將  
數百人且戰且引虜追稍緩禁徐鑿整安營詔乃  
入謁太祖悅謂禁曰滑首水之難吾其及也將軍  
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

以加之封益壽亭侯○後禽呂布於下邳攻眭固  
於射大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威甚顯為  
先登太祖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紹攻  
禁不能拔後與樂進持步騎五千將紹別營降紹  
將何茂王摩等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  
山相對禁督戰士氣益奮紹破遣偏將軍○冀州  
平昌歸後救禁急攻歸：與禁有舊詣降諸將皆  
以為當送詣太祖禁曰公常令圍而後降者不赦  
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歸雖舊友禁可失身乎  
自臨與歸訣須臾而斬之太祖歎曰歸降不詣吾  
而敗禁豈非命也益重禁東海平拜虎威將軍時  
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





咸逸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  
物無所私入然以法所下不甚得士眾心太祖常  
恨朱靈以禁有威重遣將數十騎齎令書詣靈營  
奪其軍眾皆震服遣左將軍假節鉞○太祖使曹  
仁討閔羽於樊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  
七軍皆沒禁邊濟沮龐德不屈即而死太祖哀歎  
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履難反不及龐德邪  
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  
禁還帝慰諭師制曰昔曹孟德又敗於禁其後曹氏  
主奉朝正非戰之禁獲禁等官欲遣使吳先令  
詣鄢謁高陵帝使豫於凌屋畫閔羽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伏之狀禁見輒志發病薨謚厲侯

張郃

郃字儁又河間人漢末應募討黃巾為韓護護賊  
歸素紹軍潰散太祖太祖得郃甚喜拜偏將軍  
從攻鄢後之後擊素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又  
別征東萊討管承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  
太祖征張魯還留郃與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郃  
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劉備  
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  
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  
燒都圓洞遂沒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失  
色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今日  
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勒兵安陣





諸將皆受節度衆心乃定太祖遣使假節劉備  
保高山不敢戰○文帝發祿封鄆侯詔郃與曹真  
討安芝盧水胡及東羌○明帝即位遣也剌州與  
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破之○諸葛亮出祁  
山遣督諸軍非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沮南山不  
下抱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郃  
反應亮郃皆破平之亮後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  
郃到京師問郃曰遲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  
曰屈指計亮種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郃識變數善度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  
諸葛亮皆碑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生嘗薦早  
湛經明行楷詔曰昔蔡邕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

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令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  
朝朕甚嘉之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郃  
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天中郃膝薨謚壯侯

徐晃

本靈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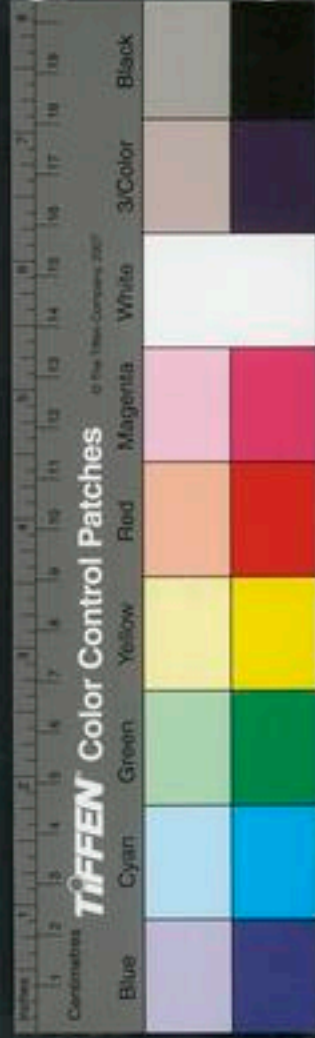
晃字公明河東人從揚奉討賊有功說奉令歸太  
祖奉從之後悔晃遂故太祖太祖拔晃兵拜裨將  
軍○太祖既圍鄆破鄆鄆易陽令韓範備以城降  
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  
範降晃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備耳  
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  
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  
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





討平原叛賊克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遣是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是是曰公威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太祖使是以步騎四千渡津依塹柵未成賊將梁興夜步騎攻是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太祖還鄴使是與夏侯淵平郿夏侯儉賊新梁興從征張魯別遣是討攻擯仇夷諸山悉皆降之○又留是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鬣關道是別征破之太祖甚喜假是節令曰此關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絕內外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獲遺是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

是至湯陵破賊屯偃城是到宛遣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太祖遣殷署朱蓋等十二營詣是賊圍頭有屯而又別屯四冢是揚勢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將步騎五千出戰是擊破之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荊即墨將軍之功淪於豫武穰首是還摩破太祖迎是舉酒勸勞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亲行諸營士卒咸雜陣觀而是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踐阼進封湯侯與夏侯當討劉備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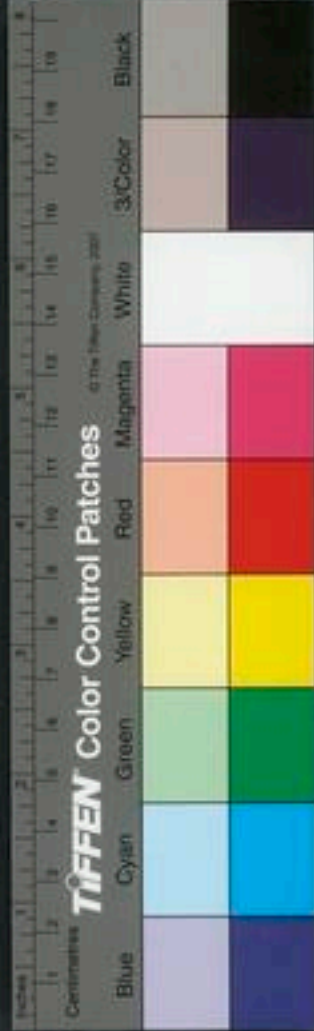




政備乃退○從圍鄴○定興樂進圍高幹於壺關  
督管承於長廣皆破之封鄴亭侯○典宗瑛部曲  
三千餘家居喪氏自請領從詣魏郡太祖笑曰卿  
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功微而爵厚宜奉宗陳力  
實郊遂以制四方非慕純也太祖嘉之○遣破虜  
將軍典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圍之遼欲奉教出  
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  
家大事顧君計何如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乃  
率眾與遼破走權○典好學問貴德雅不與諸將  
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慶  
謚愨侯

李通

通字文達江夏人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陳恭共  
起兵於朗陵建安初舉眾詣太祖于許拜中郎將  
○太祖討張繡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得以復  
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封建功侯○通妻伯父犯  
法朗陵長趙儼收致大辟通妻子泣請通曰方典  
曹公勦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  
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征南將  
軍通親戚部曲令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智  
必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為之虜遂斬紹使○又督  
羣賊定淮汝之地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五千餘  
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  
陵通率眾督之下馬投鹿角入圍戰以迎仁軍勇





寇諸將薨謚曰侯(文帝)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蒼以南人懷異心通未義不顧使攜貳幸服朕甚嘉之

呂虔

虔字子恪任城人(太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湘陰部民吳母等依亂虔招誘殺之撫其餘眾虜賊平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郭祖公孫橫等保山為寇虔將家兵到郡聞恩信祖等黨屬皆降簡其鍾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寇名州郡○徐和等劫長吏攻城邑虔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虜賊李暉等有功太祖今日卿翁茲討暴百

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達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成忠○(文帝)即位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許褚

褚字仲康譙國人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寇時賊攻褚許褚眾少糧乏偏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走由是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太祖)詢淮汝褚以眾故太祖壯之曰此君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八宿衛諸從褚俠容皆為虎士





○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還郡討○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也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伺褚休下日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也等見褚色變褚覺之釋救也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從討韓遂而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自太祖賊來多乃扶上船是日微褚幾危後太祖與逆超等單馬會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問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後數日戰大破超等還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以始也軍中

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褚性謹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謁太祖未出仁呼褚：還入殿仁恨之或以責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譏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愈愛待之○**文**帝踐祚遷武衛將軍督宿衛禁兵薨益壯侯初褚可將虎士復以功封侯數千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劔客也

### 典韋

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護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連之寵異其才力○**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暍數十合太祖





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韋  
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  
太祖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  
繞大帳韋既壯武兩將皆選卒每戰閭常先登陷  
陣遷校尉性忠謹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飲  
飲無人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語曰帳下  
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至宛張繡迎  
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繡  
等莫敢仰視後繡反殺太祖營太祖戰不利輕騎  
引去韋戰以長戟將之一又入帳十餘矛左右死  
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發瞋目大罵而死太祖  
臨哭之

龐德

德字令明南安人太祖破馬超於渭南德隨超奔  
漢中太祖定漢中德降太祖聞其腕勇拜立義將  
軍侯音衛開以宛叛德與曹仁技宛斬音開○討  
關羽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曰我受國恩  
義在效死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  
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仁使德也樊會漢水蒸漲  
羽乘船四面射浸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  
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水盛船覆為羽所得  
羽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德罵羽曰魏王  
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  
將遂為羽所殺○文帝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





先軫喪元王燭絕胆墮身殉節前代義之惟侯戎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謚壯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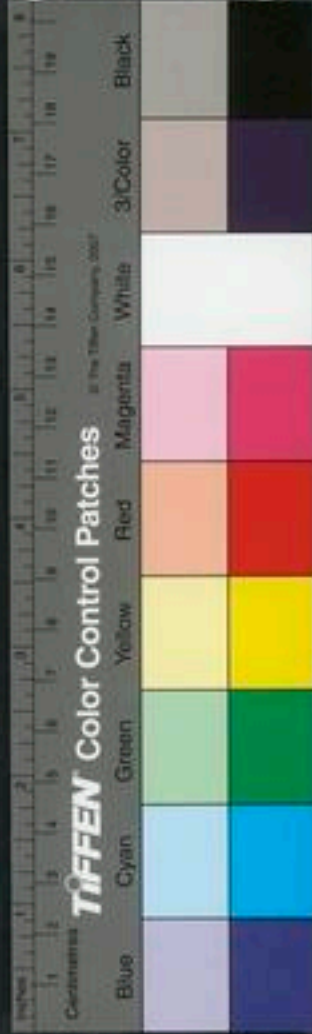
閻溫

溫字伯倫天水人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奔  
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不能禁乃還州超  
復圍州：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  
夜從水中潛出賊遣人追之執詣超：解其縛謂  
曰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以轉禍為福之  
言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賊大呼曰大  
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殺之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賊霸  
文聘呂虔復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

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投命叱敵有周苛  
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  
呼脅解路之烈焉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任城威王彰

任城威王彰字文少善射衛營力過人手格猛  
獸志意慷慨太祖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  
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  
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  
建號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嘗問諸子所好彰曰好  
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  
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中封鄴  
陵侯代郡烏丸反以彰行驍騎將軍太祖戒曰居  
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勳以王法從事北征入潏  
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任城威王彰

任城威王彰字文少善射衛營力過人手格猛  
獸志意慷慨太祖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  
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  
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  
建號何能作博士耶太祖嘗問諸子所好彰曰好  
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  
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中封鄴  
陵侯代郡烏丸反以彰行驍騎將軍太祖戒曰居  
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北征入潏  
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





而倒退去代二百餘里諸將以為受節度不得過  
代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遂擊破之  
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  
戰兩向皆破乃請服此方悉平彰自代還郡太子  
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彰到如太  
子言故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  
也○文帝即位彰與諸侯託國立為任城王薨謚  
曰威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  
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

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  
筆立成太祖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  
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封臨菑  
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植既以才見異而丁  
儀丁廙揚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  
數矣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  
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嘗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  
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揚脩頗有  
才業於是誅脩植內不自安○文帝即王位誅丁  
儀丁廙植與諸侯並託國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  
植醉酒悖慢劫曾使者貶爵安鄉侯徙封雍丘王





○植常自憤怨把利器而無所施上既求自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  
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  
不能畜無用之臣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事命之臣也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  
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方今西有違命之蜀  
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  
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今陛下以聖明統  
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  
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高鳥未挂於輕繳洌魚未緣於鈞釣者恐鈞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侯光武並將張步言不以

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  
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  
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寇求試屬國請  
綏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  
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宜好為誇主而耀世  
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今臣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雖未能禽  
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使名挂史筆事  
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具闕猶生之年也昔毛  
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





魏太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彼封東阿後上疏求存問親戚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詔報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蘇頌在楚思為趙將臣生子亂長子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願得一散所懷據舒益積死不恨矣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感焉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復被取乃上書曰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

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授命雖有構會之徒不以為懼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子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宜走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所受封策書以屏翰皇家所得兵皆年在耳順而名為魏東



藩臣可羞矣

六年封植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寮屬皆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年四十一景初中詔曰陳思王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其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艷足以自通後兼然不能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齊未為得也

武帝二十五男

文帝九男

皇太后生文帝任城王彭

陳思王植

鄧哀王冲環夫人生

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慧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太祖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於是刀穿單衣如鼠齧者繆為失意太祖問之冲曰世俗以為鼠齧衣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挂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

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國國骨肉之恩非常隸之義廢  
為法之弊一至於此

曹同書曰親親之道專用其漸也微弱賢賢之  
道偏任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近則有宗盟  
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聖輔弼之助威則有以共  
其治衰則有以守其土安則有以享其福危則  
有與同其禍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  
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兼  
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秦廢五等之尊立  
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地  
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自藩衛芟刈  
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揖擢明者寒心

使秦王納淳子之策抑李斯之論王子弟服功  
臣枝葉相持首尾為用何陳項之得措手足哉  
漢監秦失封建地廣古制故有十國之變武帝  
下推恩之令遂以陵遲今魏之興二十四年尊  
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內無深根不拔之  
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  
之主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置百人之上非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也夫  
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  
本孤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  
時太子幼罔以此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王粲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父祖皆為漢三公獻帝西遷  
祭使長安蔡邕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  
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祭在門倒屣迎之祭至年  
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  
才吾不如也○西京擾亂依劉表表以祭貌寢而  
體弱通惋不甚重也通忱簡表卒勸表子琮歸太  
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  
袁紹起河北志無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  
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士之避亂荆州者  
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朋  
公定冀州繕其甲卒平江漢引其賢雋文武並用  
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魏國既建拜侍中博

物多識問無不對

漢末喪亂絕無王珣時舊儀廢

時舊儀廢

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闡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

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把蓋

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

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

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復欲猜意覃

思亦不能加也祭才既高論應捷鍾繇王胡等

能操手不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從征吳道病卒始

文帝及植皆好文學祭與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

璋阮瑀字元瑜應瑒道字德璉劉楨字公幹並見

友善公幹清玄騷道六行修備聯識治聞操翰成





橫帶橫蒼曰蔚山之環翠元后之首經細之使之珠  
象士之贊此四寶昔伏石之下而揚光十載之上  
接於至尊也故夏歷初成而大正先立其下嘉禾  
殺熟而農夫如先其○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  
諸宦官召猛將引兵向京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  
虞誰有掩目捕雀令將軍恣皇威握兵要龍驤虎  
步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而反釋其利器更徵  
於他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進不納  
竟以取禍○瑀少受學於蔡邕曹洪欲使掌書記  
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  
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太細先苦瑀風是日  
瑀而起曰此愈我病太祖使諸子卒後文帝書與  
瑀作書與瑀遂竟不能增瑀

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  
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篇辭意典雅  
德璉常斐然有術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  
遜孔璋章表殊健公幹有逸氣未適元瑜書記翻  
翮仲宣獨善詞賦惜其體弱至於所善古人無以  
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  
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雋也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揚脩荀緯  
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

衛覲

衛覲字伯儒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除茂  
陵令時四方選民間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





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關本土安寧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夫蓋國之大寶也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又使司隸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觀遷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諸事散與王粲並典制度明帝即位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憐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由此請置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屬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頃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連一言開一說哉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太息以為至危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尚尊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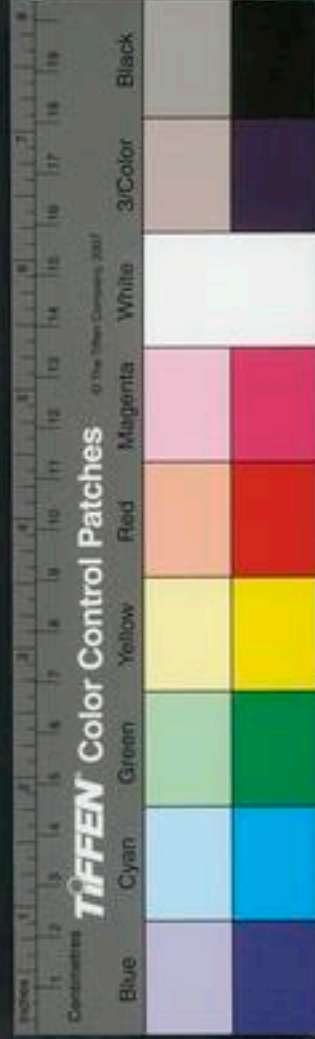


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之務宜量入為出思  
勾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  
漸更增廣工役不暇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  
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  
仙掌以承高露今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  
而糜費功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  
忠言幸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  
述數十篇好古文為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潘  
昂王象與觀並以文章顯薨謚敬侯

劉廙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年十歲戲講堂上司馬德操  
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廙兄望之為劉表

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  
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  
蠱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  
尋見害廙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  
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曰初以尊卑  
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  
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何敢以辭○魏國初建  
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  
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且韋弦非能言  
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  
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夫自為  
評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





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  
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  
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關弱於今而智武於  
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責者異勢耳故文王伐  
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  
必服及無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藜  
此力斃於外不卹民於內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  
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  
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  
處而守之廣治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國富民  
安矣太祖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  
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及虞

茅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  
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虞上既謝曰臣罪應傾宗  
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  
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  
以死效難用筆陳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  
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邯鄲人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荀彧坐或云當廢朝或云  
宜却會劭曰梓慎禪窻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天時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  
推衍謬誤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黃





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庾嶷荀詵定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遣兵討之劾以為宜加寬貸使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劾**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劾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劾作二賦皆譏諫焉○**吳國**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蒯寵表請中軍兵召休將士集擊之劾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若進擊必不能制可從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賊必震怖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

賊果退○時詔書博求衆賢夏侯惠薦劾曰劾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陛下使得自盡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劾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備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易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司馬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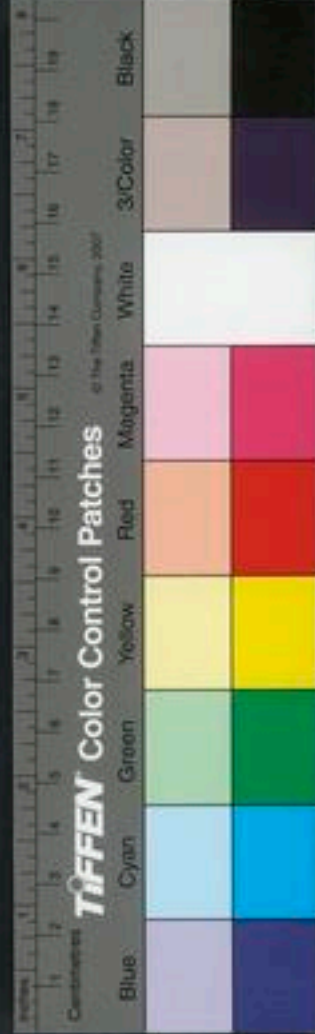


而善惡渾殺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迷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考劉劭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考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考劉

劭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傅嘏

傅嘏字蘭石泥陽人傅介子之後弱冠知名陳郡辟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按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常貢官有定則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自建安至於青龍芟夷遺寇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要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右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而謂之能方今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





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叙如此則  
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迷綜王度數贊國式體深義  
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  
皦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銘巧佞好利不  
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  
矣晏等遂與皦不平因免皦官曹爽誅為河南尹  
遷尚書皦常以為秦始羅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  
古同因循至今名實未附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  
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嘉平四年孫資死  
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  
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皦皦曰昔夫差  
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無土拓境關

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  
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是以宣文侯  
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托孤於諸葛恪若  
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內外齊慮有同舟  
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全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  
之外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  
並進攻其城壘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其殆難  
捷惟進軍大佃坐食積穀士不運輸乘累討襲無  
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季布面折其短季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  
而果辱秦軍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未  
若明法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





餘燼斯必然之數也時不從礮言吳將諸葛恪果  
破昶等軍於關東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  
之備礮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恪豈敢傾根竭  
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子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礮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會由是有自  
矜色礮戒曰子志大其量而黜業為難也可不慎  
哉薨謚元侯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  
相應才士並出惟繁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繁特  
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  
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  
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鑑著傳礮

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曰以礮識量名輩當時高流此評但云  
用才達顯不足見礮之美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九

拒階

階字伯緒長沙人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太守張羨曰曹公仗義而起今舉四郡以待其來可乎羨乃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定荊州聞羨謀異之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劣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曹仁為關羽所圍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羣下謂不亟行階獨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





東萊先生三國志詳節卷之九

拒階

階字伯緒長沙人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劉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太守張羨曰曹公仗義而起今舉四郡以待其來可乎羨乃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定荊州聞羨謀異之辟為丞相掾魏國初建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劣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曹仁為關羽所圍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羣下謂不亟行階獨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





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  
彊救何憂於敗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文帝踐祚遷尚書令階疾病帝臨省謂曰吾方託  
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薨謚貞侯

陳羣

羣字長文潁川人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  
羣為兒時寔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  
后與羣交由是顯名劉備辟為別駕備為表術所  
破避難徐州○太祖辟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  
王模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達穢德  
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究誅羣薦陳矯

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  
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魏國既建遷御史中丞時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  
平斯事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  
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  
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  
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  
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穿  
踰之姦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  
用時鍾繇與羣議同太祖以軍事未罷故寢○羣  
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仗名  
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





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  
徒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及踐祚進爵穎鄉侯  
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  
明帝即位錄尚書事帝初蒞政羣上疏曰陛下當  
盛魏之隆天下想望至治唯有崇德布化惠恤黎  
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  
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真偽  
失實不可不絕其源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  
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  
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  
運必見鈔截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子午道  
子午道  
明王莽通之秦无曰子午長安王  
南山名秦今谷一名樊川屬魏羣又陳其不便

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  
為宜詔真還帝從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  
農時羣上疏諫曰兵蜀未滅宜講武勸農有以待  
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百姓遂困何以應敵昔漢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復作之  
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不能少疑聖聽不  
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戒者○初太祖時劉廙坐  
弟與魏諷謀當誅羣言之太祖赦之廙深德羣羣  
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  
其不伐皆此類也薨謚靖侯群前後密謀  
群前後密謀  
明人及子牙莫知也論者或謂群居伊洛其始  
中詔撥名臣奏議嗣士乃見群錄事皆歎息焉  
三國志 法羣傳





子曰或云揚卓非忠臣我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謂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君子謂詳於是乎長言數十子秦上而外人不

陳秦

秦字方伯正始中為并州刺史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秦市奴婢秦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蜀將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賈任等寇偏諸郡淮與秦謀禦之秦曰麴城雖固去人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圖而攻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淮從其計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皆降淮薨秦代為征西

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雍州刺史王經白秦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秦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秦勅經進屯狄道須軍至乃規取之秦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狄道秦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秦與交戰維退還涼州司馬文王曰城非倉卒可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不待兵集得上策矣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





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臨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秦為鎮軍將軍峻退還轉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秦總署行臺司馬景王皆與秦親友及武陟亦與秦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薨謚穆侯

陳矯

矯字季弼廣陵人辭孫策表術之命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還以見誨

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聞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拘帝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袞即位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旦矯以王后令





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  
一時之俊傑也遷尚書令○明帝即位追爵東鄉  
侯車駕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  
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  
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其亮直  
如此帝問司馬公忠王可謂社稷之臣薨謚貞侯

徐宣

宣字竇堅廣陵人避亂江東辭孫策之命還本郡  
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俱見器  
於太守陳登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會馬超作亂大  
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宜得清公大德  
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太祖崩或

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  
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  
也帝踐作旬月轉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  
暴起帝舩回倒宣陵波而前帝壯之遷尚書○明  
帝即位封津陽亭侯桓範薦宣曰帝王用人度世  
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  
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  
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  
性清雅特立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腹心之任莫  
宜宣者以宣為左僕射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  
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者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手





詔嘉納薨遺令布衣疏中歛以時服詔曰宣歷任  
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  
追謚貞侯

衛臻

臻字公振陳留人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  
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此人也從討董卓戰  
于滎陽而卒太祖追錄臻父舊勲賜臻爵關內侯  
文帝踐阼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  
彈投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  
山陽共之○遷尚書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  
賊孫權已在濡湏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  
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

明帝即位轉右僕射符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  
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大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  
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  
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  
於文景好不經之舉聞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  
而起矣○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  
監擅收蘭臺令臻奏按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  
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懼羣司將遂  
越職以至陵遲矣後遷司徒進爵長垣侯○初太  
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蕃侯丁儀等為之羽  
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

